短刀集
古龍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三月一日 星期五 第十二版
聯合報 萬象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題字/劉平衡
■之一■插圖/黃憲鐘

短刀集
賭局

有的刀雖然短，可是通常都比長刀更兇險，比長劍更毒惡，一擊致命，生死呼吸，殺人於方寸間。有些人和故事也和短刀一樣，短、奇、險、絕。

現在我要說的，就是這一類的故事。

某些消息特別靈通的人都知道，江湖中有一個神秘的賭局，主事的是兩位老先生和一位老太太，行蹤詭秘，財力雄厚，而且有一種頑童般好奇與冒險的特性。

所以他們不但接受各式各樣千奇百怪的打賭，也接受各種賭注。其中最大的一項，當然還是金錢。大量的金錢，有時簡直大得令人難以想像。

這一次他們接受的賭注是黃金五十萬兩。

這一次他們賭的是一場決鬥的勝負，當世兩大劍客的決鬥。其轟動的程度，幾乎已可與昔年「白雲城主」葉孤城和西門吹雪的決鬥前後輝映。

有關這一次的決鬥，他們已經有了一份很詳細的資料。這一份資料此刻就擺在他們面前一張帶著異國宮廷風味的茶几上，封面上只簡單的寫著：

日期：四月十五，子時。

地點：黃鶴樓。

賭注：黃金五十萬兩。

盤口：一比一。

決鬥人：薛濺纓、柳輕侯。

決鬥項目：劍。

薛大先生的劍

這柄劍完全是遵照干將莫邪和徐夫人遺留下來的標準規格鑄造的，尺寸的長短、劍柄的寬厚、劍鍔的形式，甚至連劍鞘所用的皮革和銅飾，都帶著濃厚的古風，沉穩樸實、深藏不露，就像他的主人一樣。

薛大先生名冠人，號濺纓，身長六尺九寸，瘦長筆挺，雖然已經五十四歲，腰畔仍無一絲多餘的贅肉；衣著穿得很樸素，鬚髮和指甲都修剪得整齊。除了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外，其他的地方都在儘量的隱藏著鋒芒，也正如寶劍仍在匣中，雷霆仍在天外。

這裡是「無鶴山莊」後園中的一間敞軒，今天是四月初八。

暮春殘日暖，置酒的小檯旁有一個小小的條幅，寫的是風情酥軟的歐字。

「陌上花發，可以緩緩醉矣。」■

字有酒意，人卻未醉。除了大先生外，雅室中還有兩個人。一個禿頂如鷹的中年人，負手站在窗前；一個看起來非道非俗的黃衫老者，正在輕撫著酒檯旁的劍柄，用一種優雅而低沉的聲音問薛：

「這柄劍已有多久未曾出鞘了？」

「十三年。」薛大先生的目光也在窗外，遠方正有一朵白雲飄過。

「說得精確一點，應該是十三年另三個月十一天。」

停頓一下，他又慢慢的接著道：

「你也應該知道，平日使劍，我是不用這把劍的。」

「我知道。」老者說：「這是柄殺人的劍，只要出鞘，就一定要見血。昔年雁蕩一戰，單劍誅群魔，聲名動八表，距離現在也應該有十三年了。」

薛大先生黯然一笑，淡淡的說：

「只是鮮血濺纓，卻不知染血了的是誰的冠冕？」

「不是你的？」

「我的？」薛大先生長長嘆息：

「自從那一戰之後，我只想終身不再動用此劍。」

「這一次呢？」

「這一次我好像已別無選擇的餘地。」

「為什麼？」

「柳輕侯目空一切，視人命如草芥，我不拔劍，他還是一樣會殺了我的。」薛大先生苦笑道：「我若走避，這一片地方恐怕就要被別人的鮮血染紅了。」

「聽說他三月十八就已經啟程動身了，可是直到今天還未到鄂境。」

「是的。」薛大先生苦笑著：「這位柳侯爺是位非常講究的人，一生中從不乘馬騎驢，行路時坐的都是厚絨軟轎，而且一路上都有人先行替他安排布置當夜的宿處。」

「他從不急著趕路？」

「絕不。」

「看起來他們真是個絕頂聰明的人。」老者也苦笑：「至少他明白，無論殺人還是被殺，都不必著急。」

春風吹動柳輕侯

柳輕侯的確一點也不著急，轎子走得很慢，他也不著急。

他有的是時間，他知道他的對手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會等著他。

更重要的是，對於這一戰，他有把握，四月十五日的子夜時，薛濺纓必將死在他的劍下。

他那柄無論誰只要碰上都難免要多看一眼的劍，而且只要看過一眼就永難忘記的劍。

這一點，也和他的人一樣。■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三月一日 星期五 第十二版

萬象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題字/劉平衡
■之一■插圖/黃憲鐘

短刀集

賭局

劉平衡題

有的刀雖然短，可是，用的都比長刀更兇險，比長劍更毒辣，一擊致命，生死呼吸，殺人於方寸間，有些人和故事也和短刀一樣，短、奇、險、絕。

現在我要說的，就是這一類的故事。

某些消息特別靈通的人都知道，江湖中有一個神祕的賭局，主事的是兩位老先生和一位老太太，行蹤詭祕，潛力雄厚，而且有一種頑童般好奇與冒險的特性。

所以他們不但接受各式各樣千奇百怪的打賭，也接受各種賭注。其中最大的一項，當然還是金錢。大量的金錢，有時簡直大得令人難以想像。

這一次他們接受的賭注是黃金五十萬兩。

這一次他們賭的是一場決鬥的勝負，當世兩大劍客的決鬥。其轟動的程度，幾乎已可與昔年「白雲城主」葉孤城和西門吹雪的決鬥前後輝映。

有關這一次的決鬥，他們已經有了一份很詳細的資料。這一份資料此刻就擺在他們面前一張帶著異國宮庭風味的茶几上，封面上只簡單的寫著：

日期：四月十五，子時。

地點：黃鶴樓。

賭注：黃金五十萬兩。

盤口：一比一。

決鬥人：薛滌纓、柳輕侯。

決鬥項目：劍。

[illegible]

這柄劍完全是遵照干將莫邪和徐夫人遺留下來的標準規格鑄造的，尺寸的長短、劍柄的寬厚、劍鍔的形式，甚至連劍鞘所用的皮革和銅飾，都帶著濃厚的古風，沉穩樸實、深藏不露，就像他的主人一樣。

薛大先生名冠人，號滌纓，身長六尺九寸，瘦長筆挺，雖然已經五十四歲，腰畔仍無一絲多餘的贅肉；衣著穿得很樸素，鬚髮和指甲都修剪得整齊。除了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外，其他的地方都在儘量的隱藏著鋒芒，也正如寶劍仍在匣中，雷霆仍在天外。

這裡是「無鶴山莊」後園中的一間敞軒，今天是四月初八。

春殘日暖，置酒的小櫃旁有一個小小的條幅，寫的是風情酥軟的歐字。

「陌上花發，可以緩緩醉矣。」

■

字有酒意，人卻未醉。除了大先生外，雅室中還有兩個人。一個禿頂如鷹的中年人，負手站在窗前；一個看起來非道非俗的黃衫老者，正在驟撫著酒櫃旁的劍鞘，用一種優雅而低沉的聲音問薛：

「這柄劍已有多久未曾出鞘了？」

「十三年。」薛大先生的目光也在窗外，遠方正有一朵白雲飄過。「說得精確一點，應該是十三年另三個月十一天。」

停頓一下，他又慢慢的接著道：「你也應該知道，平日使劍，我是不用這把劍的。」

「我知道。」老者說：「這是柄殺人的劍，只要出鞘，就一定要見血。昔年雁蕩一戰，單劍誅群魔，聲名動八表，距離現在也應該有十三年了。」

薛大先生黯然一笑，淡淡的說：「只是鮮血滌纓，卻不知染血了的是誰的冠冕？」

「不是你的？」

「我的？」薛大先生長長嘆息：「自從那一戰之後，我只想終身不再動用此劍。」

「這一次呢？」

「這一次我好像已別無選擇的餘地。」

「為什麼？」

「柳輕侯目空一切，視人命如草芥，我不拔劍，他還是一樣會殺了我的。」薛大先生苦笑道：「我若走避，這一片地方恐怕就要被別人的鮮血染紅了。」

「聽說他三月十八就已經啟程動身了，可是直到今天還未到鄂境。」

「是的。」薛大先生苦笑著：「這位柳侯爺是位非常講究的人，一生中從不乘馬騎驢，行路時坐的都是厚絨軟轎，而且一路上都有人先行替他安排布置當夜的宿處。」

「他從不急著趕路？」

「絕不。」

「看起來他們真是個絕頂聰明的人。」老者也苦笑：「至少他明白，無論殺人還是被殺，都不必著急。」

柳輕侯的確一點也不著急，轎子走得極慢，他也不著急。

他有的是時間，他知道他的對手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會等著他。

更重要的是，對於這一戰，他有把握，四月十五日的子夜時，薛滌纓必將死在他的劍下。

他那柄無論誰只要碰上都難免要多看一眼的劍，而且只要看過一眼就永難忘記的劍。

這一點，也和他的人一樣。

■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題字／劉平衡

■之二

短刀集

賭局

賭 劉平衡

這柄劍的確是完全與眾不同的，從劍鍔劍柄到劍身，從長度到重量，每一點都打破了前人鑄劍的所有規格。

四尺九寸七分長的劍，重三十三斤三兩三錢，以白金為劍鍔，黃金為劍匣；上面所鑲的珠玉，價值在十五萬兩以上，華麗輝煌，無與倫比，劍未出匣，就已經足夠懾人心魄。

最重要的一點是，要一個什麼樣的人，才能施展開一柄這麼重的劍？這個人要有多大的臂力和腕力？

柳輕侯這個人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

近年來，每當三、四月間，春暖花開時，柳輕侯都會找一位成名的劍客，來試一試他的劍。

「嚴寒酷熱，宜靜不宜動。」他說：「風和日麗，才是殺人的好天氣。」

陌上花發，金劍出匣，曾經縱橫一時的名劍客，流出來的血也和常人一樣，很快就乾了。

他的聲名卻已被染紅。

可是見過他的人並不多，見到他拔劍的人更少。

「拔劍殺人，雖然只不過在一剎那間，但卻是件非常嚴肅的事。」他說：「那絕不是為了給別人看的。」

他這個人當然也不是給別人看的，幸好他畢竟總有讓人看見的時候。

八條寬肩窄腰的壯漢腳步漸緩，那頂閣樓的紅泥大轎終於慢慢的停了下來，停在內外都已粉刷裝潢一新的尚賓客棧大門前。二十四名早已在此候駕的精健少年雁翅般分列在道旁，道上早已鋪上紅氈。

捧劍的波斯奴身高九尺，緊隨轎後，穿鮮紅紫腳褲、金黃象鼻靴，一身鐵打般的肌肉上一顆顆汗珠爭比珍珠還亮，左耳垂上倒掛著的一枚碗大金鈴，在春風中不停的「叮叮叮」直響。

轎中人終於走了出來。

鈴聲清越，又有風吹過，這個人鬢髮也被風吹動了。

「他就是柳輕侯？」

「是的。」

「他這麼樣一個人，竟能施展那柄重達三十三斤的黃金巨劍，將那些縱橫江湖的高手刺殺於劍下？」

「是的。」

■

這一天是四月十二日，柳輕侯終於在這一天的日落前到了漢陽。

財神上門

在「賭局」中，有關柳輕侯的資料，主要的部分可以分為幾點。

他是世家子，祖先有戰功，所以他有世襲的爵位，且以此為榮，他自號「輕侯」，不過是一種姿態而已；而且在有意無意間點出了他所襲的爵是「侯」。

他的身高只有五尺三寸，體重只有四十八斤，面貌姣好如幼女，穿著打扮極講究，美食美酒美女華服都是他所喜愛的；卻極少洗澡。

他練的劍法是以「氣」、「勢」和「力」結合成的「霹靂雷霆十三式」，剛烈威猛，天下無雙；可是他平時卻好像連一張椅子都搬不動。

他自命風雅絕俗，有關錢財的事，他從來不聞不問，卻最喜愛黃金。

「只有黃金才是永恆不變的。」他說：「世上絕沒有任何東西比黃金更真實、更可靠。」

他從不殺生，甚至連一隻螞蟻都不願去踩死。

■盤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題字／劉平衡

■之：短刀集

賭局

賭局 劉平衡

這柄劍的確是完全與眾不同的，從劍鍔劍柄到劍身，從長度到重量，每一點都打破了前人鑄劍的所有規格。

四尺九寸七分長的劍，重三十三斤三兩三錢，以白金為劍鍔，黃金為劍匣；上面所鑲的珠玉，價值在十五萬兩以上，華麗輝煌，無與倫比，劍未出匣，就已經足夠懾人心魄。

最重要的一點是，要一個什麼樣的人，才能施展開一柄這麼重的劍？這個人要有多大的臂力和腕力？

柳輕侯這個人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

近年來，每當三、四月間，春暖花開時，柳輕侯都會找一位成名的劍客，來試一試他的劍。

他說：「嚴寒酷熱，宜靜不宜動。」他說：「風和日麗，才是殺人的好天氣。」

陌上花發，金劍出匣，曾經縱橫一時的名劍客，流出來的血也和常人一樣，很快就乾了。

他的聲名卻已被染紅。

可是見過他的人並不多，見到他拔劍的人更少。

「拔劍殺人，雖然只不過在一剎那間，但卻是件非常嚴肅的事。」他說：「那絕不是為了給別人看的。」

他這個人當然也不是給別人看的，幸好他畢竟總有讓人看見的時候。

八條寬肩窄腰的壯漢腳步漸緩，那頂閣樓的紅泥大轎終於慢慢的停了下來，停在內外都已粉刷裝潢一新的尚賓客棧大門前。二十四名早已在此候駕的精健少年雁翅般分列在道旁，道上早已鋪上紅氈。

捧劍的波斯奴身高九尺，緊隨轎後，穿鮮紅紮腳褲、金黃象鼻靴，一身鐵打般的肌肉上一顆顆汗珠子比珍珠還亮，左耳垂上倒掛著的一枚碗大金鈴，在春風中不停的「叮叮」直響。

轎中人終於走了出來。

鈴聲清越，又有風吹過，這個人勢鬢也被風吹動了。

「他就是柳輕侯？」

「是的。」

「他這麼樣一個人，竟能施展那柄重達三十三斤的黃金巨劍，將那些縱橫江湖的高手刺殺於劍下？」

「是的。」

■

這一天是四月十二日，柳輕侯終於在這一天的日落前到了濮陽。

財神上門

在「賭局」中，有關柳輕侯的資料，主要的部分可以分為幾點。

他是世家子，祖先有戰功，所以他有世襲的爵位，且以此為榮，他自號「輕侯」，不過是一種姿態而已；而且在有意無意間點出了他所襲的爵是「侯」。

他的身高只有五尺三寸，體重只有四十八斤，面貌姣好如幼女，穿著打扮極講究，美食美酒美女華服都是他所喜愛的；卻極少洗澡。

他練的劍法是以「氣」、「勢」，和「力」結合成的「霹靂雷霆十三式」，剛烈威猛，天下無雙；可是他平時卻好像連一張椅子都搬不動。

他自命風雅絕俗，有關錢財的事，他從來不聞不問，卻最喜愛黃金。

「只有黃金才是永恆不變的。」他說：「世上絕沒有任何東西比黃金更真實、更可靠。」

他從不殺生，甚至連一隻螞蟻都不願去踩死。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 古龍■題字 劉平衡

■之三■插圖 黃憲鐘

短刀集

賭局

「我只殺人。」他說：「世上絕沒有任何事比殺人更嚴肅、更神聖。」

●　●

同樣的資料，薛大先生也取得了一份。無論誰看過這份資料，都會覺得這個人的性格不但複雜，而且充滿了矛盾。

「這個人就像是兩個極端不同的人被硬捏合後再做出來的。」黃衫老者又嘆息又微笑：「只可惜做得不太好而已。」

「哦！」

「聽說他不但體弱多病，怕見陽光，兩條腿也一長一短，所以生平極少走路。」

「但是他卻能揮舞三十三斤重的巨劍，殺人於瞬息間。」薛大先生沉思著道：「如果沒有天生的神力和艱辛苦練，怎麼能做到這一點。」

這不是假的。

高手決戰，生死一瞬，這其間絕不容半分虛假。

「不管怎麼樣，天生體能的限制，有些地方總是無法克服的。」老者說得極有信心：「以他的身材使用那樣的巨劍，轉折變化間，總難免有生硬鈍澀處，也就難免有空隙和破綻。」

老者又在微笑：「你那邊那老經驗，變化無窮、滴水不漏又無孔不入的『破雲摘星九九八十一劍』，豈非正好是他的剋星。」

那禿頂如畫、氣勢凌人的中年壯漢忽然笑了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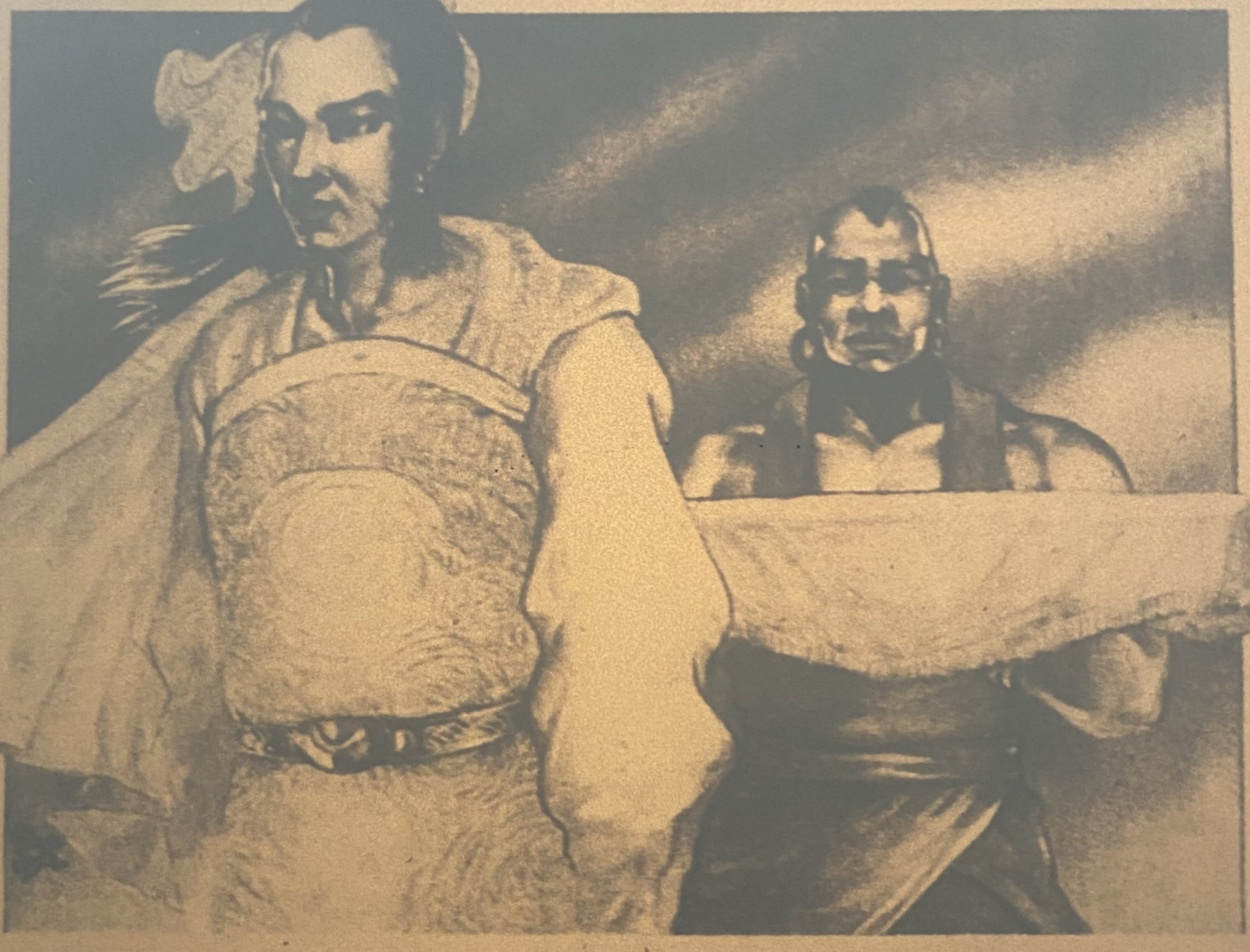
「鬥智由金髮，短劍杜黃衫。」

他笑著道：「連杜先生都這麼說，就難怪賭局肯接下這筆五十萬兩黃金的賭注了。」

「黃金五十萬兩？」薛觀耀悚然問：「誰下的賭注？賭誰？」

「財神下的注，賭細腰勝。」

「細腰」當然就是柳輕侯，「財神」卻是一個集團，山西的大地主和錢莊老板組織成的集團，有財力、有魄力，什麼樣的生意都做，什麼樣的錢都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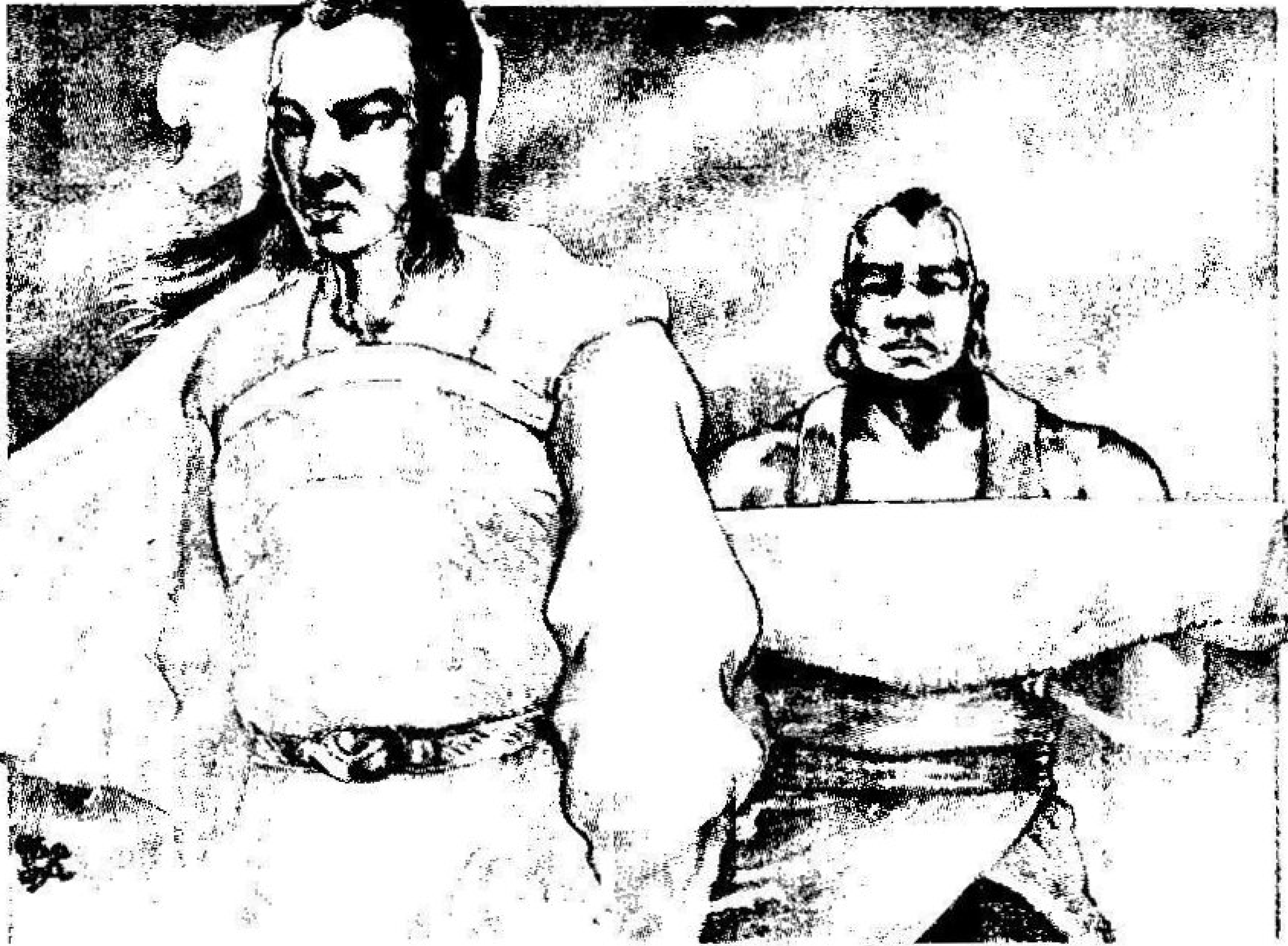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題字／劉平衡
之三■插圖／黃憲鐘

賭局

短刀集

劉平衡



「我只殺人。」他說：「世上絕沒有任何事比殺人更嚴肅、更神聖。」

● ●

同樣的資料，薛大先生也取得了一份。無論誰看過這分資料，都會覺得這個人的性格不但複雜，而且充滿了矛盾。

「這個人就像是兩個極端不同的人絞碎混合後再做出來的。」黃衫老者又嘆息又微笑：「只可惜做得不太好而已。」

「哦！」

「聽說他不但體弱多病，怕見陽光，兩條腿也一長一短，所以生平極少走路。」

「但是他卻能揮舞三十三斤重的巨劍，殺人於瞬息間。」薛大先生沉思著道：「如果沒有天生的神力和艱辛苦練，怎麼能做到這一點。」

這不是假的。

高手決戰，生死一瞬，這其間絕不容半分虛假。

「不管怎麼樣，天生體能的限制，有些地方總是無法突破的。」老者說得極有信心：「以他的身材使用那樣的巨劍，轉折變化間，總難免有生硬艱澀處，也就難免有空隙和破綻。」

老者又在微笑：「你那綿密細膩、變化無窮、滴水不漏卻又無孔不入的『破雲摘星九九八十一劍』，豈非正好是他的剋星。」

那禿頂如鷹、氣勢凌人的中年壯漢忽然笑了笑。

「鬥智曲金髮，知劍杜黃衫。」他笑著道：「連杜先生都這麼說，就難怪賭局肯接下這筆五十萬兩黃金的賭注了。」

「黃金五十萬兩？」薛滌纓悚然問：「誰下的賭注？賭誰？」

「財神下的注，賭細腰勝。」

「細腰」當然就是柳輕侯，「財神」卻是一個集團，山西的大地主和錢莊老板組織成的集團，有財力、有魄力，什麼樣的生意都做，什麼樣的錢都賺。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題字／劉平衡
■之四

短刀集

賭局

劉平衡

「可是這一次財神只怕看走了眼。」禿鷹說：「賭局肯接下這筆賭注，當然是十拿九穩，坐贏統吃，就好像莊家手裡抓了副至尊寶。」

禿鷹霍然轉身，一雙精光灼灼的鷹眼，釘子般釘著杜黃衫：「杜先生，你當然早就看清了你手裡拿的是副什麼牌。」

「我？」杜先生淡淡的笑了笑：「這些年來，我手裡既不握劍，也不抓牌，我已經是個無用的老人！」

禿鷹大笑。

「對的對的，很對很對，一個人手裡若已握滿了黃金珠玉，那裡還有興趣去抓別的？」

他的笑聲驟然停頓：「杜先生，賭局的三位莊家，身分雖然隱祕，可是我至少已經知道其中一位是誰了，因為這幾年每逢有賭局的時候，這位不但知劍而且知人的老先生總是會在附近出現。」

「這位老先生就是我？」

「好像是。」

杜黃衫笑了，笑眼中也有精光閃動，釘著禿鷹。

「那麼閣下呢？」他問：「閣下是不是財神之一？」

禿鷹又大笑：「我若是財神，殺了我的頭，我也不會去賭那個白臉細腰的怪物。」他慢慢的接著說：「只不過我知道，財神大廟裡現在已經有人來了。」

來的是三個人，三個人看起來都沒有一點財神的樣子。

這裡是後園，園後是山坡，山坡上一片嫣紅，開的也不知是山茶？是桃花？還是杜鵑？花事雖已闌珊，山坡上的花紅卻仍如昨夜的胭脂，還留在少女的面頰上。

這三個人就是從山坡上走下來的，後牆的小門未鎖，無鶴山莊本來就不是個禁衛森嚴的地方，他們就從山坡上的花紅中走入了後園的紅花裡，穿過了落花片片的青石小徑。

其中兩個人都已將近中年，中等身材，中等衣著，中等臉，腰圍都已比十年前大了十寸，穿一身青緞子袷袍，藍緞面坎肩，看來就像是一個模子鑄出來的。隨便你走到街上那一家像樣一點的店舖，都可以看到這麼樣一個人坐在櫃台後面打算盤。

他們攙扶著走過來的一個老人，就不是容易看得到的了。能活到這麼老的人世上已不多。

他的身材本來應該很高，可是現在已經像蝦米一樣萎縮佝僂，滿頭白髮也已經快掉光了，蠟黃的臉上全是皺紋，身上居然穿著件比紅花還紅的大紅袍子，而且是純絲的，剪裁和手工都考究得要命。

禿鷹的瞳孔忽然收縮，薛滌纓的眼神也變得跟平有點不太一樣了。

他們都沒有見過這老人，卻又彷彿見過，那種感覺就好像忽然見到一隻傳說中已絕跡的洪獸異獸一樣，雖然明知牠已不能傷人，卻還是感受到一種說不出的壓力。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題字／劉平衡
■之四

短刀集
賭局

劉平衡

「可是這一次財神只怕看走了眼。」禿鷹說：「賭局肯接下這筆賭注，當然是十拿九穩，坐贏統吃，就好像莊家手裡抓了副至尊寶。」

禿鷹霍然轉身，一雙精光灼灼的鷹眼，釘子般釘著杜黃衫：「杜先生，你當然早就看清了你手裡拿的是副什麼牌。」

「我？」杜先生淡淡的笑了笑：「這些年來，我手裡既不握劍，也不抓牌，我已經是個無用的老人！」

禿鷹大笑。

「對的對的，很對很對，一個人手裡若已握滿了黃金珠玉，那裡還有興趣去抓別的？」

他的笑聲驟然停頓：「杜先生，賭局的三位莊家，身分雖然隱祕，可是我至少已經知道其中一位是誰了，因為這幾年每逢有賭局的時候，這位不但知劍而且知人的老先生總是會在附近出現。」

「這位老先生就是我？」

「好像是。」

杜黃衫笑了，笑眼中也有精光閃動，釘著禿鷹。

「那麼閣下呢？」他問：「閣下是不是財神之一？」

禿鷹又大笑：「我若是財神，殺了我的頭，我也不會去賭那個白臉細腰的怪物。」他慢慢的接著說：「只不過我知道，財神大廟裡現在已經有人來了。」

來的是三個人，三個人看起來都沒有一點財神的樣子。

這裡是後園，園後是山坡，山坡上一片嫣紅，開的也不知是山茶？是桃花？還是杜鵑？花事雖已闌珊，山坡上的花紅卻仍如昨夜的胭脂，還留在少女的面頰上。

這三個人就是從山坡上走下來的，後牆的小門未鎖，無鶴山莊本來就不是個禁衛森嚴的地方，他們就從山坡上的花紅中走入了後園的紅花裡，穿過了落花片片的青石小徑。

其中兩個人都已將近中年，中等身材，中等衣著，中等臉，腰圍都已比十年前大了十寸，穿一身青緞子袷袍，藍緞面坎肩，看來就像是一個模子鑄出來的。隨便你走到街上那一家像樣一點的店舖，都可以看到這麼樣一個人坐在櫃台後面打算盤。

他們攙扶著走過來的一個老人，就不是容易看得到的了。能活到這麼老的人世上已不多。

他的身材本來應該很高，可是現在已經像蝦米一樣萎縮佝僂，滿頭白髮也已經快掉光了，蠟黃的臉上全是皺紋，身上居然穿著件比紅花還紅的大紅袍子，而且是純絲的，剪裁和手工都考究得要命。

禿鷹的瞳孔忽然收縮，薛滌纓的眼神也變得跟平有點不太一樣了。

他們都沒有見過這老人，卻又髣髴見過，那種感覺就好像忽然見到一隻傳說中已絕跡的洪獸異獸一樣，雖然明知牠已不能傷人，卻還是感受到一種說不出的壓力。

萬象系列 ■武俠精粹

■文／古龍 ■題字／劉平衡

■之五 ■插圖／黃憲鐘

賭局

短刀集

杜黃衫已經迎上去，態度恭謹而尊敬，他雖然也是個一向受人尊敬的老人，在這位紅袍老人面前卻變得像是個學生，恭恭敬敬的請安問好。

紅袍老人卻不停的咳嗽嘆氣搖頭。

「我不好了，一點都不好了，連脫光了的小姑娘我都沒興趣了，做人早就連一點意思都沒有了，還有那一點好？」

他又搖頭咳嗽嘆氣。

「其實你也不必問我好，我也不想問你好，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我也不想看見你。」他忽然問：「你們這裡有沒有姓薛的？」

「有。」

「你就是薛灕纓？」

「是。」

「那好極了，我來看的就是你。」

紅袍老人上上下下打量著薛灕纓，然後又開始咳嗽嘆氣。

「其實你也沒有什麼好看的，可是他們都說你劍法很不錯，幾乎可以比得上昔年的葉孤城了。」他嘆息著道：「西門吹雪的劍是空前絕後，無人能及的，能夠和葉孤城比一比已經很不容易了，所以他們一定要請我來看看，我也就忍不住來了。」

「他們？」禿鷹忽然插口，問那兩個中等人：「他們就是你們？」

「是的。」一個人陪著笑，笑得很和氣：「他們就是我們。」

「你們就是財神？」

禿鷹又大笑，自己回答了自己問的話：「你們當然就是財神，若不是財神，怎麼能請得動大紅袍？」

●●

不管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大紅袍」這三個字說出來，一定都會讓人嚇一跳。

「大紅袍？」薛灕纓怔然問：「銷魂小青衣，奪命大紅袍！」

「好像是的。」老人瞇起了眼睛，喃喃的說：「小言青衣，大李紅袍，郎才女貌，豺狼虎豹。」

他嘆了口氣：「只可惜那已是多年前的事，現在銷魂的小言已經又老又醜，人見人跑，奪命的大李也已變得只能奪一個人的命了。」

「誰的命？」

「我自己的命。」

這一問一答當然都是他自己一個人在自問自答，因為他自己覺得很好玩。

所以他自己問自己答自己笑，等到他自己覺得好笑夠了，才說：

「所以這次我只不過是來看看的。」

萬象系列　武俠精粹

文／古龍　題字／劉平衡

之五　插圖／黃憲鐘

短刀集　賭局

杜黃衫已經迎上去，態度恭謹而尊敬，他雖然也是個一向受人尊敬的老人，在這位紅袍老人面前卻變得像是個學生，恭恭敬敬的請安問好。

紅袍老人卻不停的咳嗽嘆氣搖頭。

「我不好了，一點都不好了，連脫光了的小姑娘我都沒興趣了，做人早就連一點意思都沒有了，還有那一點好？」

他又搖頭咳嗽嘆氣。

「其實你也不必問我好，我也不想問你好，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我也不想看見你。」他忽然問：「你們這裡有沒有姓薛的？」

「有。」

「你就是薛滌纓？」

「是。」

「那好極了，我來看的就是你。」

紅袍老人上上下下打量著薛滌纓，然後又開始咳嗽嘆氣。

「其實你也沒有什麼好看的，可是他們都說你劍法很不錯，幾乎可以比得上昔年的葉孤城了。」他嘆息著道：「西門吹雪的劍是空前絕後，無人能及的，能夠和葉孤城比一比已經很不容易了，所以他們一定要請我來看看，我也就忍不住來了。」

「他們？」禿鷹忽然插口，問那兩個中等人：「他們就是你們？」

「是的。」一個人陪著笑，笑得很和氣：「他們就是我們。」

「你們就是財神？」

禿鷹又大笑，自己回答了自己問的話：「你們當然就是財神，若不是財神，怎麼能請得動大紅袍？」

●●

不管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大紅袍」這三個字說出來，一定都會讓人嚇一跳。

「大紅袍？」薛滌纓悚然問：「銷魂小青衣，奪命大紅袍！」

「好像是的。」老人眯起了眼睛，喃喃的說：「小言青衣，大李紅袍，郎才女貌，豺狼虎豹。」

他嘆了口氣：「只可惜那已是多年前的事，現在銷魂的小言已經又老又醜，人見人跑，奪命的大李也已變得只能奪一個人的命了。」

「誰的命？」

「我自己的命。」

這一問一答當然都是他自己一個人在自問自答，因為他自己覺得很好玩。

所以他自己問自己答自己笑，等到他自己覺得好笑夠了，才說：

「所以這次我只不過是來看看的。」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題字/劉平衡

■之六

賭局

短刀集

「看花？不好看。看人？更不好看。看劍？」禿鷹也學他自己問、自己答：「劍看不得。」

「哦？」

「劍是殺人的，不是看的。」這次搶著回答的是薛燕纓：「劍也不想見人，只想見人的血。」

他已走過去，面對李紅袍：「殺過人的利劍只要出了鞘，就想殺人，連它的主人都控制不了，那種感覺，前輩想必能體會得到。」

風吹花動，花動花落，天地間又不知有花落多少？

過了很久，李紅袍才慢慢的點頭。

「是的，是這樣子的。」他說：「利劍通靈，善用劍的人也一樣，人劍合一，心劍合一，運用時才能揮灑自如，發揮出人與劍的所有潛力。」

「是的，就是這樣子的。」

「所以劍的本身如果有殺氣，握劍的人心裡也會動殺機。」李紅袍說：「殺機一起，出手間就再也不會留容人活命的餘地了。」

「是的。」薛燕纓的態度也漸漸變得更嚴肅更恭謹：「殺機一現，雙方都不宜再留餘地，所以高手相爭，生死一彈指，善用劍者死於劍，正是死得心安理得。」

「好，說得好，」李紅袍道：「我若年輕三十歲，你若沒有後約，今日能與你一戰，倒真是快慰生平的事，只可惜現在……」

他的豪情又變為嘆息：「現在我只想看看你胸中的劍意，已不想看你劍上的殺機。」

「那就好極了。」

●●

風吹花動，花動花落，不管他天地間又平添落花幾許，也都是尋常事。

花落人亡，天地無情。

天地本來就無情；若見有情，天早已荒，地早已老。

李紅袍慢慢的站直身子，用一隻乾癟枯瘦的手，扶住他身旁一個人的肩，用另外一隻手，折下了一段花枝。也不知是桃花？是山茶？還是杜鵑？

●●

花將落，人已老。可是花枝到了這個老人手裡，一切都忽然變了。

死的味道

李紅袍的左手已經離開了那人的肩，以拇指扣小指及無名指，成劍訣式，左腳探前半步，以腳跟對右足尖，手裡的花枝平舉，斜指薛燕纓的胸。

就在這一瞬間，已將枯落的花枝就好像受了某種魔法的催動，忽然有了生氣。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題字／劉平衡

■之六

短刀集

賭局

劉平衡

「看花？不好看。看人？更不好看。看劍？」禿鷹也學他自己問、自己答：「劍看不得。」

「哦？」

「劍是殺人的，不是看的。」這次搶著回答的是薛滌纓：「劍也不想見人，只想見人的血。」

他已走過去，面對李紅袍：「殺過人的利劍只要出了鞘，就想殺人，連它的主人都控制不了，那種感覺，前輩想必能體會得到。」

風吹花動，花動花落，天地間又不知有花落多少？

過了很久，李紅袍才慢慢的點頭。

「是的，是這樣子的。」他說：「利劍通靈，善用劍的人也一樣，人劍合一，心劍合一，運用時才能揮灑自如，發揮出人與劍的所有潛力。」

「是的，就是這樣子的。」

「所以劍的本身如果有殺氣，握劍的人心裡也會動殺機。」李紅袍說：「殺機一起，出手間就再也不會留容人活命的餘地了。」

「是的。」薛滌纓的態度也漸漸變得更嚴肅更恭謹：「殺機一現，雙方都不宜再留餘地，所以高手相爭，生死一彈指，善用劍者死於劍，正是死得心安理得。」

「好，說得好，」李紅袍道：「我若年輕三十歲，你若沒有後約，今日能與你一戰，倒真是快慰生平的事，只可惜現在……」

他的豪情又變為嘆息：「現在我只想看看你胸中的劍意，已不想看你劍上的殺機。」

「那就好極了。」

●●

風吹花動，花動花落，不管他天地間又平添落花幾許，也都是尋常事。

花落人亡，天地無情。

天地本來就無情；若見有情，天早已荒，地早已老。

李紅袍慢慢的站直身子，用一隻乾癟枯瘦的手，扶住他身旁一個人的肩，用另外一隻手，拆下了一段花枝。也不知是桃花？是山茶？還是杜鵑？

●●

花將落，人已老。可是花枝到了這個老人手裡，一切都忽然變了。

李紅袍的左手已經離開了那人的肩，以拇指扣小指及無名指，成劍訣式，左腳探前半步，以腳跟對右足尖，手裡的花枝平舉，斜指薛滌纓的胸。

就在這一瞬間，已將枯落的花枝就好像受了某種魔法的催動，忽然有了生氣。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題字／劉平衡

■之七

短刀集

賭局

劉平衡

衰老垂死的老紅袍，彷彿也在這一瞬間忽然有了生氣，一雙半瞇的老眼中竟似有寒星閃動，佝僂的身子漸漸直了，蠟黃的臉上漸漸有了光澤，已將乾枯的血液又開始流動。

生命竟是如此奇妙，沒有人能解釋一個人怎麼會在一瞬間發生如此神奇的變化。

難道這就是劍客獨有的特質？

——失勢已久的雄主重新掌握到權力、癡情的女子忽然見到離別已久的情人、倚閭的慈母忽然見到遠遊的愛子歸來、對人生已完全絕望了的人忽然有了希望時，豈非也是這樣子的？

多麼奇妙的生命，多麼令人感動。

●●

薛淋纓卻好像漸漸在萎縮。

李紅袍的光芒增強一分，他的氣勢就會跟著萎縮一分。

一種看不見的巨大壓力就像山嶽般壓著他。「波」的，他腳下小徑上的青石碎了，他的腳已漸漸陷入了泥土中。

奇怪的是，他的神色看來依然很平靜，他雖然沒有反擊抗拒，可是也沒有退。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忽然又有奇怪的變化發生了。

花枝上本來已將復甦的殘花，忽然一瓣瓣飄落，落到地上時，已完全枯死，本來猶帶嫣紅的花瓣，竟在一瞬間變成死黑色。

李紅袍輕叱一聲，手裡的花枝飛出，竟在半空中一寸寸剝落。

最後一枝枯枝落下時，李紅袍又已是個衰弱佝僂的老人了。

剛才那一瞬的燦爛光輝，就像是流星一樣，悄然逝去，無影無蹤。

李紅袍又開始喘息咳氣咳嗽。

「好，很好。」他用一種奇怪的眼神看著薛淋纓：「物極必反，盛極必衰，你以不變為變，避開了極盛時的鋒銳，以不戰為戰，以靜觀變。」

他嘆了口氣：「想不到你竟已從劍中悟出了兵法的真義。已經是大將，不是小卒。」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題字／劉平衡

■之七

短刀集

賭局

劉平衡

衰老垂死的老紅袍，彷彿也在這一瞬間忽然有了生氣，一雙半眯的老眼中竟似有寒星閃動，佝僂的身子漸漸直了，蠟黃的臉上漸漸有了光澤，已將乾枯的血液又開始流動。

生命竟是如此奇妙，沒有人能解釋一個人怎麼會在一瞬間發生如此神奇的變化。

難道這就是劍客獨有的特質？

——失勢已久的雄主重新掌握到權力、癡情的女子忽然見到離別已久的情人、倚閭的慈母忽然見到遠遊的愛子歸來、對人生已完全絕望了的人忽然有了希望時，豈非也是這樣子的？

多麼奇妙的生命，多麼令人感動。

●●

薛滌纓卻好像漸漸在萎縮。

李紅袍的光芒增強一分，他的氣勢就會跟著萎縮一分。

一種看不見的巨大壓力就像山嶽般壓著他。「波」的，他腳下小徑上的青石碎了，他的腳已漸漸陷入了泥土中。

奇怪的是，他的神色看來依然很平靜，他雖然沒有反擊抗拒，可是也沒有退。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忽然又有奇怪的變化發生了。

花枝上本來已將復甦的殘花，忽然一瓣瓣飄落，落到地上時，已完全枯死，本來猶帶嫣紅的花瓣，竟在一瞬間變成死黑色。

李紅袍輕叱一聲，手裡的花枝飛出，竟在半空中一寸寸剝落。

最後一枝枯枝落下時，李紅袍又已是個衰弱佝僂的老人了。

剛才那一瞬的燦爛光輝，就像是流星一樣，悄然逝去，無影無蹤。

李紅袍又開始喘息咳嗽。

「好，很好。」他用一種奇怪的眼神看著薛滌纓：「物極必反，盛極必衰，你以不變為變，避開了極盛時的鋒銳，以不戰為戰，以靜觀變。」

他嘆了口氣：「想不到你竟已從劍中悟出了兵法的真義。已經是大將，不是小卒。」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題字／劉平衡■之八

短刀集

賭局

賭局 劉平衡

不但劍法與兵法的真義相通，無論做什麼事，到了巔峰時，道理都是一樣的。

秃鷹忽然地嘆了口氣。

「我不懂。」他說：「我真的不懂，這兩位財神爺在幹什麼？」

他知道別人大概也不懂他在說什麼，所以自己解釋：

「要請動大紅袍絕不是件容易事，你們把他請來，為的只不過是要請他來看看薛大將的劍法如何，看看你們這一次賭注有沒有押準。可是看過了之後又怎麼樣呢？難道你們還能把賭注收回來？」

兩位財神的臉還是像年畫上的財神一樣，胖呼呼的，笑瞇瞇的，完全沒有一點反應。李紅袍卻說：

「我也不懂，真的不懂。」

「你也有不懂的事？」

「我不懂的就是你。」紅袍問薛滌纓：「你知不知道他是誰？」

「不知道。」

「他不是你的朋友。」

「他不是。」薛滌纓道：「他是跟杜先生一起來的，應該是杜先生的朋友。」

「你錯了，」李紅袍說：「他也不是小杜的朋友，這個世界上有一些很特別的人，他們幾乎什麼都有，就是沒有朋友。連一個朋友都沒有。」

他看看秃鷹，眼角的皺紋更深，深如刀刻。

「我知道你就是這種人，所以我才奇怪，你為什麼會到這裡來？」紅袍老人說：「那裡有人將死，兀鷹就會飛到那裡去，可是這裡並沒有將死的人。」

秃鷹又笑了，大笑。

「紅袍老鬼，這次是你錯了。」他大笑著道：「那裡有人將死，只有兀鷹才知道。死，有一種特別的味道，也只有兀鷹才嗅得出來。」

秃鷹又說：「紅袍老鬼，這種事你是不會懂的，這個世界上你不懂的事大概還不少。」

他的笑聲又震落了一片殘花，他的人已在落花中揚長而去，走著走著，忽然像一隻黑色的蝙蝠般滑翔飛起。

沒有人阻攔他，大家心裡都在問自己：

——死是什麼味道？這裡有什麼人快要死了？

食屍鷹

天色已經黯了，一輛式樣很保守的黑漆馬車在一條荒涼的小路上緩緩前行。

紅袍老人瞇著眼倚靠在車廂的一個角落裡，兩個臉圓圓的財神就好像兩張貼在牆上的年畫一樣坐在對面看著他。其中終於有一個開口說：

「那個人對你老人家好像很無禮。」

「不是很無禮，是非常無禮。」紅袍老人居然沒有生氣的樣子，只淡淡的說：「那個人無論對誰都非常無禮。在他眼中，一個活人跟一個死人的分別並不大。」

「他究竟是誰？」

短刀集

賭局

賭局 劉平衡

不但劍法與兵法的真義相通，無論做什麼事，到了巔峰時，道理都是一樣的。

禿鷹忽然地嘆了口氣。

「我不懂。」他說：「我真的不懂，這兩位財神爺在幹什麼？」

他知道別人大概也不懂他在說什麼，所以自己解釋：

「要請動大紅袍絕不是件容易事，你們把他請來，為的只不過是要請他來看看薛大將的劍法如何，看看你們這一次賭注有沒有押準。可是看過了之後又怎麼樣呢？難道你們還能把賭注收回來？」

兩位財神的臉還是像年畫上的財神一樣，胖呼呼的，笑瞇瞇的，完全沒有一點反應。李紅袍卻說：

「我也不懂，真的不懂。」

「你也有不懂的事？」

「我不懂的就是你。」紅袍問薛溺纓：「你知不知道他是誰？」

「不知道。」

「他不是你的朋友。」

「他不是。」薛溺纓道：「他是跟杜先生一起來的，應該是杜先生的朋友。」

「你錯了，」李紅袍說：「他也不是小杜的朋友，這個世界上有一些很特別的人，他們幾乎什麼都有，就是沒有朋友。連一個朋友都沒有。」

他看看禿鷹，眼角的皺紋更深，深如刀刻。

「我知道你就是這種人，所以我才奇怪，你為什麼會到這裡來？」紅袍老人說：「那裡有人將死，兀鷹就會飛到那裡去，可是這裡並沒有將死的人。」

禿鷹又笑了，大笑。

「紅袍老鬼，這次是你答錯了。」他大笑著道：「那裡有人將死，只有兀鷹才知道。死，有一種特別的味道，也只有兀鷹才嗅得出來。」

禿鷹又說：「紅袍老鬼，這種事你是不會懂的，這個世界上你不懂的事大概還不少。」

他的笑聲又震落了一片殘花，他的人已在落花中揚長而去，走著走著，忽然像一隻黑色的蝙蝠般滑翔飛起。

沒有人阻攔他，大家心裡都在問自己：

——死是什麼味道？這裡有什麼人快要死了？

食屍鷹

天色已經黯了，一輛式樣很保守的黑漆馬車在一條荒涼的小路上緩緩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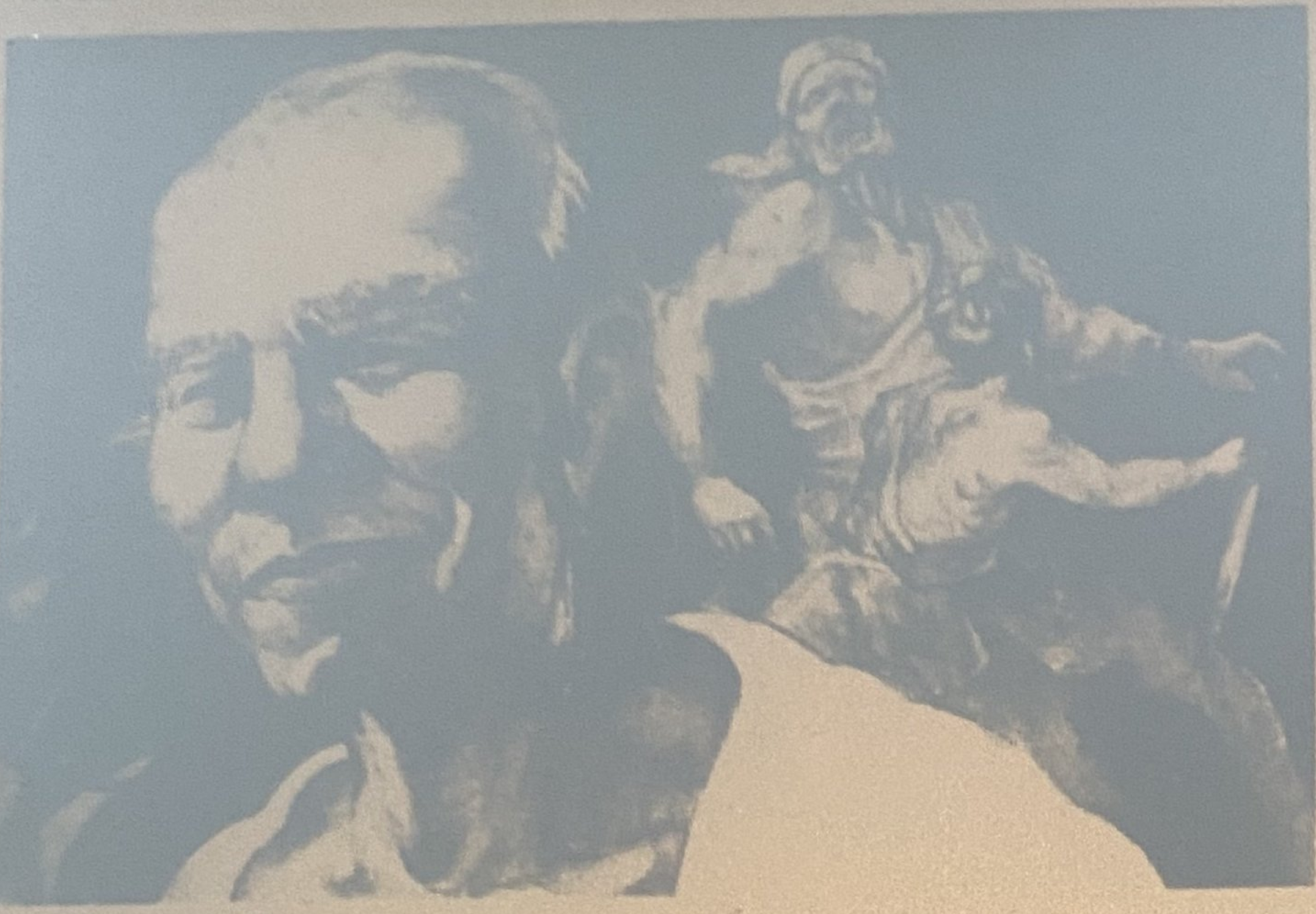
紅袍老人瞇著眼倚靠在車廂的一個角落裡，兩個臉圓圓的財神就好像兩張貼在牆上的年畫一樣坐在對面看著他。其中終於有一個開口說：

「那個人對你老人家好像很無禮。」

「不是很無禮，是非常無禮。」

紅袍老人居然沒有生氣的樣子，只淡淡的說：「那個人無論對誰都非常無禮。在他眼中，一個活人跟一個死人的分別並不大。」

「他究竟是誰？」



■插圖／黃憲鐘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題字／劉平衡■之九

短刀集　賭局

船出海，到了扶桑。三年後回來，居然已經變成了富可敵國的大亨。」

紅袍老人嘆了口氣：「你們說，這麼樣一個人有沒有本事？」

●●

車廂裡又沒有人說話了。又過了很久，車馬停下，停在一棟木屋前，車窗外燈光搖曳。四個人提著燈籠，四個人抬著頂軟轎，等在外面。

老人慢吞吞的坐起來，慢吞吞的問：

「你們要我到無鶴山莊去看看，現在我是不是已經去看過了？」

「是的。」

「你們答應過送我的東西呢？」

「三天之內，一定送到。」

「好，很好。」老人慢吞吞的下車，喃喃自語：「其實我也不懂，你們何必叫我去看呢？現在你們已經明知那個一身怪味的矮子贏了，又能怎麼樣？押過了賭局的賭注，你們難道還能收得回來？」

紅袍老人沉吟著，過了很久，才慢慢的說：

「有一個人，十一歲的時候就用一把宰羊的刀殺了五條大漢，十三歲的時候削髮出家入少林，不到兩年就為了一個女人被逐出，還被戒律房的和尚用苔條捆得幾乎爛死在山溝裡。

「他沒有死，據說是因為有十七八匹狼輪流用舌頭舐他的傷，舐了七天七夜，才保住了他的命。

「他就跟這一窩狼在野山裡過了兩三年。十七歲的時候混進了鏢局，先在馬廄裡洗馬掃糞，後來幹上趟子手，十八歲就當了鏢師，十九歲就拖垮了那家鏢局。

「後來的幾年，他幾乎什麼事都幹過。二十四五歲的時候跟著鹽商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題字／劉平衡■之九

短刀集

賭局

■插圖／黃憲鐘

紅袍老人沉吟著，過了很久，才慢慢的說：

「有一個人，十一歲的時候就用一把宰羊的刀殺了五條大漢，十三歲的時候削髮出家入少林，不到兩年就為了一個女人被逐出，還被戒律房的和尚用藤條抽得幾乎爛死在山溝裡。

「他沒有死，據說是因為有十七八匹狼輪流用舌頭舐他的傷，舐了七天七夜，才保住了他的命。

「他就跟這一窩狼在野山裡過了兩三年。十七歲的時候混進了鏢局，先在馬廄裡洗馬掃糞，後來幹上趟子手，十八歲就當了鏢師，十九歲就拖垮了那家鏢局。

「後來的幾年，他幾乎什麼事都幹過。二十四五歲的時候跟著私商船出海，到了扶桑。三年後回來，居然已經變成了富可敵國的大亨。」

紅袍老人嘆了口氣：「你們說，這麼樣一個人有沒有本事？」

●●

車廂裡又沒有人說話了。又過了很久，車馬停下，停在一棟木屋前，車窗外燈光搖曳。四個人提著燈籠，四個人抬著頂軟轎，等在外面。

老人慢吞吞的坐起來，慢吞吞的問：

「你們要我到無鶴山莊去看看，現在我是不是已經去看過了。」

「是的。」

「你們答應過送我的東西呢？」

「三天之內，一定送到。」

「好，很好。」老人慢吞吞的下車，喃喃自語：「其實我也不懂，你們何必叫我去看呢？現在你們已經明知那個一身怪味的兔子要輸了，又能怎麼樣？押進了賭局的賭注，你們難道還能收得回來？」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文／古龍■題字／劉平衡■之十

短刀集

賭局

「這次把五十萬兩金子押在那小怪物身上，究竟是誰的主意？」

燈光遠去，轎子抬走，兩個人面對面的對看，我看著你，你看著我，在黑暗中看來，已經不像是兩個年畫上的財神了，卻有點像是兩個死人，兩個輸死了的人。

專吃死人的食屍鷹呢？

財神的門道

五十萬兩黃金的確是可以把人活活輸死的，有時候甚至可以把一車一車的人都輸得活活去上吊。

五十萬兩黃金，就算是財神也不大能輸得起，幸好財神是很少輸錢的。

這一次呢？

「那個紅袍老鬼，真是個老鬼，可是這一次連老鬼都想不出咱們為什麼要花好幾萬兩銀子請他，咱們的銀子又沒有發霉。」

說話的這位財神年紀比較大一點，大概有四十七八歲，看起來比木瓜還土，倒有點像是個剛從泥巴裡挖出來的番薯。他姓張，有人叫他張老五，有人叫他五老闆、五掌櫃、五大哥，也有人叫他五大郎。

另外一個年紀比較小，比他更矮更肥。如果說他像番薯，這位仁兄就像是個碰扁了的番薯。他也姓張，排行第八。

「其實那個老鬼也應該知道，財神做生意總是有點門道的，否則就不是財神，是窮鬼了。」

兩個人一起笑起來，兩個番薯忽然變成了兩條狐狸，圓圓滾滾的胖狐狸。

可是這一次他們能有什麼門道呢？

●

木屋裡居然熱鬧得很，這個前不沾村，後不搭店的木屋，原來是個賭場。場子裡擠滿了人，大多數是見不得人的人；至少也是不能讓別人看見他們愛賭錢的人。

後面還有間小房，擺著張紫檀木做的大榻，上面擺著兩張矮茶几，几上不但有茶有酒，糖食蜜餞、乾果、生果、燻魚、醬肉、肥腸、小肚、油雞、火腿、豬耳朵、豬頭皮、花捲包子、燒餅饅頭，各式各樣的小吃零食也一應俱全。

一個人正箕坐在榻上，吃個不停。不管什麼東西，只要一進了他的嘴，轉眼間就無影無踪。他臉上一張超級大嘴好像天生就是為了吃的。

奇怪的是，這麼樣能吃的一個人，卻偏偏瘦得出奇，簡直瘦得只剩下皮包骨頭。

張五和張八好不容易從人叢裡擠過來，在旁邊乖乖的站著。

看見了這個人，兩條狐狸又變成了兩個番薯。

好不容易等著這個人吃得告一段落的時候，他們才恭恭敬敬的叫了聲：

「二哥。」

這位二哥連看都沒有看他們一眼，懶洋洋的往榻上一倒，眼睛看著天花板，懶洋洋的問：

「兩位大老闆，我能不能請教你們一件事？」他問得好像很客氣：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文／古龍■題字／劉平衡■之十

短刀集

賭局

「這次把五十萬兩金子押在那小怪物身上，究竟是誰的主意？」

燈光遠去，轎子抬走，兩個人面對面的對看，我看著你，你看著我，在黑暗中看來，已經不像是兩個年畫上的財神了，卻有點像是兩個死人，兩個輸死了的人。

專吃死人的食屍鷹呢？

財神的門道

五十萬兩黃金的確是可以把人活活輸死的，有時候甚至可以把一車一車的人都輸得活活去上吊。

五十萬兩黃金，就算是財神也不大能輸得起，幸好財神是很少輸錢的。

這一次呢？

「那個紅袍老鬼，真是個老鬼，可是這一次連老鬼都想不出咱們為什麼要花好幾萬兩銀子請他，咱們的銀子又沒有發霉。」

說話的這位財神年紀比較大一點，大概有四十七八歲，看起來比木瓜還土，倒有點像是個剛從泥巴裡挖出來的番薯。他姓張，有人叫他張老五，有人叫他五老闆、五掌櫃、五大哥，也有人叫他五大郎。

另外一個年紀比較小，比他更矮更肥。如果說他像番薯，這位仁兄就像是個踩扁了的番薯。他也姓張，排行第八。

「其實那個老鬼也應該知道，財神做生意總是有點門道的，否則就不是財神，是窮鬼了。」

兩個人一起笑起來，兩個番薯忽然變成了兩條狐狸，圓圓滾滾的胖狐狸。

可是這一次他們能有什麼門道呢？

●　●

木屋裡居然熱鬧得很，這棟前不沾村，後不搭店的木屋，原來是個賭場。場子裡擠滿了人，大多數是見不得人的人；至少也是不能讓別人看見他們愛賭錢的人。

後面還有間小房，擺著張紫檀木做的大榻，上面擺著兩張矮茶几，几上不但有茶有酒，糖食蜜餞、乾果、生果、燻魚、醬肉、肥腸、小肚、油雞、火腿、豬耳朵、豬頭皮、花捲包子、燒餅饅頭，各式各樣的小吃零食也一應俱全。

一個人正箕坐在榻上，吃個不停。不管什麼東西，只要一進了他的嘴，轉眼間就無影無踪。他臉上一張超級大嘴好像天生就是為了吃的。

奇怪的是，這麼樣能吃的一個人，卻偏偏瘦得出奇，簡直瘦得只剩下皮包骨頭。

張五和張八好不容易從人叢裡擠過來，在旁邊乖乖的站著。

看見了這個人，兩條狐狸又變成了兩個番薯。

好不容易等著這個人吃得告一段落的時候，他們才恭恭敬敬的叫了聲：

「二哥。」

這位二哥連看都沒有看他們一眼，懶洋洋的往榻上一倒，眼睛看著天花板，懶洋洋的問：

「兩位大老闆，我能不能請教你們一件事？」他問得好像很客氣：

險於邦輾優潰有要行、。居跟忘

帳冊。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題字／劉平衡

■之十一■插圖／黃憲鐘

短刀集

賭局

「是我。」張八搶著說：「我看過柳輕侯出手，他實在很不錯；而且，最少有三個劍法跟薛滌纓齊名的劍客，都已死在他的手下。我本來算準了這一注是有贏無輪的，所以和三哥、五哥、六哥一商量，就下了注。」

「有四位大老闆同意，當然可以下注了。」二哥淡淡的說：「可是現在你是不是還認定這一注押對了？」

張八閉上了嘴，張五更不敢開口。

二哥長長的嘆了口氣：「張八呀張八，我真不懂，你為什麼要姓張？為什麼不姓王呢？」

他懶洋洋的坐起來：「你知不知道現在外面對這一戰訂的盤口是多少？」

「大概是以三搏一，賭薛勝。而且還有行無市，沒有人賭柳輕侯。」

張八說得居然還有條有理，心平氣和，這些事好像跟他連一點關係都沒有，他的二哥卻跳了起來。

「好，原來你也知道。想不到你居然也知道。」

「我不但知道，而且還特地請李仁袍去鑑定過，他也不賭柳輕侯。」

「那個老王八蛋，雖然不是東西，這種事倒是絕不會看錯的。」二哥忽然又跳起來問：「那個王八蛋又貪又饞，你怎麼請得動他？」

「我當然送了一點禮。」

「一點禮是多少禮？」

「六個十四歲的小丫頭、六十張金葉子、六條吃人奶拌補藥吞大的白豬。」張八不等他二哥發火，又搶著說：「可見這分禮送得並不冤。因為我一定要等他去鑑定過之後，才知道該走那條路。」

二哥忍住氣問：「到現在你還有幾條路可走？」

「最少還有兩條。」張八說：「一條是贏錢，一條是保本。」

「到現在你還能贏錢？還能保本？」

「就算不能贏錢，最少也可以保本。」張八說：「李仁袍若是鑑定這一戰還是薛敗柳勝，我就等著贏錢數金子，他若鑑定薛勝柳敗，我就想法子保本。」

「你怎麼保？難道你還能把賭局的錢收回來？」

商家系列 武俠精粹

文 古龍 題字 劉小衡

之十一 插圖 黃惠謙

短刀集

賭局

「是我。」張八搶著說：「我看過柳輕侯出手，他實在很不錯；而且，最少有三個劍法跟薛滌纓齊名的劍客，都已死在他的手下。我本來算準了這一注是有贏無輸的，所以和三哥、五哥、六哥一商量，就下了注。」

「有四位大老闆同意，當然可以下注了。」二哥淡淡的說：「可是現在你是不是還認定這一注押對了？」

張八閉上了嘴，張五更不敢開口。

二哥長長的嘆了口氣：「張八呀張八，我真不懂，你為什麼要姓張？為什麼不姓王呢？」

他懶洋洋的坐起來：「你知不知道現在外面對這一戰訂的盤口是多少？」

「大概是以三搏一，賭薛勝。而且還有行無市，沒有人賭柳輕侯。」

張八說得居然還有條有理，心平氣和，這些事好像跟他連一點關係都沒有，他的二哥卻跳了起來。

「好，原來你也知道。想不到你居然也知道。」

「我不但知道，而且還特地請李仁袍去鑑定過，他也不賭柳輕侯。」

「那個老王八蛋，雖然不是東西，這種事倒是絕不會看錯的。」二哥忽然又跳起來問：「那個王八蛋又貪又饞，你怎麼請得動他？」

「我當然送了一點禮。」

「一點禮是多少禮？」

「一六個十四歲的小丫頭、六十張金葉子、六條吃人奶拌補藥養大的白豬。」張八不等他二哥發火，又搶著說：「可見這分禮送得並不冤。因為我一定要等他去鑑定過之後，才知道該走那條路。」

二哥忍住氣問：「到現在你還有幾條路可走？」

「最少還有兩條。」張八說：「一條是贏錢，一條是保本。」

「到現在你還能贏錢？還能保本？」

「就算不能贏錢，最少也可以保本。」張八說：「李仁袍若是鑑定這一戰還是薛敗柳勝，我就等著贏錢數金子，他若鑑定薛勝柳敗，我就想法子保本。」

「你怎麼保？難道你還能把賭局的錢收回來？」

短刀集
賭局

「我不能。」沒有人能把押進賭局的錢收回來。張八道：「但是我可以另外下注，賭薛條纓，也賭五十萬，那一注輸了，這一注就贏了，老本就可以保住，說不定還可以賺一點。」

「這倒是個十拿九穩的好主意。」二哥點頭：「只不過還有一點小小的問題而已。」

「什麼問題。」

「事到如今，還有誰肯跟你賭五十萬兩？」

「總可以找到一些人的。」

「一些什麼人？」

「一些又愛賭，又怕輸的人。」張八說：「這些人下注之前，一定要把自己押的那一門每件事都弄得清清楚楚。」

「這種人肯跟你賭？」

「本來不肯，現在只怕肯了。」

「為什麼？」

「因為一位姓薛，外號叫薛菩薩的人。」張八說：「現在他就在外面推牌九。」

●●

薛和，五十一歲，十歲不到就進了薛家，跟著薛大少爺當書僮，大少爺升格為大先生，書僮也當了總管。平時常年一件藍布大掛，不吃、不嫖、不飲、不吹、不賭，連一點壞毛病都沒有，所以外號人稱薛菩薩。

現在這位薛菩薩的穿著打扮卻像是個暴發戶，只不過已經輸得滿頭大汗，兩眼發紅，看起來有點洩氣了而已。

他很快就被找進來了，張八立刻替他介紹：

「這位薛總管近兩年來是這裡的常客，幾乎每天晚上都來，人也大方，賭得也痛快，可惜手氣總是不太順，多少送了一點，我已替他把這裡的帳都結清了。當然也許薛總管幫了我們一點小忙。」

薛和立刻陪笑，「那只不過是舉手之勞，小事一件。」

●●

很多聰明人都認為，小事裡才有大門道。大事中的門道，每個人都看得出來了。

誰是笨鳥

張八要薛和做的，的確是小事一件。

他給了薛和一個藥方，要薛和一清早就到城裡最大的藥舖慶和堂去等著抓藥。藥抓好了，就躲在自己房裡關上門煎藥；煎好了藥，把藥汁倒在馬桶裡，換一碗參湯端去給薛大先生起床時用，再把藥渣倒進廚房後的陰溝，就算大功告成。

薛和說：

「我這樣做了兩天後，果然不出張八爺所料，果然一些人鬼鬼祟祟的混進來，偷偷的躲在我房裡打轉，又到陰溝裡去撈藥渣，又到慶和堂去打聽我抓的是什麼藥。」

「你抓的是什麼藥？」

短刀集・賭局

「我不能。」沒有人能把押進賭局的錢收回來。張八道：「但是我可以另外下注，賭薛滌纓，也賭五十萬，那一注輸了，這一注就贏了，老本就可以保住，說不定還可以賺一點。」

「這倒是個十拿九穩的好主意。」二哥點頭：「只不過還有一點小小的問題而已。」

「什麼問題。」

「事到如今，還有誰肯跟你賭五十萬兩？」

「總可以找到一些人的。」

「一些什麼人？」

「一些又愛賭，又怕輸的人。」張八說：「這些人下注之前，一定要把自己押的那一門每件事都弄得清清楚楚。」

「這種人肯跟你賭？」

「本來不肯，現在只怕肯了。」

「為什麼？」

「因為一位姓薛，外號叫薛菩薩的人。」張八說：「現在他就在外面推牌九。」

● ●

薛和，五十一歲，十歲不到就進了薛家，跟著薛大少爺當書僮，大少爺升格為大先生，書僮也當了總管。平時常年一件藍布大掛，不吃、不嫖、不飲、不吹、不賭，連一點壞毛病都沒有，所以外號人稱薛菩薩。

現在這位薛菩薩的穿著打扮卻像是個暴發戶，只不過已經輸得滿頭大汗，兩眼發紅，看起來有點洩氣了而已。

他很快就被找進來了，張八立刻替他介紹：

「這位薛總管近兩年來是這裡的常客，幾乎每天晚上都來，人也大方，賭得也痛快，可惜手氣總是不太順，多少送了一點，我已替他把這裡的帳都結清了。當然也請薛總管幫了我們一點小忙。」

薛和立刻陪笑，「那只不過是舉手之勞，小事一件。」

● ●

很多聰明人都認為，小事裡才有大門道。大事中的門道，每個人都看得出來了。

誰是笨鳥，

張八要薛和做的，的確是小事一件。

他給了薛和一個藥方，要薛和一清早就到城裡最大的藥舖慶和堂去等著抓藥。藥抓好了，就躲在自己房裡關上門煎藥；煎好了藥，把藥汁倒在馬桶裡，換一碗參湯端去給薛大先生起床時用，再把藥渣倒進廚房後的陰溝，就算大功告成。

薛和說：

「我這樣做了兩天後，果然不出張八爺所料，果然一些人鬼鬼祟祟的混進來，偷偷的躲在我房裡打轉，又到陰溝裡去撈藥渣，又到慶和堂去打聽我抓的是什麼藥。」

「你抓的是什麼藥？」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十六之十三

■文/古龍■題字/劉平衡

短刀集

賭局

「也不過是牛黃、田七、蛇胆，那一類專治肝疾惡病的藥材；價錢倒是滿貴的。」

「我明白了。」二哥問張八：「你是不是要那些人認為薛老大的肝有病，而且病得不輕。」

「是的。」

「薛老大終身經百戰，少年時又縱情酒色，內外夾攻，若是傷及肝脾，那是無救的病。」

「非但無救，而且最忌鬥氣使力。高手相爭，鬥的就是氣力。」張八道：「真氣既動，若是震動肝脾，用不着對方出手，就已必死無疑。」

「那些人打聽到這消息，當然就要去買柳輕侯勝了；只怕是唯恐賭注下的太慢，走漏了玄機。」

「那時我也就只好接下他們的賭注，讓他們認為我是個活活的冤死鬼。」張八說道：「我們的賭本也可以就此保住，豈非皆大歡喜？」

他又笑得像是隻狐狸：「所以我又湊了五十萬兩，交給了賭局，替我代辦這些事。現在很可能已經有了消息。」

「你不知那些人是誰？」

「左右也只不過是些貪財小氣愛賭怕輸，鬼鬼祟祟的小人而已。」

張八笑道：「能夠把他們的錢弄一點出來，誰也不會替他們難受的。」

這時侯二哥已經又幹掉了一條燻腸、一個小肚、一方醬肉和四個芝麻醬燒餅。

聽見痛快的事，他總是要說個痛快。

「你這個法子雖然有點卑鄙，還真是個好主意。」他又抓起一隻油雞：「對付油雞，只有把他吃光；對付那些人，只有讓他們輸死。」

外面忽然有人大笑：「油雞千萬不可吃光，最少也得留下條雞腿給我，吃獨食會肚子痛的。」

●●

笑聲中，一個穿寬袍，打赤足，穿草鞋，頂禿如鷹，眼也利如鷹的壯漢，從門外直闖了進來。想攔住他的人，也不知為了什麼，只要往前一攔，立刻就遠遠飛了出去，有的撞上牆壁，有的飛出窗子。

二哥只看了他一眼，居然真的撕下條雞腿拋過去：

「拿去。」

雞腿帶著風聲，風聲強勁，就好像用強弓射出來的一枝鐵劍。這位瘦骨支離，只剩下皮包骨頭的病虫，手上竟似有幾百斤力氣。

■文／古龍■題字／劉平衡

短刀集

賭局

劉平衡

「也不過是牛黃、田七、蛇胆，那一類專治肝疾惡病的藥材；價錢倒是滿貴的。」

「我明白了。」二哥問張八：「你是不是要那些人認為薛老大的肝有病，而且病得不輕。」

「是的。」

「薛滌纓身經百戰，少年時又縱情酒色，內外夾攻，若是傷及肝脾，那是無救的病。」

「非但無救，而且最忌鬥氣使力。高手相爭，鬥的就是氣力。」張八道：「真氣既動，若是震動肝腑，用不著對方出手，就已必死無疑。」

「那些人打聽到這消息，當然就要去買柳輕侯勝了；只怕是唯恐賭注下的太慢，走漏了玄機。」

「那時我也就只好接下他們的賭注，讓他們認為我是個活活的冤死鬼。」張八說道：「我們的賭本也可以就此保住，豈非皆大歡喜？」

他又笑得像是隻狐狸：「所以我又湊了五十萬兩，交給了賭局，替我代辦這些事。現在很可能已經有了消息。」

「你不知那些人是誰？」

「左右也只不過是些貪財小氣愛賭怕輸，鬼鬼祟祟的小人而已。」

張八笑道：「能夠把他們的錢弄一點出來，誰也不會替他們難受的。」

這時候二哥已經又幹掉了一條燻腸、一個小肚、一方醬肉和四個芝麻醬燒餅。

聽見痛快的事，他總是要說個痛快。

「你這個法子雖然有點卑鄙，還真是個好主意。」他又抓起一隻油雞：「對付油雞，只有把他吃光；對付那些人，只有讓他們輸死。」

外面忽然有人大笑：「油雞千萬不可吃光，最少也得留下條雞腿給我，吃獨食會肚子痛的。」

●●

笑聲中，一個穿寬袍、打赤足，穿草鞋，頂禿如鷹，眼也利如鷹的壯漢，從門外直闖了進來。想擋住他的人，也不知為了什麼，只要往前一擋，立刻就遠遠飛了出去，有的撞上牆壁，有的飛出窗子。

二哥只看了他一眼，居然真的撕下條雞腿拋過去：

「拿去。」

雞腿帶著風聲，風聲強勁，就好像用強弓射出來的一枝鐵劍。這位瘦骨支離，只剩下皮包骨頭的病虫，手上竟似有幾百斤力氣。

■文／古龍■題字／劉平衡■十六之十四

短刀集

賭局

禿鷹好像根本不知道，這隻雞腿就好像是一位老太太用筷子挾過來給他的，他隨隨便便的一接下就開始啃，嘴裡還在喃喃的說：

「張八爺，你真有點門道，平時看你總是在吃虧，誰知你是在扮豬吃老虎，這就難怪財神要談生意時，總是派你出馬了。」

二哥冷笑：「只可惜偶爾他也有不姓張姓王的時候。」

「你呢？」禿鷹問他：

「貴姓？」

「關。」

「關二？」禿鷹又問：「關西關二？」

「就是我。」

禿鷹忽然大笑：「想不到關西關二也是個財神。」

關二也大笑：「我關二少年為盜，縱橫天下，天下人的錢財，俱是我囊中物，我不是財神，誰是財神？」

他也問禿鷹：

「你呢，貴姓？」

「卜。」

「卜？」關二動容：「卜鷹？」

「是的。」

關二忽然箕坐而起，一雙眼睛裡精光暴射，刀鋒般割過他的臉。

「你久在關外，怎麼來了？」

「我要來就來，要去就去，誰管得著？」

「這次你來幹什麼？」

「來送喜訊的。」卜鷹又在微笑：「你們押在賭局裡的第二筆賭注五十萬兩，已經有人接了。現在的盤口是以三博一，薛灕纓若是不死，就算你們勝了，只是還有一百萬兩的賺頭。」

張八喜動顏色，忍不住問：

「是誰有這麼大的手筆，肯接下這一注？」

「我。」

金劍黃鶴

四月十五，子夜，有月，圓月。

黃鶴樓下一片燈火輝煌，不但岸上擠滿了人，江邊也遍布船隻，其中大部分當然都是江湖人。可是也有賣零食冷酒的小販，和濃粧豔抹，扶著個頭，故作貴婦狀的「生意女人」。

這些人裡有的下了注，不管賭得大小，只要有賭，就會顯得特別緊張興奮。有的來湊熱鬧，做生意，也有的是想來看看這兩位名劍客轟動一時的決戰。

可惜黃鶴樓四面警衛森嚴，根本不容閒人走進。因為柳輕侯特別聲明，他的劍不是給人看的，他的劍法也不是給人看的，他拔劍出手是為了決勝負，決生死。

子時已過，柳輕侯居然還沒有來。

他一向有遲到的習慣，他從不等人，卻總是喜歡要別人等他。

●　●

一艘華麗的畫舫終於靠上渡頭，船艙中花香鬢影，絲竹管弦不絕。

柳輕侯終於出現，一襲輕羅衫、一束黃金帶，蒼白的臉色在燈光下看來就如死人。他卻引以為傲，這是貴族特有的顏色。

一個需要勞苦奔波辛勤工作的人，怎麼會有這麼樣一張蒼白的臉。

他的身上香氣濃烈，很多波斯胡賈，經常不斷的為他送去各式價值昂貴的香精，他認為能夠終年不洗澡，也是貴族的特權。

岸上每個人的注意力都已集中在他身上，看到那柄巨大的金劍，沒有人再注意到他那幼女般纖弱的身材。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題字/劉平衡■十八之十四

短刀集

賭局

禿鷹好像根本不知道，這隻雞腿就好像是一位老太太用筷子挾過來給他的，他隨隨便便的一接下就開始啃，嘴裡還在喃喃的說：

「張八爺，你真有點門道，平時看你總是在吃虧，誰知你是在扮豬吃老虎，這就難怪財神要談生意時，總是派你出馬了。」

二哥冷笑：「只可惜偶爾他也有不姓張姓王的時候。」

「你呢？」禿鷹問他：「貴姓？」

「關。」

「關二？」禿鷹又問：「關西關二？」

「就是我。」

禿鷹忽然大笑：「想不到關西關二也是個財神。」

關二也大笑：「我關二少年為盜，縱橫天下，天下人的錢財，俱是我囊中物，我不是財神，誰是財神？」

他也問禿鷹：

「你呢，貴姓？」

「卜。」

「卜？」關二動容：「卜鷹？」

「是的。」

關二忽然箕坐而起，一雙眼睛裡精光暴射，刀鋒般劃過他的臉。

「你久在關外，怎麼來了？」

「我要來就來，要去就去，誰管得著？」

「這次你來幹什麼？」

「來送喜訊的，」卜鷹又在微笑：「你們押在賭局裡的第二筆賭注五十萬兩，已經有人接了。現在的盤口是以三博一，薛滌纓若是不死，就算你們勝了，只是還有一百萬兩的賺頭。」

張八爺動顏色，忍不住問：

「是誰有這麼大的手筆，肯接下這一注？」

「我。」

金劍黃鶴

四月十五，子夜，有月，圓月。

黃鶴樓下一片燈火輝煌，不但岸上擠滿了人，江邊也遍布船隻，其中大部分當然都是江湖人。可是也有賣麥食冷酒的小販，和濃粧豔抹，扶著個頭，故作貴婦狀的「生意女人」。

這些人裡有的下了注，不管賭得大小，只要有賭，就會顯得特別緊張興奮。有的來湊熱鬧，做生意，也有的是想來看看這兩位名劍客轟動一時的決戰。

可惜黃鶴樓四面警衛森嚴，根本不容閒人走進。因為柳輕侯特別聲明，他的劍不是給人看的，他的劍法也不是給人看的，他拔劍出手是為了決勝負，決生死。

子時已過，柳輕侯居然還沒有來。

他一向有遲到的習慣，他從不等人，卻總是喜歡要別人等他。

● ●

一艘華麗的畫舫終於靠上渡頭，船艙中花香鬢影，絲竹管弦不絕。

柳輕侯終於出現，一襲輕羅衫、一束黃金帶，蒼白的臉色在燈光下看來就如死人。他卻引以為傲，這是貴族特有的膚色。

一個需要勞苦奔波辛勤工作的人，怎麼會有這麼樣一張蒼白的臉。

他的身上香氣濃烈，很多波斯胡賈，經常不斷的為他送去各式價值昂貴的香精，他認為能夠終年不洗澡，也是貴族的特權。

岸上每個人的注意力都已集中在他身上，看到那柄巨大的金劍，沒有人再注意到他那幼女般纖弱的身材。

■文/古龍■題字/劉平衡■挿圖/黃憲鐘

短刀集

賭局

黃鶴樓上燈火通明，薛大先生無疑已經先來了[illegible]正在等著他。等人總難免焦躁，焦躁就難免心亂。

在決戰之前，讓對方等他半個時辰，也是他的戰略之一。

他對自己所有一切的安排都覺得很滿意。

● ●

人群中有人在大聲叫嚷：

「連西門吹雪和葉孤城昔日在紫金城的那一戰，都讓人去看，你為什麼不讓人看？」

「我不是西門吹雪，薛先生也不是葉孤城。」柳輕侯居然回答：「他們的劍法變幻多端，他們那一戰千變萬化、奇妙難測，我們這一戰只不過是決生死、賭勝負而已，也許只不過是剎那間的事。」

「你有把握在一剎那間取勝？」

柳輕侯考慮了一下，才淡淡的說：「生死勝負，本來就不是絕對的，有時雖勝猶敗，有時雖死猶生，有些人雖然活著，卻跟死人一樣。」

他慢慢的接著說：「恐怕這地方就有很多這樣的人。」

● ●

柳輕侯終於上了黃鶴樓，面對薛滌纓。這是他們第一次相見，很可能也是最後一次。

兩個人互相凝視了很久才開口。

在這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相見中，這兩位當代的名劍客都只說了一個個字：「請。」

● ●

生死呼吸，間不容髮，致命的一擊已將出手，還有什麼好說的？

誰是贏家

黃鶴樓下，萬頭仰視。在這一瞬間，每個人對樓上這兩個人的生死勝負都似乎比對自己的生死更關心。

黃鶴樓上，風聲驟起，燈光也隨之明滅閃動不定。

忽然間，一陣勁風呼嘯，一道金光破窗而出，宛如經天長虹，飛越江岸，遠遠的落入江心。

● ●

江心中的水花與漣漪很快就平息，黃鶴樓上的燈光也漸漸恢復明亮。

江水樓頭，一片安靜，彷彿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呀」的一聲，一扇窗戶開了，出現一條人影，纖弱的身子，蒼白的臉，一雙眼睛亮如寒星。

——金劍雖然已化作黃鶴飛去，人卻仍在。

薛滌纓呢？

水花四濺，大眾悚然。「這是柳輕侯的金劍，一定是的。」現在金劍脫手，黃鶴般飛去，柳輕侯這一戰莫非已敗了？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十六之十五

■文／古龍■題字／劉平衡■插圖／黃憲鐘

短刀集

賭局

黃鶴樓上燈火通明，薛大先生無疑已經先來了，正在等著他。等人總難免焦躁，焦躁就難免心亂。

在決戰之前，讓對方等他半個時辰，也是他的戰略之一。

他對自己所有一切的安排都覺得很滿意。

● ●

人群中有人在大聲叫嚷：

「連西門吹雪和葉孤城昔日在紫金城的那一戰，都讓人去看，你為什麼不讓人看？」

「我不是西門吹雪，薛先生也不是葉孤城。」柳輕侯居然回答：「他們的劍法變幻多端，他們那一戰千變萬化、奇妙難測，我們這一戰只不過是決生死、賭勝負而已，也許只不過是剎那間的事。」

「你有把握在一剎那間取勝？」

柳輕侯考慮了一下，才淡淡的說：「生死勝負，本來就不是絕對的，有時雖勝猶敗，有時雖死猶生，有些人雖然活著，卻跟死人一樣。」

他慢慢的接著說：「恐怕這地方就有很多這樣的人。」

● ●

柳輕侯終於上了黃鶴樓，面對薛滌纓。這是他們第一次相見，很可能也是最後一次。

兩個人互相凝視了很久才開口。在這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相見中，這兩位當代的名劍客都只說了一個個字：「請。」

● ●

生死呼吸，間不容髮，致命的一擊已將出手，還有什麼好說的？

誰是贏家

黃鶴樓下，萬頭仰視。在這一瞬間，每個人對樓上這兩個人的生死勝負都似乎比對自己的生死更關心。

黃鶴樓上，風聲驟起，燈光也隨之明滅閃動不定。

忽然間，一陣勁風呼嘯，一道金光破窗而出，宛如經天長虹，飛越江岸，遠遠的落入江心。

水花四濺，大眾悚然。

「這是柳輕侯的金劍，一定是的。」

現在金劍脫手，黃鶴般飛去，柳輕侯這一戰莫非已敗了？

● ●

江心中的水花與漣漪很快就平息，黃鶴樓上的燈光也漸漸恢復明亮。

江水樓頭，一片安靜，彷彿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呀」的一聲，一扇窗戶開了，出現一條人影，纖弱的身子，蒼白的臉，一雙眼睛亮如寒星。

——金劍雖然已化作黃鶴飛去，人卻仍在。

薛滌纓呢？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題字／劉平衡

■十六之十六

短刀集

賭局

薛滌纓已倒下，掌中的刀仍在，臉色安詳而平靜，身上的衣衫也沒有凌亂，只不過後頸上多了一雙漆黑的指印。

卜鷹、左黃衫，一致的結論是：

「薛大先生已經走了。」

決戰雖已結束，能上樓來的也只有寥寥幾人，這句話當然是對關二說的。

關二很乾脆：

「薛滌纓死，我們輸了，那五十萬已經是你的。」他還是忍不住要問：「那時你怎麼敢賭他死？我本來以為你已輸定了。」

卜鷹沒有直接回答，只慢慢的說：

「生有一種特別的味道，只有兀鷹才嗅得出。」

左黃衫忽然說：「薛滌纓的死，只不過是借柳輕侯的劍來兵解而已。」

「兵解」是道家語，也是一種成道的方法。

「其實他早已有了不治的病。」左黃衫說：「使劍者死於劍，正如兵解，求仁得仁，所以他死得很平靜，我也心安。」

「不治的病？」關二問：「病在那裡？」

「在肝。」

「他本來就已有了不治的肝疾？」

「是的。」左黃衫說：「所以薛和並沒有出賣他，所以薛和還活著。」

關二慢慢的轉過身，瞪著張八。張八勉強在笑，雖然不敢開口，意思卻很明顯：

「不管怎麼樣，那一注我們總算贏了。」

薛滌纓死，柳輕侯勝，那一注財神當然贏了，奇怪的是，卜鷹卻偏偏還要問柳：

「這一戰你是勝是敗？」

「你說的是那一面？」

「我說的是劍。」賭局和財神下的賭注，決勝的項目本來就是劍。

柳輕侯的回答令人失色。

「若是論劍，當然是我敗了，我的金劍被絞出，脫手飛去時，論劍我就已敗了。」他說：「若論決生死，卻是我勝。」

他悠悠然的說：「你們賭的是劍，我賭的卻是生死。薛滌纓是以人馭劍，以劍博勝，我卻是用劍的變化震動來帶動我的身法變化，我的人輕劍急，劍身一震，我已變招無數，我的劍脫手時，對方心神必有疏忽，背後氣力也顧不到了，那時也正是我一擊致命時。」

最後他的結論是：

「所以別人是以人馭劍，以劍馭敵，我卻是以劍馭人、以人殺人」柳輕侯說：「只要敵亡我存，劍的勝負都無妨，人在戰陣，賭的本來就是生死。」

「所以論劍，是你敗了。」

「是的。」

●　●

圓月當空，柳輕侯的人也已穿窗而出，凌空輕折，其變化的曼妙奇絕，的確就好像是名家手中劍的變化一樣。

人劍俱杳，管弦迷絕，夜更深了。

黃鶴樓頭，忽然變得只剩下兩個人，一個陶二，一個卜鷹，一個贏家，一個輸家。

兩個人六罈酒，月將落，酒已盡，陶二眼色迷離，喃喃的說：

「卜鷹，你記住，總有一天，我要贏你。」

可是卜鷹已不見了，只聽得雲水蒼茫的煙波遠處，隱約有狂笑聲傳來：

「生死勝負一彈指，誰是贏家，我也不是，天地間真正的贏家早已死光了。」

（全文完）

萬象系列 武俠精選

文／古龍 題字／劉小衡

十六之十六

短刀集

賭局

薛滌纓已倒下，掌中的刀仍在，臉色安詳而平靜，身上的衣衫也沒有凌亂，只不過後頸上多了一雙漆黑的指印。

卜鷹、左黃衫，一致的結論是：

「薛大先生已經走了。」

決戰雖已結束，能上樓來的也只有寥寥幾人，這句話當然是對關二說的。

關二很乾脆：

「薛滌纓死，我們輸了，那五十萬已經是你的。」他還是忍不住要問：「那時你怎麼敢賭他死？我本來以為你已輸定了。」

卜鷹沒有直接回答，只慢慢的說：

「生有一種特別的味道，只有兀鷹才嗅得出。」

左黃衫忽然說：「薛滌纓的死，只不過是借柳輕侯的劍來兵解而已。」

「兵解」是道家語，也是一種成道的方法。

「其實他早已有了不治的病。」左黃衫說：「使劍者死於劍，正如兵解，求仁得仁，所以他死得很平靜，我也心安。」

「不治的病？」關二問：「病在那裡？」

「在肝。」

「他本來就已有了不治的肝疾？」

「是的。」左黃衫說：「所以薛和並沒有出賣他，所以薛和還活著。」

關二慢慢的轉過身，瞪著張八。張八勉強在笑，雖然不敢開口，意思卻很明顯：

「不管怎麼樣，那一注我們總算贏了。」

薛滌纓死，柳輕侯勝，那一注財神當然贏了，奇怪的是，卜鷹卻偏偏還要問柳：

「這一戰你是勝是敗？」

「你說的是那一面？」

「我說的是劍。」賭局和財神下的賭注，決勝的項目本來就是劍。

柳輕侯的回答令人失色。

「若是論劍，當然是我敗了，我的金劍被絞出，脫手飛去時，論劍我就已敗了。」他說：「若論決生死，卻是我勝。」

他悠然而說：「你們賭的是劍，我賭的卻是生死。薛滌纓是以人馭劍，以劍博勝，我卻是用劍的變化震動來帶動我的身法變化，我的人輕劍急，劍身一震，我已變招無數，我的劍脫手時，對方心神必有疏忽，背後氣力也顧不到了，那時也正是我一擊致命時。」

最後他的結論是：

「所以別人是以人馭劍，以劍制敵，我卻是以劍馭人、以人殺人。」柳輕侯說：「只要敵亡我存，劍的勝負都無妨，人在戰陣，賭的本來就是生死。」

「所以論劍，是你敗了。」

「是的。」

● ●

圓月當空，柳輕侯的人也已穿窗而出，凌空輕折，其變化的曼妙奇絕，的確就好像是名家手中劍的變化一樣。

人劍俱杳，管弦遂絕，夜更深了。

黃鶴樓頭，忽然變得只剩下兩個人，一個陶二，一個卜鷹，一個贏家，一個輸家。

兩個人六罈酒，月將落，酒已盡，陶二眼色迷離，喃喃的說：

「卜鷹，你記住，總有一天，我要贏你。」

可是卜鷹已不見了，只聽得雲水蒼茫的煙波遠處，隱約有狂笑聲傳來：

「生死勝負一彈指，誰是贏家，我也不是，天地間真正的贏家早已死光了。」

（全文完）

萬象系列
武俠精粹
文／古龍
插圖／黃憲鐘
十八之一

短刀集

狼牙

[illegible]的人都知道，江湖中有[illegible]，不但接受各式各樣千[illegible]，而且接受各種賭注。[illegible]中，主持這種賭局的，是兩位老先生和一位老太太，行蹤詭祕，潛力雄厚，而且都有一種對賭局極好奇與冒險的特性。現在大家才知道，其中有一位老先生並不如人們想像中那麼老，不但能夠時常做出一些別人做不到的事，甚至還能夠時常做到[illegible]心。[illegible]人的精力充沛，活動的力量更大得令人吃驚。至於他的武功深淺，知道的人倒不多，因為他能夠不出手的時候，是絕不會出手的。正如他能夠坐下的時候，絕不站著；能夠喝酒的時候，絕不喝水。

這個人就是卜鷹。

一個人如果沒有對手，活在世上也無趣得很，卜鷹活得很有趣，他有個很有趣的對手，關西關二關玉門。「生裂虎豹關玉門」，生撕活人，如兒撕紙。

這一次他們又賭上了，賭注是一顆充滿了神祕傳奇的狼牙。

狼在火上

荒山、夜星、晴、冷。

一條禿頂如鷹的大漢，斜倚在山坡旁的一塊青石上，穿一件寬大柔軟的黑袍，赤足、麻鞋、一雙眼睛比夜星還亮，正釘著面前的一堆火。火焰閃動，火上架著鐵枝；鐵枝上穿著一隻也不知是牛是羊的牲口，已經快烤熟了，焦香四溢，山坡後都一定可以聞得到。

山坡後果然有人聞到了。一條高大魁偉，卻瘦骨支離，好像瘦得只剩下皮包骨頭一樣的漢子，從山坡後轉了出來。

「卜鷹。」

他非但走不穩，連站好像都站不穩，可是卜鷹這兩個字說出口，忽然間他就已從二三十丈外到了火堆前。看見火上的肉，他的眼睛也發出了光。他眼中的光也比夜星還亮。

「你烤的這不是羊。」

「這本來就不是。」

卜鷹懶洋洋靠在石頭上，用一把刷子，從一個桶裡沾著也不知是用什麼東西調成的作料，一刷子一刷子，很仔細很仔細的往肉上刷。焦油滴在火焰裡，必剝必剝的響。

有風，火更大，肉更香。卜鷹說：

「沒有人說這是羊，這裡不是吃羊的地方。」

病漢皺起兩條濃眉，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臉上忽然露出種非常奇怪的表情。

「這是狼。」

「對了。」卜鷹眼中有笑意，「關二全身都是病，鼻子總算還沒有病。」

「狼肉太粗，不好吃。」關二說。

「對。」

「我只要一半，狼臉子和眼珠也得歸我。」

卜鷹笑了。「狼肉太粗，狼肉不好吃，你為什麼還要吃一半？」

「我要吃的不是狼肉。」關二說：「我要吃的是鄉思。」

「鄉思？」

關二的目光在遠方，在夜空中，在夜星上，他的心卻在夜星下某一個地方。

「昔年在關外，關二猶少年，一夜去殺賊，斬首四十六。」

「殺得好，好痛快。」

「那一夜，我把一柄百煉鋼刀的刀鋒都砍捲了，四更後，腹如雷鳴，餓得簡直可以吃下一匹馬。」

「那裡沒有馬。」

「所以我就抓住了一隻狼，活生生撕成兩半，就像你這樣放在火上烤。」關二說：「不到一個時辰，我就把那隻狼吃得精光。」

「吃得好，好痛快。」

「直到如今，我想起那一夜的事，還是會覺得食指大動，也不知是想殺賊，還是想吃狼。」

卜鷹又笑了。

「這裡狼倒是有一隻，而且是現烤好了的，只可惜跟你一點關係也沒有，它吃不了你，你也吃不了它。」

「為什麼？」

「因為這隻狼是我的，從頭到尾都是我的，從狼臉子到狼屁股都是我的。」

「你能吃得下？」

「吃不下。」

「你不能分一半給我？」

「不能。」

「你什麼時候變得如此小氣的？」

「現在。」

短刀集

狼牙

某些消息特別靈通的人都知道，江湖中有一個神祕的賭局，不但接受各式各樣千奇百怪的賭局，而且接受各種賭注。

在傳說中，主持這賭局的，是兩位老先生和一位老太太，行蹤詭祕，潛力雄厚，而且還有一種頑童般好奇與冒險的特性。

現在大家才知道，其中有一位老先生並不如人們想像中那麼老，不但能夠時常做出一些別人做不到的事，甚至還能夠時常得到少女的歡心。

這個人的精力充沛，活動的力量更大得令人吃驚。至於他的武功深淺，知道的人倒不多，因為他能夠不出手的時候，是絕不會出手的。正如他能夠坐下的時候，絕不站著；能夠喝酒的時候，絕不喝水。

這個人就是卜鷹。

一個人如果沒有對手，活在世上也無趣得很，卜鷹活得很有趣，他有個很有趣的對手，關西關二關玉門。「生裂虎豹關玉門」，生撕活人，如兒撕紙。

這一次他們又賭上了，賭注是一顆充滿了神祕傳奇的狼牙。

荒山、夜星、晴、冷。

一條禿頂如鷹的大漢，斜倚在山坡旁的一塊青石上，穿一件寬大柔軟的黑袍，赤足、麻鞋、一雙眼睛比夜星還亮，正釘著面前的一堆火。火焰閃動，火上架著鐵枝；鐵枝上穿著一隻也不知是牛是羊的牲口，已經快烤熟了，焦香四溢，山坡後都一定可以聞得到。

山坡後果然有人聞到了。一條高大魁偉，卻瘦骨支離，好像瘦得只剩下皮包骨頭一樣的漢子，從山坡後轉了出來。

「卜鷹。」

他非但走不穩，連站好像都站不穩，可是卜鷹這兩個字說出口，忽然間他就已從二三十丈外到了火堆前。看見火上的肉，他的眼睛也發出了光。他眼中的光也比夜星還亮。

「你烤的這不是羊。」

「這本來就不是。」

卜鷹懶洋洋靠在石頭上，用一把刷子，從一個桶裡沾著也不知是用什麼東西調成的作料，一刷子一刷子，很仔細很仔細的往肉上刷。焦油滴在火焰裡，必剝必剝的響。

有風，火更大，肉更香。卜鷹說：

「沒有人說這是羊，這裡不是吃羊的地方。」

病漢皺起兩條濃眉，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臉上忽然露出種非常奇怪的表情。

「這是狼。」

「對了。」卜鷹眼中有笑意，「關二全身都是病，鼻子總算還沒有病。」

「狼肉太粗，不好吃。」關二說。

「對。」

「我只要一半，狼臉子和眼珠也得歸我。」

卜鷹笑了。「狼肉太粗，狼肉不好吃，你為什麼還要吃一半？」

「我要吃的不是狼肉。」關二說：「我要吃的是鄉思。」

「鄉思？」

關二的目光在遠方，在夜空中，在夜星上，他的心卻在夜星下某一個地方。

「昔年在關外，關二猶少年，一夜去殺賊，斬首四十六。」

「殺得好，好痛快。」

「那一夜，我把一柄百煉鋼刀的刀鋒都砍捲了，四更後，腹如雷鳴，餓得簡直可以吃下一匹馬。」

「那裡沒有馬。」

「所以我就抓住了一隻狼，活生生撕成兩半，就像你這樣放在火上烤。」關二說：「不到一個時辰，我就把那隻狼吃得精光。」

「吃得好，好痛快。」

「直到如今，我想起那一夜的事，還是會覺得食指大動，也不知是想殺賊，還是想吃狼。」

卜鷹又笑了。

「這裡狼倒是有一隻，而且是現烤好了的，只可惜跟你一點關係也沒有，它吃不了你，你也吃不了它。」

「為什麼？」

「因為這隻狼是我的，從頭到尾都是我的，從狼臉子到狼屁股都是我的。」

「你能吃得下？」

「吃不下。」

「你不能分一半給我？」

「不能。」

「你什麼時候變得如此小氣的？」

「現在。」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十八之二

短刀集

狼牙

「現在你為什麼要變？」

「因為現在我心裡有點不舒服，而且還有一點緊張。」卜鷹說。

「緊張？」關二很詫異。「身經百戰，也不知道出生入死過多少次的卜鷹也會緊張？」

卜鷹嘆了口氣。「每當我知道有人來殺我的時候，我就會覺得緊張，我一緊張，就想吃，所以我才會去弄來這一隻狼。」

關二也笑了。

「我也一樣，一緊張就想吃。」他說：「可是你現在已經可以不必緊張了。」

「為什麼？」

「因為我，我關西關二，既然吃了你的狼，就不能看著別人來殺你。」

「你吃了我的狼，就替我殺賊？」

「是的。」

關二大笑。「吃狼殺賊，一併舉行，三十年前雄風又起，人生至此，不亦快哉。」

卜鷹卻在嘆息。「只可惜今夜來的人沒有四十六。」

來的只有四個人。

四個人是從四個不同方向來的，年紀不同、衣著不同，相貌當然更不同。奇怪的是，這四個不同的人卻有一種很特別的相同之處。

四個人看起來都很沉靜，連一點火氣都沒有。在這種春寒料峭的晚上，在這種四野無人的山區裡，他們忽然出現，居然就好像在風和日麗的日子到郊外去散步、到人家去做客一樣。

難道他們就是來殺人的人？

●●

關二已經撕下條狼腿，正在開懷大嚼，看見這四個人才喃喃的說：「三萬五千兩、三萬七千五百兩、三萬兩千兩、四萬兩。」他問卜鷹：「一共是多少？」

「十四萬四千五百。」

「不便宜，不便宜。」

「什麼不便宜？」

「這四個都不便宜，很可能比那四十六個都貴一點。」

「哦？」

「屠殺狗三萬五千兩、金老二三萬七千五百兩、王斷三萬兩千兩、蕭玉人四萬兩，江湖中身價最貴的殺手，居然一下子來了四位。」關二嘆了口氣：「想不到居然有人肯花這麼多金子來殺你。」

「是金子？還是銀子？」

黑暗中來的四個人，有一個突然冷笑。「如果是銀子，這麼一點只配殺狗。」

關二把狼腿上的最後一點肉啃光，才嘆息的搖頭：「就算是金子，這麼一點，也不配殺我。」

「殺你？」金老二道：「為什麼要殺你？」

「要殺小鷹，就得先殺我。」

站在最遠的蕭玉人忽然開口：「不行，這個人殺不得。」

「為什麼？」

「殺了他連一兩銀子都沒有人付。」

關二大笑。

「蕭婆婆果然名不虛傳，沒有錢賺的生意，絕對不做。」

他的笑聲突然停住，慢吞的站起來，整個人就好像被風一吹就要散了的樣子，一雙眼睛卻亮如刀鋒，刀鋒般劃在蕭玉人的臉上。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十八之二

狼牙

短刀集

「現在你為什麼要變？」

「因為現在我心裡有點不舒服，而且還有一點緊張。」卜鷹說。

「緊張？」關二很詫異。「身經百戰，也不知道出生入死過多少次的卜鷹也會緊張？」

卜鷹嘆了口氣。「每當我知道有人來殺我的時候，我就會覺得緊張，我一緊張，就想吃，所以我才會去弄來這一隻狼。」

關二也笑了。

「我也一樣，一緊張就想吃。」他說：「可是你現在已經可以不必緊張了。」

「為什麼？」

「因為我，我關西關二，既然吃了你的狼，就不能看著別人來殺你。」

「你吃了我的狼，就替我殺賊？」

「是的。」

關二大笑。「吃狼殺賊，一併舉行，三十年前雄風又起，人生至此，不亦快哉。」

卜鷹卻在嘆息。「只可惜今夜來的人沒有四十六。」

來的只有四個人。

四個人是從四個不同方向來的，年紀不同、衣著不同，相貌當然更不同。奇怪的是，這四個不同的人卻有一種很特別的相同之處。

四個人看起來都很沉靜，連一點火氣都沒有。在這種春寒料峭的晚上，在這種四野無人的山區裡，他們忽然出現，居然就好像在風和日麗的日子到郊外去散步、到人家去做客一樣。

難道他們就是來殺人的人？

●●

關二已經撕下條狼腿，正在開懷大嚼，看見這四個人才喃喃的說：「三萬五千兩、三萬七千五百兩、三萬兩千兩、四萬兩。」他問卜鷹：「一共是多少？」

「十四萬四千五百。」

「不便宜，不便宜。」

「什麼不便宜？」

「這四個都不便宜，很可能比那四十六個都貴一點。」

「哦？」

「屠殺狗三萬五千兩、金老二三萬七千五百兩、王斷三萬兩千兩、蕭玉人四萬兩，江湖中身價最貴的殺手，居然一下子來了四位。」關二嘆了口氣：「想不到居然有人肯花這麼多金子來殺你。」

「是金子？還是銀子？」

黑暗中來的四個人，有一個突然冷笑。「如果是銀子，這麼一點只配殺狗。」

關二把狼腿上的最後一點肉啃光，才嘆息的搖頭：「就算是金子，這麼一點，也不配殺我。」

「殺你？」金老二道：「為什麼要殺你？」

「要殺小鷹，就得先殺我。」

站在最遠的蕭玉人忽然開口：「不行，這個人殺不得。」

「為什麼？」

「殺了他連一兩銀子都沒有人付。」

關二大笑。

「蕭婆婆果然名不虛傳，沒有錢賺的生意，絕對不做。」

他的笑驟然停住，慢吞的站起來，整個人就好像被風一吹就要散了的樣子，一雙眼睛卻亮如刀鋒，刀鋒般劃在蕭玉人的臉上。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文／古龍■十八之三

■插圖／黃憲鐘

狼牙

短刀集

「只可惜這一次你們不殺我，我也要殺你。」

蕭玉人淡淡的笑了：「你以為殺人是這麼容易的事？」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已經有三個人出手了。

前面的三個人。

● ●

刀、札刀、匕首。

三個人用的都是很普通的兵器，卻都是殺人的利器。

三個人的態度本來都很沉靜，可是一出手。就好像變成了三條毒蛇。

三個人攻擊的目標，仍然不是關二，而是卜鷹。

卜鷹沒有動，動的是關二。

● ●

關二一動，單刀折、匕首落，一把三尺九寸長的札刀，在一剎那間竟然被拗成了十三節；兩條瘦而健韌的手臂，已經被活生生撕了下來。

就好像大姑娘喜歡撕綢緞，小孩兒喜歡撕彩紙一樣。關二喜歡撕人。

他撕的不是面前三個人，而是站得最遠的，那個值四萬兩的蕭玉人。

血光飛濺，在夜色中看來並不鮮豔，卻使得那條被撕下來凌空飛起的手臂，看來更詭異可怕。

前面三個人兵器已失。銳氣已折、殺氣已滅，人已僵住。

「啪、啪、啪。」

卜鷹在鼓掌。掌聲三響，他的人已忽然從原地滑開三尺。

因為就在這一剎那間，忽然有一把雪亮的劍自地下穿出。

卜鷹若不動，這把劍此刻就已經從他的股刺入。穿透他的腎和肝臟。

● ●

這一着才是真正的殺手，本來已經算準了一擊必中，必死無救。

關二大喝：

「好，這一劍二十萬！」

喝聲中，他那蠟黃枯瘦的大手已經抓入地下，把一個人活生生的提了出來。

火光閃動，就在這一瞬間，這個病骨支離一吹就散的大漢，竟像是忽然變成了一個來自太古窮荒的兇神惡鬼。

狼牙

短刀集

「只可惜這一次你們不殺我，我也要殺你。」

蕭玉人淡淡的笑了：「你以為殺人是這麼容易的事？」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已經有三個人出手了。

前面的三個人。

●●

刀、札刀、匕首。

三個人用的都是很普通的兵器，卻都是殺人的利器。

三個人的態度本來都很沉靜，可是一出手。就好像變成了三條毒蛇。

三個人攻擊的目標，仍然不是關二，而是卜鷹。

卜鷹沒有動，動的是關二。

●●

關二動，單刀折、匕首落，一把三尺九寸長的札刀，在一刹那間竟然被拗成了十三節；兩條瘦而健韌的手臂，已經被活生生撕了下來。

就好像大姑娘喜歡撕綢緞，小孩兒喜歡撕彩紙一樣。關二喜歡撕人。

他撕的不是面前三個人，而是站得最遠的，那個值四萬兩的蕭玉人。

血光飛濺，在夜色中看來並不鮮豔，卻使得那條被撕下來凌空飛起的手臂，看來更詭異可怕。

前面三個人兵器已失。銳氣已折、殺氣已滅，人已僵住。

「啪、啪、啪。」

卜鷹在鼓掌。掌聲三響，他的人已忽然從原地滑開三尺。

因為就在這一剎那間，忽然有一把雪亮的劍自地下穿出。

卜鷹若不動，這把劍此刻就已經從他的股刺入。穿透他的腎和肝臟。

●●

這一著才是真正的殺手，本來已經算準了一擊必中，必死無救。

關二大喝：

「好，這一劍二十萬！」

喝聲中，他那蠟黃枯瘦的大手已經抓入地下，把一個人活生生的提了出來。

火光閃動，就在這一瞬間，這個病骨支離一吹就散的大漢，竟像是忽然變成了一個來自太古窮荒的兇神惡鬼。

■挿圖／黃憲鐘

狼牙

短刀集

人無數，別人要來殺我，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又何必太計較？」

「好，憑你這句話，當浮三大白。」

「我不跟你喝酒。」

「為什麼？」

「你吃得太多，影響我的酒興。」卜鷹道：「你好像永遠都吃不飽，你是不是有病？」

關二大笑。

一隻狼居然已經快被他幹光了，只剩下一顆狼頭還完整。

關二以一把解腕尖刀挑起狼頭，卜鷹忽然出手如電，從狼口裡拔出一樣東西來，在暝色中閃閃發光。

「這是什麼？」關二問。

「是牙，狼牙。」卜鷹說：「狼臉子和眼睛都是你的，這顆狼牙當歸我。」

「羊日夜嚼草，狼日夜嚎叫，所以狼臉子也和羊臉子一樣，經久耐咬，都是下酒的好東西；狼眼子也和羊眼子一樣，別有異味。」關二問：「狼牙呢？狼牙有什麼用？難道你要把狼牙裝上去咬人？」

卜鷹不答，只把那顆狼牙給關二看了看。

這顆從狼嘴裡拔出來的牙居然好像是像牙，四面鑲金，做得極精緻，金邊上刻著一個極小的字：

「蕭」

傳說

代號：人蛇。

姓名：不詳。

擅長：掩護、穿地、易容、縮骨、脫身、治毒、暗器、暗殺。

身價：黃金二十萬兩。

紀錄：行刺三十一次，成功二十七次，無功而退四次。

失手：無。

●●

「這樣的紀錄，賭局裡一定也有一份。」

「好像有。」

「近三年來，聽說他已經被列為十大殺手之一。」

「好像是的。」卜鷹說。

「那麼你為什麼不問清楚是誰派他來殺你的？為什麼要放他走？」

卜鷹笑了笑：「我縱橫江湖二十年，殺

萬象系列 武俠精粹

文／古龍 十八之四

短刀集

狼牙

傳說

代號：人蛇。

姓名：不詳。

擅長：掩護、穿地、易容、縮骨、脫身、治毒、暗器、暗殺。

身價：黃金二十萬兩。

紀錄：行刺三十一次，成功二十七次，無功而退四次。

失手：無。

●●

「這樣的紀錄，賭局裡一定也有一份。」

「好像有。」

「近三年來，聽說他已經被列為十大殺手之一。」

「好像是的。」卜鷹說。

「那麼你為什麼不問清楚是誰派他來殺你的？為什麼要放他走？」

卜鷹笑了笑：「我縱橫江湖二十年，殺人無數，別人要來殺我，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又何必太計較？」

「好，憑你這句話，當浮三大白。」

「我不跟你喝酒。」

「為什麼？」

「你吃得太多，影響我的酒興。」卜鷹道：「你好像永遠都吃不飽，你是不是有病？」

關二大笑。

一隻狼居然已經快被他幹光了，只剩下一顆狼頭還完整。

關二以一把解腕尖刀挑起狼頭，卜鷹忽然出手如電，從狼口裡拔出一樣東西來，在曙色中閃閃發光。

「這是什麼？」關二問。

「是牙，狼牙。」卜鷹說：「狼臉子和眼睛都是你的，這顆狼牙當歸我。」

「羊日夜嚼草，狼日夜嚎叫，所以狼臉子也和羊臉子一樣，經久耐咬，都是下酒的好東西；狼眼子也和羊眼子一樣，別有異味。」關二問：「狼牙呢？狼牙有什麼用？難道你要把狼牙裝上去咬人？」

卜鷹不答，只把那顆狼牙給關二看了看。

這顆從狼嘴裡拔出來的牙居然好像是象牙，四面鑲金，做得極精緻，金邊上刻著一個極小的字：

「蕭」

■文／古龍■十八之五

狼牙

短刀集

關二聳然動容。

江湖傳言，都知道昔年名滿天下的蕭十一郎和狼之間有一種奇特而深厚的感情。

蕭十一郎是個孤兒，從小流浪在荒山曠野間，生活得也像一隻狼一樣，飢餓、孤獨、寒冷、得不到一點同情和溫暖，所以他能深切了解狼的痛苦。

狼和羊一樣，也有生命，也有求生的慾望，也要活下去，也要吃，可是狼牙如果折斷了，往往就會活活的餓死。

所以蕭十一郎經常到荒山中去尋找這樣的餓狼，用一種學自波斯醫術的技巧為狼群修補殘缺的牙齒。

這一類的故事，一向只不過是有關蕭十一郎許多種神奇的傳說之一而已。

可是現在關二已經知道這不僅是傳說了。

「狼牙歸你是應該的。」關二問卜鷹：「可是這一顆狼牙你能不能割愛？」

「不能。」

「我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跟你換？」

「沒有。」

「我有沒有法子令你改變主意？」

「沒有。」

關二嘆氣。就在這時候，山坡下忽然傳來一陣陣喊鏢的聲音。

喊鏢的趟子手中氣充足，聲音嘹亮。

「四平八穩，天下太平。」

天已經亮了，四月的春陽已有暖意。

一行鏢隊自前面的道路上，行經山坡。

十六個趟子手，衣履鮮明；四位鏢師，鮮衣怒馬；十二輛鏢車，油漆嶄新，走過時，路上留下很深的車轍輪印，顯得車子裡載的鏢分量十分重。

十二輛鏢車，二十四面鏢旗，杏黃緞子面，鮮紅的四個大字：

「天下太平」

●●

這是多大的口氣。

保鏢的人，如果真的能走遍天下都太平無事，那就不是保鏢，而是奇蹟了。

再看走在最後面押鏢的總鏢頭，更會覺得這四個字很荒唐無稽。

這總鏢頭三四十歲，一百三四十斤，不騎馬，不跨車轅，連轎子都不坐，卻坐在一張特大號的太師椅上，使八條精壯的大漢抬著，身上穿一件鮮紅的緞子長袍，前後胸分別繡著四個杏黃的大字。

前面是：「諸葛太平」

後面是：「天下太平」

■插圖／黃憲鐘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十八之五

短刀集

狼牙

關二聳然動容。

江湖傳言，都知道昔年名滿天下的蕭十一郎和狼之間有一種奇特而深厚的感情。

蕭十一郎是個孤兒，從小流浪在荒山曠野間，生活得也像一隻狼一樣，飢餓、孤獨、寒冷、得不到一點同情和溫暖，所以他能深切了解狼的痛苦。

狼和羊一樣，也有生命，也有求生的慾望，也要活下去，也要吃，可是狼牙如果折斷了，往往就會活活的餓死。

所以蕭十一郎經常到荒山中去尋找這樣的餓狼，用一種學自波斯醫術的技巧為狼群修補殘缺的牙齒。

這一類的故事，一向只不過是有關蕭十一郎許多種神奇的傳說之一而已。

可是現在關二已經知道這不僅是傳說了。

「狼牙歸你是應該的。」關二問卜鷹：「可是這一顆狼牙你能不能割愛？」

「不能。」

「我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跟你換？」

「沒有。」

「我有沒有法子令你改變主意？」

「沒有。」

關二嘆氣。就在這時候，山坡下忽然傳來一陣陣喊鏢的聲音。

喊鏢的趟子手中氣充足，聲音嘹亮。

「四平八穩，天下太平。」

天已經亮了，四月的春陽已有暖意。

一行鏢隊自前面的道路上，行經山坡。

十六個趟子手，衣履鮮明；四位鏢師，鮮衣怒馬；十二輛鏢車，油漆嶄新，走過時，路上留下很深的車轍輪印，顯得車子裡載的鏢分量十分重。

十二輛鏢車，二十四面鏢旗，杏黃緞子面，鮮紅的四個大字：

「天下太平」

● ●

這是多大的口氣。

保鏢的人，如果真的能走遍天下都太平無事，那就不是保鏢，而是奇蹟了。

再看走在最後面押鏢的總鏢頭，更會覺得這四個字很荒唐無稽。

這總鏢頭三四十歲，一百三四十斤，不騎馬，不跨車轅，連轎子都不坐，卻坐在一張特大號的太師椅上，使八條精壯的大漢抬著，身上穿一件鮮紅的緞子長袍，前後胸分別繡著四個杏黃的大字。

前面是：「諸葛太平」

後面是：「天下太平」

■插圖／黃憲鐘

短刀集

狼牙

「這個人就是太平鏢局的大老闆和總鏢頭諸葛太平？」

「是的。」

「這十五年來，他保的鏢，真的沒有出過一次毛病？」

「半次也沒有。」

關二又在嘆氣。

「老實說，我實在看不出他有什麼本事，有時候我甚至看不出他究竟是條豬還是人。」

「他當然是個人，而且是個運氣特別好的人。」卜鷹說：「他也沒甚麼太大的本事，只不過他的老子碰巧是鏢局中最受人尊敬的諸葛英節，他的岳父又碰巧是黑道中最有才能的杜斷；而這兩個人又碰巧都為了他們的朋友而死。」

「江湖中人恩怨分明，所以大家就把這一筆恩情，記在這個活寶貝帳上。」

「事情好像就是這樣子的。」

關二剝出一隻狼眼睛，放在嘴裡含著，就好像小孩子含糖一樣，過了很久才悠悠的說：

「只不過每件事都有例外的。」

「哦？」

「連當年的陸小鳳和楚香帥都有失手的時候，何況諸葛太平。」

他用一雙賊亮的眼睛釘著卜鷹，一個字一個字的說：

「我有預感，他這趟鏢一定保不到地頭，你敢不敢跟我打賭？」

這次嘆氣的是卜鷹。

「你一直在後面釘著我，原來就是想要跟我賭一賭。」

「當然。」關二說：「天下的輸家一般黑，有那個不想翻本？」

「有理。」

「你賭不賭？」

「開賭局的人，怎麼會不賭？你幾時見過不接客的婊子？」

關二大笑。卜鷹問他：

「你賭什麼？」

「你有什麼，我就跟你賭什麼。」

卜鷹笑了笑：「不管賭什麼，這顆狼牙當然是要包括在其中的。」

「那是一定的了。」

在四月五日（星期五）的受難節，從中午至下午，有人在北部的呂宋島平原模仿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這也是整個假期的高潮。

虔誠的信徒、遊客和好奇的人將會前往馬尼拉市區的包邦鎮，觀賞兩名菲籍女子——卅歲的蒂嘉夢娜和廿四歲的蒂雅斯「贖罪」的情形。

女子釘在十字架上，這在菲律賓是少有的現象，在幾年前，蒂嘉夢娜和蒂雅斯「贖罪」的儀式即成為報章的頭條新聞。

菲律賓主教柏馬說，他無法統計多少名菲律賓人在受難節採用痛苦的方式「贖罪」，照估計大概有成千上萬的人。

狼牙

短刀集

「這個人就是太平鏢局的大老闆和總鏢頭諸葛太平？」

「是的。」

「這十五年來，他保的鏢，真的沒有出過一次毛病？」

「半次也沒有。」

關二又在嘆氣。

「老實說，我實在看不出他有什麼本事，有時候我甚至看不出他究竟是條豬還是人。」

「他當然是個人，而且是個運氣特別好的人。」卜鷹說：「他也沒甚麼太大的本事，只不過他的老子碰巧是鏢局中最受人尊敬的諸葛英節，他的岳父又碰巧是黑道中最有才能的杜斷；而這兩個人又碰巧都為了他們的朋友而死。」

「江湖中人恩怨分明，所以大家就把這一筆恩情，記在這個活寶貝帳上。」

「事情好像就是這樣子的。」

關二剝出一隻狼眼睛，放在嘴裡含著，就好像小孩子含糖一樣，過了很久才悠悠的說：

「只不過每件事都有例外的。」

「哦？」

「連當年的陸小鳳和楚香帥都有失手的時候，何況諸葛太平。」

他用一雙賊亮的眼睛釘著卜鷹，一個字一個字的說：

「我有預感，他這趟鏢一定保不到地頭，你敢不敢跟我打賭？」

這次嘆氣的是卜鷹。

「你一直在後面釘著我，原來就是想要跟我賭一賭。」

「當然。」關二說：「天下的輸家一般黑，有那個不想翻本？」

「有理。」

「你賭不賭？」

「開賭局的人，怎麼會不賭？你幾時見過不接客的婊子？」

關二大笑。卜鷹問他：

「你賭什麼？」

「你有什麼，我就跟你賭什麼。」

卜鷹笑了笑：「不管賭什麼，這顆狼牙當然是要包括在其中的。」

「那是一定的了。」

短刀集

狼牙

卜鷹霍然站了起來，也用一雙賊亮的眼睛釘著關二，過了很久，才一個字一個字的說：

「你聽著，要注意的聽，要把每個字都聽得很清楚。」

「你放心，我的耳朵沒有毛病。」

「你說你要跟我賭，賭諸葛太平這一趟鏢一定送不到地頭，對不對？」

「對。」

「這樣子我不跟你賭。」

「為什麼？」

「因為我也有這樣的預感。」卜鷹說：「所以我也要跟你賭，諸葛太平這趟鏢絕對送不到地頭，這樣子你賭不賭？」

關二毫不考慮的回答：「我賭。」

「不管賭什麼你都跟我賭？」

「對。」

「反正這一次你是要跟我賭定了。」

「一點也不錯。」

●●●

小屋、大床、茶几、零食、小菜、菓、糕餅、點心、蜜餞、茶、酒。

關二、張五、張八。老樣子的張五和張八，看起來還是像兩個木瓜。

「我不懂。」張八說：「這一次卜鷹為什麼要反過來賭？」

「因為他看我太有把握了。」關二道：「而且要劫諸葛太平的鏢，看起來總比要保他的鏢容易得多。」

「卜鷹自己會動手劫鏢麼？」

「他當然不會，賭局的人一向不干擾打賭的勝負，卜鷹決不會違規破例。」

「我想他也不會。」

「只不過這一類的事，一定會有別人替他做的，而且一定是專家。」

「時候已不多，他能在附近找到那個劫鏢的專家？」

「至少他能找到一個。」

張家兄弟對望了一眼，臉上都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好像都已經想到這個人是誰。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十八之七

狼牙

短刀集

卜鷹霍然站了起來，也用一雙賊亮的眼睛釘著關二，過了很久，才一個字一個字的說：

「你聽著，要注意的聽，要把每個字都聽得很清楚。」

「你放心，我的耳朵沒有毛病。」

「你說你要跟我賭，賭諸葛太平這一趟鏢一定送不到地頭，對不對？」

「對。」

「這樣子我不跟你賭。」

「為什麼？」

「因為我也有這樣的預感。」卜鷹說：「所以我也要跟你賭，諸葛太平這趟鏢絕對送不到地頭，這樣子你賭不賭？」

關二毫不考慮的回答：「我賭。」

「不管賭什麼你都跟我賭？」

「對。」

「反正這一次你是要跟我賭定了。」

「一點也不錯。」

●●●

小屋、大床、茶几、零食、小菜、乾果、糕餅、點心、蜜餞、茶、酒。

關二、張五、張八。老樣子的張五和張八，看起來還是像兩個木瓜。

「我不懂。」張八說：「這一次卜鷹為什麼要反過來賭？」

「因為他看我太有把握了。」關二道：「而且要劫諸葛太平的鏢，看起來總比要保他的鏢容易得多。」

「卜鷹自己會動手劫鏢麼？」

「他當然不會，賭局的人一向不干擾打賭的勝負，卜鷹決不會違規破例。」

「我想他也不會。」

「只不過這一類的事，一定會有別人替他做的，而且一定是專家。」

「時候已不多，他能在附近找到那個劫鏢的專家？」

「至少他能找到一個。」

張家兄弟對望了一眼，臉上都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好像都已經想到這個人是誰。

狼牙

短刀集

所以他們只問：

「我們能不能找到人對付他？」

「我們至少也能找到一個。」

「誰？」

關二並沒有直接回答這句話，只淡淡的說：「總有人的，到時候總會看得到的。」

張家兄弟當然不敢再追問，卻又忍不住要問：

「如果還有別的人來動這趟鏢。敢來動這趟鏢的，當然不會是簡單的人物。若是被別人把鏢劫走了，我們還不是一樣輸了。」

「那些人當然也有人對付。」

「誰？」

「你以為我是誰，我關西關二關玉門難道是個死人？」

●●

「輕如飛燕胡金袖，生裂虎豹關玉門。」

關玉門當然不是死人。

胡金袖也不是。

絕代麗人

寬大的袖子，飄逸、柔軟、華美，袖口繡著金邊，是名家用金線繡出的牡丹。

袖口裡伸出一雙手，修長、圓潤、十指纖纖宛如白玉雕成。

手在撫琴。

形式高雅的古琴，音弦清悅。

琴在几上，几在亭中，樑棟欄杆精美的六角亭，在一片綠草如茵的山坡上。

山坡上百花盛開，宛如圖畫。

亭中的人也像圖畫中的人，圖畫中的神仙中人，叫人連看都不敢看她一眼。

現在既有個人正在看著她，釘著她看，就好像釘子已經釘入石頭裡，動也動不了，拔也拔不出。

卜鷹的眼睛就像是一對釘子。

●●

卜鷹在看著她，她卻在看著另外兩個人。

琴聲清悅，兩人正循著琴聲從山坡下走上來，衣著都很華貴，風度也很好，看見在亭中撫琴的金袖麗人，臉上都露出喜色。

他們走入山亭，和她低低說了幾句話，也不知說了些什麼，就很安靜的退了下去。

然後又來了兩個人，情況也和他們差不多。

前後不到兩盞茶的工夫，一共來了四撥人，循著琴聲而來，說完話就靜靜退了下去。說話的內容，除了他們自己之外，誰也聽不見。

萬象系列 武俠精粹

文/古龍 十八之八

狼牙

短刀集

所以他們只問：

「我們能不能找到人對付他？」

「我們至少也能找到一個。」

「誰？」

關二並沒有直接回答這句話，只淡淡的說：「總有人的，到時候總會看得到的。」

張家兄弟當然不敢再追問，卻又忍不住要問：

「如果還有別的人來動這趟鏢。敢來動這趟鏢的，當然不會是簡單的人物。若是被別人把鏢劫走了，我們還不是一樣輸了。」

「那些人當然也有人對付。」

「誰？」

「你以為我是誰，我關西關二關玉門難道是個死人？」

●●

「輕如飛燕胡金袖，生裂虎豹關玉門。」

關玉門當然不是死人。

胡金袖也不是。

絕代麗人

寬大的袖子，飄逸、柔軟、華美，袖口繡著金邊，是名家用金線繡出的牡丹。

袖口裡伸出一雙手，修長、圓潤、十指纖纖宛如白玉雕成。

手在撫琴。

形式高雅的古琴，音弦清悅。

琴在几上，几在亭中，樑棟欄杆精美的六角亭，在一片綠草如茵的山坡上。

山坡上百花盛開，宛如圖畫。

亭中的人也像圖畫中的人，圖畫中的神仙中人，叫人連看都不敢看她一眼。

現在既有個人正在看著她，釘著她看，就好像釘子已經釘入石頭裡，動也動不了，拔也拔不出。

卜鷹的眼睛就像是一對釘子。

●●

卜鷹在看著她，她卻在看著另外兩個人。

琴聲清悅，兩人正循著琴聲從山坡下走上來，衣著都很華貴，風度也很好，看見在亭中撫琴的金袖麗人，臉上都露出喜色。

他們走入山亭，和她低低說了幾句話，也不知說了些什麼，就很安靜的退了下去。

然後又來了兩個人，情況也和他們差不多。

前後不到兩盞茶的工夫，一共來了四撥人，循著琴聲而來，說完話就靜靜退了下去。說話的內容，除了他們自己之外，誰也聽不見。

近年內，紐約曼哈頓將出現一家完全由機器人操作的漢堡店。休斯國際連鎖店正在積極策劃中，預計屆時從點菜、送餐、收費、找錢，甚至對顧客微笑說謝謝，都可由機器人完全代勞，也就是說，店中根本無需任何服務「人」員。

在送餐時，這些機器人服務生，甚至不需走過通道，只需滑過桌面的既定軌道，就可快速把食物送到顧客面前。

這個消息傳開後，該公司已經接到很多埋怨電話，都是擔心一旦如此，不知有多少店員要失業了。

狼牙

短刀集

他們的態度雖然溫和沉靜，看起來總顯得有一點神祕的樣子。

這些人是些什麼人？來幹什麼的？那金袖麗人又是何許人也？他們之間是否在進行一種神祕的交易？

卜鷹這一次居然好像連一點好奇心都沒有，只是靜靜地在一邊作壁上觀。

等到四撥人都走了，琴音立刻斷絕，山坡後立刻轉出一頂軟轎，一個愛笑的綠衫姑娘隨轎而來，服侍著麗人上轎，好像根本沒有看見有卜鷹這麼樣一個人。

轎子又轉入後山，卜鷹居然也跟著去了。

後山的花霧深處有紅牆綠瓦數楹，青翠的石子路，通過一扇月門，穿入花叢，接上花徑。

花徑盡頭，有小樓一角。

轎子入月門穿花徑，停在小樓前，卜鷹居然一直都跟在後面。

抬轎的人、隨轎的人、轎中的人，居然好像全都沒有看見他。

這個世界上好像根本就沒有他這麼樣一個人存在。

●●

轎中人下轎，扶著愛笑姑娘的肩，走入小樓，走上小樓。

卜鷹居然還是在後面跟著。

小樓上布置精雅，無疑是女子的閨房，當然也是男人的禁地。

卜鷹居然也跟著她們走了進去。

她們走進房，愛笑的姑娘打水、倒茶、拿點心，金袖麗人攏頭洗臉、喝茶、脫鞋、除襪，露出一雙白生生的腳。

這些都是女孩子的閨房隱私，都是絕對不能給男人看到的。

卜鷹偏偏就在旁邊看著。

她們偏偏就好像沒有看見卜鷹。

這是怎麼回事？

卜鷹難道忽然變成了一個隱形的人？

這個隱形的人終於開口說話了，他忽然問這位穿金袖衫的絕代麗人：

「妳能不能幫我一個忙？」

如果他說的話別人也聽不見，那怎麼辦？

謝天謝地，這個隱形的人說的話，別人總算還能聽得見，所以金袖麗人立刻反問他：

「你要我幫忙？幫什麼忙？」

「妳能不能找一位名師來，把琴練一練？」

卜鷹說：「妳彈起琴來簡直好像……」

他沒有說下去，因為她的眼睛已經瞪了起來。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十八之九

短刀集

狼牙

他們的態度雖然溫和沉靜，看起來總顯得有一點神祕的樣子。

這些人是些什麼人？來幹什麼的？

那金袖麗人又是何許人也？他們之間是否在進行一種神祕的交易？

卜鷹這一次居然好像連一點好奇心都沒有，只是靜靜地在一邊作壁上觀。

等到四撥人都走了，琴音立刻斷絕，山坡後立刻轉出一頂軟轎，一個愛笑的綠衫姑娘隨轎而來，服侍著麗人上轎，好像根本沒有看見有卜鷹這麼樣一個人。

轎子又轉入後山，卜鷹居然也跟著去了。

後山的花霧深處有紅牆綠瓦數楹，青翠的石子路，通過一扇月門，穿入花叢，接上花徑。

花徑盡頭，有小樓一角。

轎子入月門穿花徑，停在小樓前，卜鷹居然一直都跟在後面。

抬轎的人、隨轎的人、轎中的人，居然好像全都沒有看見他。

這個世界上好像根本就沒有他這麼樣一個人存在。

●●

轎中人下轎，扶著愛笑姑娘的肩，走入小樓，走上小樓。

卜鷹居然還是在後面跟著。

小樓上布置精雅，無疑是女子的閨房，當然也是男人的禁地。

卜鷹居然也跟著她們走了進去。

她們走進房，愛笑的姑娘打水、倒茶、拿點心，金袖麗人攏頭洗臉、喝茶、脫鞋、除襪，露出一雙白生生的腳。

這些都是女孩子的閨房隱私，都是絕對不能給男人看到的。

卜鷹偏偏就在旁邊看著。

她們偏偏就好像沒有看見卜鷹。

這是怎麼回事？

卜鷹難道忽然變成了一個隱形的人？

這個隱形的人終於開口說話了，他忽然問這位穿金袖衫的絕代麗人：

「妳能不能幫我一個忙？」

如果他說的話別人也聽不見，那怎麼辦？

謝天謝地，這個隱形的人說的話，別人總算還能聽得見，所以金袖麗人立刻反問他：

「你要我幫忙？幫什麼忙？」

「妳能不能找一位名師來，把琴練一練？」

卜鷹說：「妳彈起琴來簡直好像……」

他沒有說下去，因為她的眼睛已經瞪了起來。

狼牙

短刀集

「我為什麼要練琴？我把琴彈得那麼好聽幹什麼？彈給你這個禿子聽？」

卜鷹笑了，她也笑了，原來他們兩個人本來就認識的。

不但認識，而且很認識，她已經覺得不管自己幹什麼讓卜鷹看見都沒有關係。

除了卜鷹外，別的男人就不同了。別的男人如果隨便看了她幾眼，眼珠子很可能都會隨時不見。

胡大小姐就是這樣的一個女人。

可是她剛才在那山亭裡撫琴，為的是什麼呢？她跟那些人之間，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神祕的交易？

大小姐的密謀

胡大小姐真能喝，喝得越多，眼睛越亮，看起來越清醒，讓人永遠都看不出她的年紀。卜鷹只記得他們認識已經有十二年了。

「今天我跟那四票人，又做成了六件交易，其中有四件都跟一個人有關。」大小姐問卜鷹：「你猜這個人是誰？」

卜鷹連想都不想：「諸葛太平。」

「對了，有賞。」

大小姐親自倒了一杯酒，看著卜鷹喝下去，還餵了他一撕風雞。

「說起來也真奇怪，這個諸葛太平倒真是個怪人，一舉一動好像都特別受人注目，連他放個屁，都有人賭他那個屁臭不臭。」

大小姐自己也喝了一杯酒，然後又喝了一杯，然後再一杯，然後才接著說：

「今天那四票人，來賭的都是諸葛太平，賭他住在那裡，賭他晚上找不找女人，賭他一頓吃多少肉，賭他洗不洗澡。」

卜鷹忽然問：

「有沒有人賭他能不能把那一趟鏢平安送達目的？」

「沒有。」

大小姐說：「這也是怪事，大家好像都認為只要是他保的鏢，就一定能平安無事。」

卜鷹冷笑：「這一次恐怕未必。」

「未必？」大小姐顯得很驚訝：「難道你已經知道『手到擒來丁一抓』和『探囊取物公孫易』這兩個劫鏢從未失手的大盜，這一次要來動他的鏢？」

「我不知道。」卜鷹淡淡的說：「知道了也沒有什麼，諸葛的太平鏢他們還動不了。」

「那知道了什麼？」

「我知道另外有一個人這一次要動他的鏢。」

狼牙

短刀集

「我為什麼要練琴？我把琴彈得那麼好聽幹什麼？彈給你這個禿子聽？」

卜鷹笑了，她也笑了，原來他們兩個人本來就認識的。

不但認識，而且很認識，她已經覺得不管自己幹什麼讓卜鷹看見都沒有關係。

除了卜鷹外，別的男人就不同了。別的男人如果隨便看了她幾眼，眼珠子很可能都會隨時不見。

胡大小姐就是這樣的一個女人。

可是她剛才在那山亭裡撫琴，為的是什麼呢？她跟那些人之間，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神祕的交易？

大小姐的密謀

胡大小姐真能喝，喝得越多，眼睛越亮，看起來越清醒，讓人永遠都看不出她的年紀。

卜鷹只記得他們認識已經有十二年了。

「今天我跟那四票人，又做成了六件交易，其中有四件都跟一個人有關。」大小姐問卜鷹：「你猜這個人是誰？」

卜鷹連想都不想：「諸葛太平。」

「對了，有賞。」

大小姐親自倒了一杯酒，看著卜鷹喝下去，還餵了他一撕風雞。

「說起來也真奇怪，這個諸葛太平倒真是個怪人，一舉一動好像都特別受人注目，連他放個屁，都有人賭他那個屁臭不臭。」

大小姐自己也喝了一杯酒，然後又喝了一杯，然後再一杯，然後才接著說：

「今天那四票人，來賭的都是諸葛太平，賭他住在那裡，賭他晚上找不找女人，賭他一頓吃多少肉，賭他洗不洗澡。」

卜鷹忽然問：

「有沒有人賭他能不能把那一趟鏢平安送達目的？」

「沒有。」

大小姐說：「這也是怪事，大家好像都認為，只要是他保的鏢，就一定能平安無事。」

卜鷹冷笑：「這一次恐怕未必。」

「未必？」大小姐顯得很驚訝：「難道你已經知道『手到擒來丁一抓』和『探囊取物公孫易』這兩個劫鏢從未失手的大盜，這一次要來動他的鏢？」

「我不知道。」卜鷹淡淡的說：「知道了也沒有什麼，諸葛的太平鏢他們還動不了。」

「那知道了什麼？」

「我知道另外有一個人這一次要動他的鏢。」

狼牙

短刀集

「這個人比丁一抓還兇？」

「兇得多。」

「這個人比公孫易還鬼？」

「鬼十倍。」

大小姐的眼睛更亮也更漂亮，她的好奇心顯然已經被引動了。

「這個人究竟是誰？」

「是妳。」

「我？」大小姐好像嚇了一跳：「你說的這個又兇又鬼的人是我？」

「是的。」

「我要動諸葛的鏢！」

「是的。」

大小姐喝了杯酒，又喝一杯，再喝一杯，又再喝一杯，忽然銀鈴般笑了，風中的銀鈴般笑個不停。

「想想看，這件事一定有趣得很。」

「當然有趣。」卜鷹眼中也有笑容：「簡直有趣極了。」

●●

沒有趣的事，卜鷹是絕對不會讓大小姐去做的，大小姐也絕不會去做。

有趣的事，你不讓她去做都不行。

吃遍天下混戰八方

每個人都有權做他自己認為有趣的事，吃，無疑是諸葛太平認為最有趣的事之一。

他正在吃。

桌子用六張方桌拼起來的，上面鋪著一張嶄新的、用杏黃色的緞子縫成的桌布。

桌子上擺了大概有四五十種各式各樣的湯和菜，有的菜大家都認得，也看得出是用什麼做的，其中雞鴨魚肉野味海鮮當然都少不了。

另外還有一些菜，別人非但不認得，簡直連看都沒有看過。

諸葛太平高高坐在一張特製的太師椅上，最少比普通的椅子要高兩尺。

這樣他才可以居高臨下，看得清楚；看得清楚，吃得才高興。

現在他吃得好像有點不高興，甚至還有一點悶悶不樂的樣子。

這麼多菜，難道還不夠讓他開懷大嚼？

●●

門外是個很寬敞的院子，院子裡忽然傳來一陣聲震屋瓦的大笑。

「一人獨飲，沒有對手，固然無趣，一個人獨吃，沒有對手，也一樣無趣得很。」關二的聲音大笑著道：「諸葛先生，你說對不對？」

對，當然對。

狼牙

短刀集

「這個人比丁一抓還兇？」

「兇得多。」

「這個人比公孫易還鬼？」

「鬼十倍。」

大小姐的眼睛更亮也更漂亮，她的好奇心顯然已經被引動了。

「這個人究竟是誰？」

「是妳。」

「我？」大小姐好像嚇了一跳：「你說的這個又兇又鬼的人是我？」

「是的。」

「我要動諸葛的鏢！」

「是的。」

大小姐喝了杯酒，又喝一杯，再喝一杯，又再喝一杯，忽然銀鈴般笑了，風中的銀鈴般笑個不停。

「想想看，這件事一定有趣得很。」

「當然有趣。」卜鷹眼中也有笑容：「簡直有趣極了。」

●●

沒有趣的事，卜鷹是絕對不會讓大小姐去做的，大小姐也絕不會去做。

有趣的事，你不讓她去做都不行。

吃遍天下混戰八方

每個人都有權做他自己認為有趣的事，吃，無疑是諸葛太平認為最有趣的事之一。

他正在吃。

桌子用六張方桌拼起來的，上面舖著一張嶄新的、用杏黃色的緞子縫成的桌布。

桌子上擺了大概有四五十種各式各樣的湯和菜，有的菜大家都認得，也看得出是用什麼做的，其中雞鴨魚肉野味海鮮當然都少不了。

另外還有一些菜，別人非但不認得，簡直連看都沒有看過。

諸葛太平高高坐在一張特製的太師椅上，最少比普通的椅子要高兩尺。

這樣他才可以居高臨下，看得清楚；看得清楚，吃得才高興。

現在他吃得好像有點不高興，甚至還有一點悶悶不樂的樣子。

這麼多菜，難道還不夠讓他開懷大嚼？

●●

門外是個很寬敞的院子，院子裡忽然傳來一陣聲震屋瓦的大笑。

「一人獨飲，沒有對手，固然無趣，一個人獨吃，沒有對手，也一樣無趣得很。」關二的聲音大笑著道：「諸葛先生，你說對不對？」

對，當然對。

■文／古龍■十八之十二

短刀集

狼牙

諸葛太平精神一振，喜動顏色，大聲道：

「外面是什麼人？請快進來。」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關二已經進來了，來得真快。

諸葛太平瞇著眼，上上下下把這個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的人打量了一遍。

插圖／黃憲鐘

「你能吃？你能跟我對吃？」

「放眼天下能夠和你對吃的人，說起來大概也只不過兩三個人而已。」關二說：

「蜀中唐門的那位唐大倌人，大概可以算是其中之一。」

「對。」

提起這位唐大倌，諸葛太平顯得更有勁了。

「那一次我跟他痛吃了兩天兩夜，吃得真是痛快淋漓，讓我一輩子都忘不了。」

他問關二：「可是另外一個能跟我對吃的人是誰？難道是你？」

「就是我。」

諸葛太平又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瞇著的眼睛裡忽然有光芒暴射，就好像葉孤城出現西門吹雪時的神情一樣。

「難道你就是關西關二關玉門？」

「就是我。」

「聽說你隨時都可以吃，永遠都吃不飽，那是不是真的？」

「是。」

諸葛太平大笑：「那就好極了，實在真是好極了，好得不得了。」

●●

「咱們現在就開始，先來一點小吃怎麼樣？」

「好。」

他們的小吃，也不太多，只不過就是桌上這六八四十八樣的大菜。

小吃之後，才是正餐。

諸葛太平說：「今天咱們的主菜，叫作『混戰八方』，你看怎麼樣？」

「先拿來看。」

●●

桌子上的菜都已經清除了，架上了一個木架，大概有三尺長三尺寬。

一個瓦鍋端了上來，剛好可以四平八穩的擺在木架上。

「好大的鍋。」

鍋蓋掀起，一陣濃烈的肉香立刻像魔法一樣散布開來，裡面紅紅的燉著一鍋肉，還在冒泡。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十八之十一

短刀集

狼牙

諸葛太平精神一振，喜動顏色，大聲道：

「外面是什麼人？請快進來。」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關二已經進來了，來得真快。

諸葛太平瞇著眼，上上下下把這個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的人打量了一遍。

插圖／黃憲鐘

「你能吃？你能跟我對吃？」

「放眼天下能夠和你對吃的人，說起來大概也只不過兩三個人而已。」關二說：「蜀中唐門的那位唐大倌人，大概可以算是其中之一。」

「對。」

提起這位唐大倌，諸葛太平顯得更有勁了。

「那一次我跟他痛吃了兩天兩夜，吃得真是痛快淋漓，讓我一輩子都忘不了。」他問關二：「可是另外一個能跟我對吃的人是誰？難道是你？」

「就是我。」

諸葛太平又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瞇著的眼睛裡忽然有光芒暴射，就好像葉孤城出戰西門吹雪時的神情一樣。

「難道你就是關西關二關玉門？」

「就是我。」

「聽說你隨時都可以吃，永遠都吃不飽，那是不是真的？」

「是。」

諸葛太平大笑：「那就好極了，實在真是好極了，好得不得了。」

●●

「咱們現在就開始，先來一點小吃怎麼樣？」

「好。」

他們的小吃，也不太多，只不過就是桌上這六八四十八樣的大菜。

小吃之後，才是正餐。

諸葛太平說：「今天咱們的主菜，叫作『混戰八方』，你看怎麼樣？」

「先拿來看。」

●●

桌子上的菜都已經清除了，架上了一個木架，大概有三尺長三尺寬。

一個瓦鍋端了上來，剛好可以四平八穩的擺在木架上。

「好大的鍋。」

鍋蓋掀起，一陣濃烈的肉香立刻像魔法一樣散布開來，裡面紅紅的燉著一鍋肉，還在冒泡。

狼牙

短刀集

「好一個混戰八方。」關二用鼻子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這裡面最少也有八種肉。」

諸葛太平大笑。「果然名不虛傳，果然是大行家。」

他又說：「吃這種肉，要有一種特別的吃法，光吃肉就變得像是烏龜吃大麥，糟蹋了好東西。」

「我懂。」關二說：「光吃肉，顯不出肉的好味道來，一定要東西襯一襯才行。」

「對，對極了。」

要怎樣一個吃法才算正確呢？

先把一張直徑兩公尺左右的烙餅，平攤在桌上。餅要烙得薄，還要烙得有勁道，才不容易破。

餅攤好了，拿一根三尺長的保定府玉白葱來，掐去葱青，只剩葱白，沾上皇宮大內太監做的上好麵醬，擱在旁邊。

然後用木杓杓起三四杓大肉，大概有一斤到一斤半之間，杓在烙餅的中間，成一長堆；然後把左邊的烙餅蓋上去，再把右邊的烙餅蓋在左邊的餅上，尾部捲起，捲成一個長筒，用兩隻手捧著，揣在懷裡，就可以開始吃了。咬一口葱麵醬，咬一口餅。左邊一口，右邊一口、中間再一口。

諸葛太平道：「那時候只看見順著嘴角往外流油，那種味道，吃什麼都比不上。」

他說得眉飛色舞，關二卻嘆了口氣。

「如果再加上一點迷藥、毒藥之類的東西，那種滋味就更沒有什麼東西能比得上。」

「迷藥？」

「這麼大這麼香，味道這麼濃的一鍋肉，就算加半斤迷藥下去，別人也吃不出來的。」關二淡淡的說：「如果下毒的人是探囊取物公孫易，大概只要吃一口就已經足夠了。」

「足夠幹什麼？」

「足夠有充裕的時間讓他們把鏢車運走。」

諸葛太平用力一拍桌子。「這個王八蛋，就算要劫我的鏢，也不該把迷藥下在肉裡，糟蹋了這一鍋好肉，害我吃不成。」

看他的樣子，糟蹋這一鍋肉的罪行好像比劫鏢還嚴重。

關二笑了。

「幸好他還沒有把迷藥下在肉裡，就已經被我們的五掌櫃和八掌櫃先請了過來，連他的死黨丁先生都一起請來了。」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十八之十

狼牙

短刀集

「好一個混戰八方。」關二用鼻子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這裡面最少也有八種肉。」

諸葛太平大笑。「果然名不虛傳，果然是大行家。」

他又說：「吃這種肉，要有一種特別的吃法，光吃肉就變得像是烏龜吃大麥，糟蹋了好東西。」

「我懂。」關二說：「光吃肉，顯不出肉的好味道來，一定要東西襯一襯才行。」

「對，對極了。」

要怎樣一個吃法才算正確呢？

先把一張直徑兩公尺左右的烙餅，平攤在桌上。餅要烙得薄，還要烙得有勁道，才不容易破。

餅攤好了，拿一根三尺長的保定府玉白葱來，掐去葱青，只剩葱白，沾上皇宮大內太監做的上好麵醬，擱在旁邊。

然後用木杓杓起三四杓大肉，大概有一斤到一斤半之間，杓在烙餅的中間，成一長堆；然後把左邊的烙餅蓋上去，再把右邊的烙餅蓋在左邊的餅上，尾部捲起，捲成一個長筒，用兩隻手捧著，揣在懷裡，就可以開始吃了。咬一口葱麵醬，咬一口餅。左邊一口，右邊一口、中間再一口。

諸葛太平道：「那時候只看見順著嘴角往外流油，那種味道，吃什麼都比不上。」

他說得眉飛色舞，關二卻嘆了口氣。

「如果再加上一點迷藥、毒藥之類的東西，那種滋味就更沒有什麼東西能比得上。」

「迷藥？」

「這麼大這麼香，味道這麼濃的一鍋肉，就算加半斤迷藥下去，別人也吃不出來的。」關二淡淡的說：「如果下毒的人是探囊取物公孫易，大概只要吃一口就已經足夠了。」

「足夠幹什麼？」

「足夠有充裕的時間讓他們把鏢車運走。」

諸葛太平用力一拍桌子。「這個王八蛋，就算要劫我的鏢，也不該把迷藥下在肉裡，糟蹋了這一鍋好肉，害我吃不成。」

看他的樣子，糟蹋這一鍋肉的罪行好像比劫鏢還嚴重。

關二笑了。

「幸好他還沒有把迷藥下在肉裡，就已經被我們的五掌櫃和八掌櫃先請了過來，連他的死黨丁先生都一起請來了。」

萬象系列　武俠精粹

文／古龍　十八之十四

短刀集

狼牙

諸葛嘆道：「你們為什麼一定要來惹關玉門這個倒楣鬼？」

丁一抓聲音嘶啞、眼中佈滿紅絲，瞪著關二。

「關西關二幾時做了鏢局的奴才？誰能想得到。」

「老實說，就連我自己都想不到，只不過一個人一生中，總要做幾件連自己都想不到的事的。」

「有理。」諸葛太平說：「有理就有肉吃，來，吃，醬油麻油通通有，大家一起吃。」

關二大笑。「那當然是非吃不可的。」

他剛剛學會了吃燉肉最正確的方法。現在好像有點迫不及待了。

看見他開始吃肉，公孫易臉上忽然露出了極奇怪的表情。

丁一抓練的不是鷹抓功，右手的手掌卻特別大，不但比別人的手大，比自己的左手也要大一半。

據說他一隻手裡就可以用七七四十九件暗器，憑他的腕力、指力、夾力和指甲關節間的彈力，同時把暗器打出去，專打人身上三十六大穴、七十二小穴和十三處致命要害。

公孫易卻是個很少用手的人，他用的是他身上最發達的一部分。

他的腦袋。

現在兩個人看起來，衣衫都有一點不整，頭髮也都有一點零亂，他們本來都是很講究修飾的人，剛剛無疑經過了一番苦戰。

張五和張八身邊帶的人，平時雖然看不見，一出手就足夠讓別人看老半天的。

諸葛太平一直在搖頭嘆氣。

「你們這是何必呢？何必一定要動我的鏢呢？讓我過幾天舒服日子，你們自己也好過幾天舒服日子，豈不是天下太平。」

插圖／黃憲鐘

萬象系列 武俠精粹

文/古龍 十八之十四

狼牙

短刀集

諸葛嘆道：「你們為什麼一定要來惹關玉門這個倒楣鬼？」

丁一抓聲音嘶啞、眼中佈滿紅絲，瞪著關二。

「關西關二幾時做了鏢局的奴才？誰能想得到。」

「老實說，就連我自己都想不到，只不過一個人一生中，總要做幾件連自己都想不到的事的。」

「有理。」諸葛太平說：「有理就有肉吃，來，吃，吃，醬油麻油通通有，大家一起吃。」

關二大笑。「那當然是非吃不可的。」

他剛剛學會了吃燉肉最正確的方法。現在好像有點迫不及待了。

看見他開始吃肉，公孫易臉上忽然露出了極奇怪的表情。

丁一抓練的不是鷹抓功，右手的手掌卻特別大，不但比別人的手大，比自己的左手也要大一半。

據說他一隻手裡就可以用七七四十九件暗器，憑他的腕力、指力、夾力和指甲關節間的彈力，同時把暗器打出去，專打人身上三十六大穴、七十二小穴和十三處致命要害。

公孫易卻是個很少用手的人，他用的是他身上最發達的一部分。

他的腦袋。

現在兩個人看起來，衣衫都有一點不整，頭髮也都有一點零亂，他們本來都是很講究修飾的人，剛剛無疑經過了一番苦戰。

張五和張八身邊帶的人，平時雖然看不見，一出手就足夠讓別人看老半天的。

諸葛太平一直在搖頭嘆氣。

「你們這是何必呢？何必一定要動我的鏢呢？讓我過幾天舒服日子，你們自己也好過幾天舒服日子，豈不是天下太平。」

插圖/黃憲鐘

萬象系列　武俠精粹

文／古龍　十八之十五

狼牙

短刀集

他一向是個不動聲色的人，臉上很少有表情，現在卻好像忽然看見關二的鼻子上長出了一朵花來。

這時候丁一抓已出手。

就在關二、諸葛太平和張家兄弟剛把第一口肉吞下去的時候，他的大手已經發出了滿天花雨。

花非花、雨非雨，每一道花雨，都可以殺人於刹那間。

這一點大家都明白的。

丁一抓縱橫江湖，把別人保的鏢銀看成自己的一樣，伸手就拿，手到擒來，當然是有道理的。

這一點關二他們也不會不知道。

奇怪的是丁一抓威震江湖的暗器一出手，他們居然只是眼睜睜的看著，既不招架，也不閃避。

關二的手彷彿抬了抬，但是並沒有舉起來。眼看著這些封喉致命的暗器就要穿入他們的要害。

忽然間，一條人影燕子般的飛來，一雙大袖，金光閃閃。

大袖飛舞，飛燕去來。

一陣銀鈴般的笑聲，在花雨消失間響起。

「七七四十九件暗器，胡金袖拜領，大好人命四條，胡金袖奉還。」

結論

花徑深處的小樓前樹蔭下，擺著一桌酒，甜甜的，剛用春冰鎮過的波斯葡萄酒，卻又偏偏帶著一點淡淡的鬱金花香氣。

青山遠處白雲花樹間，彷彿有人在曼聲而歌：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剩來琥珀光。」

只可惜長袖飄飄的女主人雖然能醉客，客人卻都清醒得很，好像連酒都不好意思喝了。

客人是關二、張五、張八、公孫易、丁一抓和諸葛太平，半客半主的是卜鷹。

女主人花容勝玉，長袖繡金，和鏢車裡的黃金一樣，都是十足十的純金。

天下太平的鏢車畢竟也有不太平的時候。

大家對這件事有什麼意見呢？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十八之十九

狼牙

短刀集

他一向是個不動聲色的人，臉上很少有表情，現在卻好像忽然看見關二的鼻子上長出了一朵花來。

這時候丁一抓已出手。

就在關二、諸葛太平和張家兄弟剛把第一口肉吞下去的時候，他的大手已經發出了滿天花雨。

花非花、雨非雨，每一道花雨，都可以殺人於剎那間。

這一點大家都明白的。

丁一抓縱橫江湖，把別人保的鏢銀看成自己的一樣，伸手就拿，手到擒來，當然是有道理的。

這一點關二他們也不會不知道。

奇怪的是丁一抓威震江湖的暗器一出手，他們居然只是眼睜睜的看著，既不招架，也不閃避。

關二的手仿佛抬了抬，但是並沒有舉起來。眼看著這些封喉致命的暗器就要穿入他們的要害。

忽然間，一條人影燕子般的飛來，一雙大袖，金光閃閃。

大袖飛舞，飛燕去來。

一陣銀鈴般的笑聲，在花雨消失間響起。

「七七四十九件暗器，胡金袖拜領，大好人命四條，胡金袖奉還。」

花徑深處的小樓前樹蔭下，擺著一桌酒，甜甜的，剛用春冰鎮過的波斯葡萄酒，卻又偏偏帶著一點淡淡的鬱金花香氣。

青山遠處白雲花樹間，仿佛有人在曼聲而歌：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剩來琥珀光。」

只可惜長袖飄飄的女主人雖然能醉客，客人卻都清醒得很，好像連酒都不好意思喝了。

客人是關二、張五、張八、公孫易、丁一抓和諸葛太平，半客半主的是卜鷹。

女主人花容勝玉，長袖繡金，和鏢車裡的黃金一樣，都是十足十的純金。

天下太平的鏢車畢竟也有不太平的時候。

大家對這件事有什麼意見呢？

短刀集

狼牙

公孫易：

「我實在覺得很奇怪，大家好像都認為天下只有我一個人會在肉裡下毒。」

丁一抓：

「那種迷藥決不比公孫的差，我只聞到一點氣味，出手就已經慢了。」

胡金袖：

「幸虧你慢了那一點點，所以現在大家還都很太平。」

張五：

「我無話可說。」

張八：

「輕如飛燕胡金袖，果然了不起。」

諸葛太平：

「不管怎麼樣，現在總算又天下太平了，我已經又叫人燉了一鍋肉，已經架在爐子上。」

關二：

「你這一鍋肉，我非吃個痛快不可。」

● ●

關二這句話說出來，大家都吃了一驚。一向心高氣傲的關玉門，這一次一敗塗地，居然還有心情吃肉。

——這個人是不是真的關二？

卜鷹已經注意觀察了他很久，現在才開口：

「這一次賭局，我絕對沒有插手，只要有我的賭局，我就不會插手。」卜鷹很鄭重的說：「這是我的規矩，你應該相信我。」

「我相信你。」關二說：「我一直都相信你。」

「現在諸葛太平的鏢車已經被劫了，鏢銀已經在胡大小姐的地窖裡。」卜鷹問關二：「現在你是不是已經輸了？」

「不是。」

「你還沒有輸？」

「我當然還沒有輸。」關二看著卜鷹，眼中充滿笑意：「這一次輸的是你。」

插圖／黃憲鐘

狼牙

短刀集

公孫易：

「我實在覺得很奇怪，大家好像都認為天下只有我一個人會在肉裡下毒。」

丁一抓：

「那種迷藥決不比公孫的差，我只聞到一點氣味，出手就已經慢了。」

胡金袖：

「幸虧你慢了那一點點，所以現在大家還都很太平。」

張五：

「我無話可說。」

張八：

「輕如飛燕胡金袖，果然了不起。」

諸葛太平：

「不管怎麼樣，現在總算又天下太平了，我已經又叫人燉了一鍋肉，已經架在爐子上。」

關二：

「你這一鍋肉，我非吃個痛快不可。」

●●

關二這句話說出來，大家都吃了一驚。一向心高氣傲的關玉門，這一次一敗塗地，居然還有心情吃肉。

——這個人是不是真的關二？

卜鷹已經注意觀察了他很久，現在才開口：

「這一次賭局，我絕對沒有插手，只要有我的賭局，我就不會插手。」卜鷹很鄭重的說：「這是我的規矩，你應該相信我。」

「我相信你。」

關二說：「我一直都相信你。」

「現在諸葛太平的鏢車已經被劫了，鏢銀已經在胡大小姐的地窖裡。」卜鷹問關二：「現在你是不是已經輸了？」

「不是。」

「你還沒有輸？」

「我當然還沒有輸。」關二看著卜鷹，眼中充滿笑意。「這一次輸的是你。」

插圖／黃憲鍾

大腸的
了。醫
有惡性
康之道
不已，
非常注
慮的方
生命的
忠告。
想法，
不是時
在乎巴
全部的
她唯一
及化粧
的身材
有關心
作的心

短刀集

狼牙

關二這句話說出來，大家又吃了一驚。

一向言出如山的關玉門，這一次難道想賴皮？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上一次薛滌纓和柳輕侯的賭局，我們左也輸、右也輸，裡裡外外一共輸了一百萬兩，其中有二十三萬兩，付的是大通的金票。」

「對，我已經點收過。」

「想不到的是，一向財力雄厚的大通居然垮了，他們發出去的十足兌現的金票，也已在一夜間變成廢紙。」

關二說：「這消息現在雖然還沒有傳出去，可是我們已經知道了。」

他說：「大通可以垮，財神不能垮，所以我們連夜湊了二十三萬黃金，請太平鏢局押鏢，送到賭局去，換大通的廢票。」

說到這裡，關二聲音都彷彿年輕了起來。

「這趟鏢本來就是要送到賭局去的，所以我才會領頭吃那鍋肉，好讓你們自己把鏢運來。這裡也是賭局的分支之一，我們正好把鏢銀平安送達。」他微笑著面向卜鷹：「所以這一次輸的是你，不是我。」

諸葛太平吃吃的直笑。

「有了諸葛太平，一定天下太平，這句話各位一定要牢記在心。」

● ●

關二伸出手。剛伸出來，狼牙已經在他手裡；他卻偏偏還故意吁了口氣，看著卜鷹說：

「每個人都難免有做輸家的時候，難得做一次輸家，也不必太難受。」

「是的。」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十八之十七

狼牙

短刀集

關二這句話說出來，大家又吃了一驚。

一向言出如山的關玉門，這一次難道想賴皮？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上一次薛滌纓和柳輕侯的賭局，我們左也輸、右也輸，裡裡外外一共輸了一百萬兩，其中有二十三萬兩，付的是大通的金票。

「對，我已經點收過。」

「想不到的是，一向財力雄厚的大通居然垮了，他們發出去的十足兌現的金票，也已在一夜間變成廢紙。」關二說：「這消息現在雖然還沒有傳出去，可是我們已經知道了。」

他說：「大通可以垮，財神不能垮，所以我們連夜湊了二十三萬黃金，請太平鏢局押鏢，送到賭局去，換大通的廢票。」

說到這裡，關二聲音都彷彿年輕了起來。

「這趟鏢本來就是要送到賭局去的，所以我才會領頭吃那鍋肉，好讓你們自己把鏢運來。這裡也是賭局的分支之一，我們正好把鏢銀平安送達。」他微笑著面向卜鷹：「所以這一次輸的是你，不是我。」

諸葛太平吃吃的直笑。

「有了諸葛太平，一定天下太平，這句話各位一定要牢記在心。」

● ●

關二伸出手。剛伸出來，狼牙已經在他手裡；他卻偏偏還故意吁了口氣，看著卜鷹說：

「每個人都難免有做輸家的時候，難得做一次輸家，也不必太難受。」

「是的。」

狼牙

短刀集

尾聲

卜鷹真的好像並不太難受，而且還有心情喝酒，而且還喝得很愉快。

這個人真有風度，真輸得起。

胡金袖把袖子高高挽起，露出一雙白藕般的手臂，剝著蓮蓬，卻用眼角瞟著卜鷹。

「看樣子你這一次的詭計又得逞了。」

「詭計？」卜鷹好像完全聽不懂的樣子：「什麼詭計？」

「這一邊你雖然輸了一枚花八十五兩銀子弄來的冒牌狼牙，那一邊最少也要贏進三五百倍。」

「那一邊是那一邊？」

「當然是諸葛太平那個胖猴子那一邊。」

「猴子既然能胖成他那樣子，當然奇精無比，我怎能弄到他的。」

「你一定告訴他可以讓關二幫他把鏢銀平安送到，他一定故意不相信，故意要跟你賭，其實心裡卻寧可輸。」

「為什麼？」

「因為他輸了，鏢銀就會平安送到，諸葛太平就依然天下太平了。」胡金袖吃吃的笑道：「所以這一次真正的贏家還是你。」

卜鷹微笑。

「不管怎麼樣，我總算還是讓關二贏了一次，至少讓他自己覺得自己贏了一次。」

清亮的下弦月、多采的黃金杯，卜鷹淺淺的啜了一口葡萄酒，心滿意足的吁了口氣。

「做贏家雖然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至少總比做輸家好。」

（全文完）

古龍的短篇武俠小說「短刀集」，第二篇「狼牙」今天刊畢，第三篇「白羽」，近日續在萬象版發表。敬請期待。

挿圖／黃憲鍾

←黃玫瑰冰淇淋的花

古龍系列 武俠精粹

文／古龍 十八之十八

短刀集

狼牙

插圖／黃憲鐘

尾聲

卜鷹真的好像並不太難受，而且還有心情喝酒，而且還喝得很愉快。

這個人真有風度，真輸得起。

胡金袖把袖子高高挽起，露出一雙白耦般的手臂，剝著蓮蓬，卻用眼角瞟著卜鷹。

「看樣子你這一次的詭計又得逞了。」

「詭計？」卜鷹好像完全聽不懂的樣子：「什麼詭計？」

「這一邊你雖然輸了一枚花八十五兩銀子弄來的冒牌狼牙，那一邊最少也要贏進三五百倍。」

「那一邊是那一邊？」

「當然是諸葛太平那個胖猴子那一邊。」

「猴子既然能胖成他那樣子，當然奇精無比，我怎能弄到他的。」

「你一定告訴他可以讓關二幫他把鏢銀平安送到，他一定故意不相信，故意要跟你賭，其實心裡卻寧可輸。」

「為什麼？」

「因為他輸了，鏢銀就會平安送到，諸葛太平就依然天下太平了。」胡金袖吃吃的笑道：「所以這一次真正的贏家還是你。」

卜鷹微笑。

「不管怎麼樣，我總算還是讓關二贏了一次，至少讓他自己覺得自己贏了一次。」

清亮的下弦月、多采的黃金杯，卜鷹淺淺的啜了一口葡萄酒，心滿意足的吁了口氣。

「做贏家雖然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至少總比做輸家好。」

（全文完）

古龍的短篇武俠小說「短刀集」，第二篇「狼牙」今天刊畢，第三篇「白羽」，近日續在萬象版發表。敬請期待。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古龍■之一■插圖／可風

短刀集

追殺

[illegible]

特長：傳說中，自幼即與狼群為伍，對曠野中所有的一切都瞭如指掌，生存力極強，與傳說中的蕭十一郎有幾分相似。

武功怪異，耐力極強，有一次曾經逃入亂山中，和追捕他的二十九名高手抗拒了三日三夜，結果仍然逃脫，追捕他的高手，卻有二十一人死在亂山裡，經此之後，江湖中人再也不願提起追殺他的事，參與那次行動的人，生還之後，立刻全都洗手歸隱。

特性：作案時只對豪門下手，只取珠寶紅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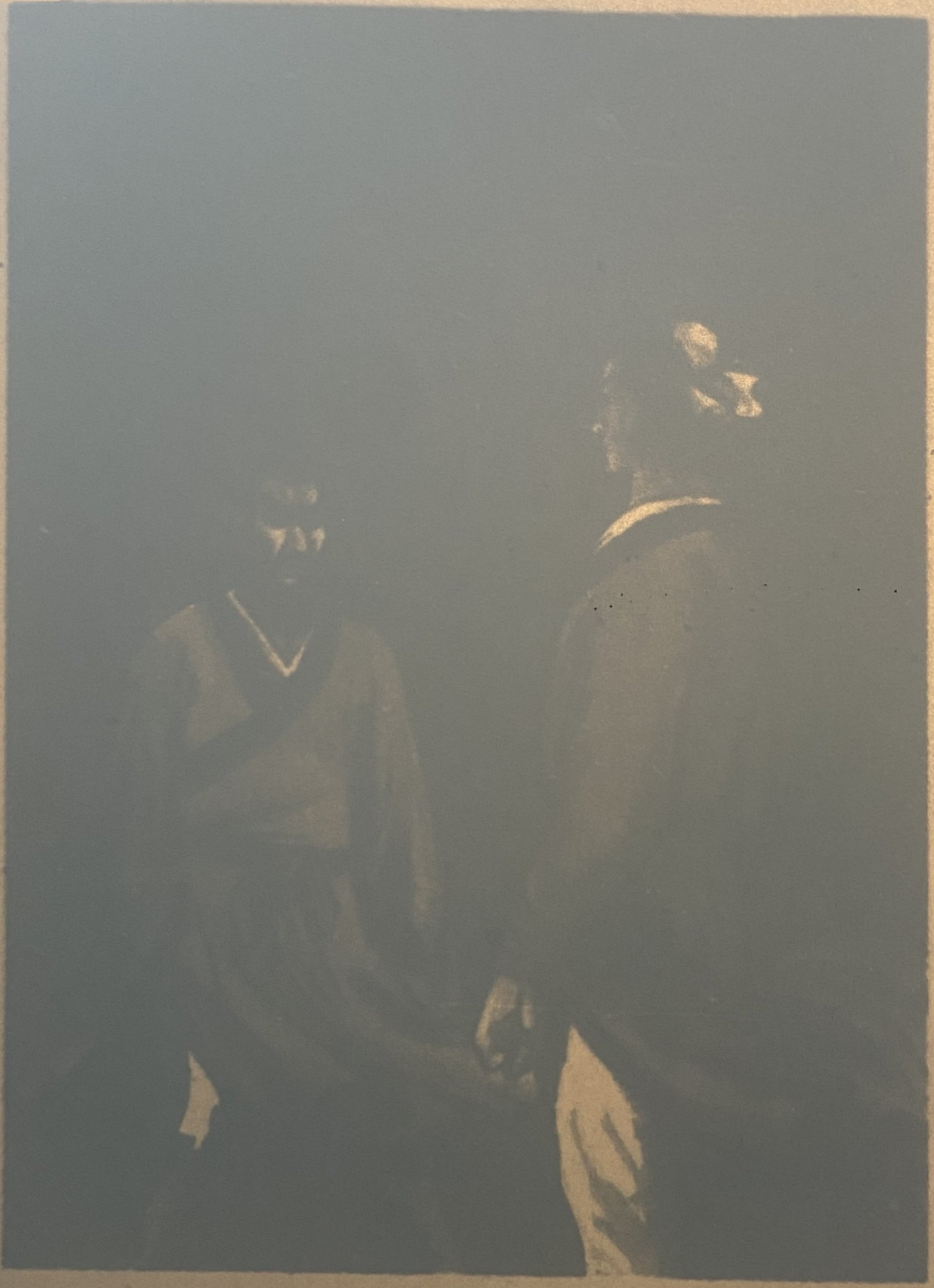
講究衣著，在曠野中仍然保持儀表修潔，有人曾經形容：「有一次我們在追捕他兩天之後看見他，他看起來居然還是像剛準備去赴宴的貴賓一樣。」

這兩個人，可以說是旗鼓相當的武林奇才，所以這一次追殺的行動，從一開始就已聲動江湖。

■

綜合了各方面的資料，賭局最後決定的盤口是——一比一。

對於這次的成敗勝負，誰都沒有把握。



必勝之戰

秋，深秋，木葉蕭蕭。蕭瑟的秋風穿林而過，聽起來就像是剛從仇人咽喉間劃過的刀風。

山間的小路上落葉滿徑，秋林中杳無人蹤，連鴉群都飛得一隻不見，卻有一個人高臥在一棵高樹的枝椏間，手裡倒提著一隻羊皮酒袋，風吹木葉，簌簌的動，他的人彷彿也在隨風搖晃。

一個頂禿如鷹，目光也銳利如鷹的人，卻有一隻獵犬般的鼻子，一雙狡兔般的耳朵，一個駱駝般的胃，和一雙狒狒般強而有力的大手。

他的情人胡大小姐曾經形容過他——

「這個人就像是很多種野獸混合成的，人的成分反而很少，也許只有一張嘴，因為只有人的嘴才有這麼好吃，而且吃得這麼挑剔。」

對於這種評論，他從來不予反駁爭辯。

——一個男人如果要和女人爭辯，就好像要和一條狗搶肉骨頭。

這個人當然就是卜鷹。

短刀集

追殺

賭局又開始忙碌了起來，尤其是負責管理資料的孫老夫子，忙得想回去吃一頓他女兒做的晚飯都沒有時間，因為號稱近三十年來，江湖中最刺激的一場追殺行動已開始。

對於這一次追殺，至今各地都已經有人來打聽賭局接受賭注的盤口，所以有關這次追殺行動中兩個人的資料，也紛紛自各地湧來。

這兩個人當然都是名人，追的一方是新近才入刑部當差的程小青，據說他最近幾乎因為一件冤獄而遭處決，所以才下決心，入刑部，管世間所有的不平事，捉罪犯歸案，為冤情昭雪。

有關他的資料大致是這樣的：

姓名：程小青。

年紀：二十五。

特長：自幼喜愛狩獵，所以觀察力極佳，反應極快，而且善於在野外求生。

武功極雜，出手一擊，極少失誤。

用左手，右手已齊腕斷去。

家世：父名程元，人稱「八臂神龍」，乃西北大豪，各門各派的兵刃武功都曾練過，壯年死於中風。

母名關玉仙，即「生裂虎豹關玉門」關二先生之妹，人稱「三姑奶奶」，與人交手時，驍勇剛猛，猶在關二先生之上，在西北一帶，威名遠震。

程小青追殺的一方，不但是橫行天下的大盜，也是武林公認的奇才，個性卻很孤獨，經常一個人露宿在野外。

這個人姓白，名荻，又叫做白荻花，作案之後，通常都會留下一枝白色的荻花作為標誌，所以也只有在荻花開放時那短短一段時日中，他才出來作案。

有關他的資料，大致是這樣子的：

姓名：白荻、白荻花。

年紀：不詳，約二十五。

家世：不詳。

特長：傳說中，自幼即與狼群為伍，對曠野中所有的一切都瞭如指掌，生存力極強，與傳說中的蕭十一郎有幾分相似。

武功怪異，耐力極強，有一次曾經逃入亂山中，和追捕他的二十九名高手抗拒了三日三夜，結果仍然逃脫，追捕他的高手，卻有二十一人死在亂山裡，經此之後，江湖中人再也不願提起追殺他的事，參與那次行動的人，生還之後，立刻全都洗手歸隱。

特性：作案時只對豪門下手，只取珠寶紅貨。

講究衣著，在曠野中仍然保持儀表修潔，有人曾經形容：「有一次我們在追捕他兩天之後看見他，他看起來居然還是像剛準備去赴宴的貴賓一樣。」

這兩個人，可以說是旗鼓相當的武林奇才，所以這一次追殺的行動，從一開始就已聳動江湖。

■

綜合了各方面的資料，賭局最後決定的盤口是——一比一。

對於這次的成敗勝負，誰都沒有把握。

必勝之戰

秋，深秋，木葉蕭蕭。蕭瑟的秋風穿林而過，聽起來就像是剛從仇人咽喉間劃過的刀風。

山間的小路上落葉滿徑，秋林中杳無人蹤，連鴉群都飛得一隻不見，卻有一個人高臥在一棵棗樹的枝椏間，手裡倒提著一隻羊皮酒袋，風吹木葉，簌簌的動，他的人彷彿也在隨風搖晃。

一個頂禿如鷹，目光也銳利如鷹的人，卻有一隻獵犬般的鼻子，一雙狡兔般的耳朵，一個駱駝般的胃，和一雙狒狒般強而有力的大手。

他的情人胡大小姐曾經形容過他——

「這個人就像是很多種野獸混合成的，人的成分反而很少，也許只有一張嘴，因為只有人的嘴才有這麼好吃，而且吃得這麼挑剔。」

對於這種評論，他從來不予反駁爭辯。

——一個男人如果要和女人爭辯，就好像要和一條狗搶肉骨頭。

這個人當然就是卜鷹。

萬象系列 武俠精粹 古龍

短刀集之二

追殺

山路上居然又有人來了，一個穿著一身白色衣衫的年輕人，白衣如雪，一塵不染，背後斜背著一柄烏黑劍鞘的長劍，配著同色的絲條，和一雙用削過的小牛皮製成的黑色短靴。

這個看起來就像是個春秋佳日在僕從陪伴下出來行獵的貴公子，可是他的神情卻極謹慎，行動更輕健矯捷，走在乾枯的落葉上，發出來的聲音絕不會比一隻松鼠大很多。

他的目光更銳利，也跟卜鷹一樣，看起來就像是一隻鷹。

他很快就看見了卜鷹。

魁偉的身子穿著件柔軟而貼身的黑絲長袍，赤足上套著雙帶著異樣光澤的多耳涼鞋，手裡一袋羊乳酒，像一片雲一樣斜臥在樹梢。

這麼樣一個人會是誰？

年輕人笑了，笑容純真而帶著稚氣，在一張飽經風霜的臉上，驟然出現這種笑容，就像是烏黑雲層中忽然出現了陽光。

「卜先生？」他問：「卜鷹？」

「是的，我就是卜鷹。」懶洋洋的喝了口羊乳酒之後，卜鷹才反問：「白荻？白荻花？」

「是。」

卜鷹大笑：「你一眼就認出了我，我也一眼就認出了你，看來我們兩個都可以算是名人。」

「尤其是我，最近好像更有名。」白荻苦笑：「如果閣下是在這裡等著我的，我也不會奇怪。」

「我為什麼要等你，難道我還想拿你的人頭去領賞金？」

他把羊皮酒袋拋給了樹下的年輕人，酸酸的羊乳酒，一下咽喉，就變成了一道烈火。

「我只不過是來看看的。」卜鷹說。

「看什麼？」

「看人殺人，看殺人的人。」卜鷹說：「那都比殺人有趣得多。」

「這裡有人殺人？」白荻問：「這裡有殺人的人？」

「現在沒有，很快就有了。」

「有殺人的人，當然就有被殺的人。」

「當然！」

「你看我像那種人？」

「我看不出。」

卜鷹接過年輕人拋上去的酒袋，又喝了兩大口！「我只看得出這裡是個老地方，無論要殺人還是被殺，都是好地方。」

「你還看出了什麼？」

「我若是被人追殺，逃到這裡，一定會停下來，因為前面的那段山路很難走，能進到這裡來的人，絕不會太多。」

「非但不會太多，甚至可能只有一個。」

「所以我就會等在這裡，先觀察好地形和地勢，選擇好一個一出手就能制敵機先的地方，先取得優勢，」卜鷹說：「高手決勝，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然後呢？」

「然後我也許會設下一些小小的陷阱，兵不厭詐，在生死之戰中，更不妨用一點手段。」卜鷹說：「這也是兵家常事。」

「所以你並不想管這件事。」

「我說過，我只不過是來看看的。」卜鷹說：「所以從現在開始，你不妨就把我當作一塊石頭，一段樹枝，你儘管做你自己要做的事，就好像根本沒有我這個人存在。」

白荻立刻用一種很肯定的態度說：「好，我相信你。」

萬象系列 武俠精粹 古龍

之二 短刀集

追殺

山路上居然又有人來了，一個穿著一身白色衣衫的年輕人，白衣如雪，一塵不染，背後斜背著一柄烏黑劍鞘的長劍，配著同色的絲條，和一雙用削過的小牛皮製成的黑色短靴。

這個看起來就像是個春秋佳日在僕從陪伴下出來行獵的貴公子，可是他的神情卻極謹慎，行動更輕健矯捷，走在乾枯的落葉上，發出來的聲音絕不會比一隻松鼠大很多。

他的目光更銳利，也跟卜鷹一樣，看起來就像是一隻鷹。

他很快就看見了卜鷹。

魁偉的身子穿著件柔軟而貼身的黑絲長袍，赤足上套著雙帶著異樣光澤的多耳涼鞋，手裡一袋羊乳酒，像一片雲一樣斜臥在樹梢。

這麼樣一個人會是誰？

年輕人笑了，笑容純真而帶著稚氣，在一張飽經風霜的臉上，驟然出現這種笑容，就像是烏黑雲層中忽然出現了陽光。

「卜先生？」他問：「卜鷹？」

「是的，我就是卜鷹。」懶洋洋的喝了口羊乳酒之後，卜鷹才反問：「白荻？白荻花？」

「是。」

卜鷹大笑：「你一眼就認出了我，我也一眼就認出了你，看來我們兩個都可以算是名人。」

「尤其是我，最近好像更有名。」

白荻苦笑：「如果閣下是在這裡等著我的，我也不會奇怪。」

「我為什麼要等你，難道我還想拿你的人頭去領賞金？」

他把羊皮酒袋拋給了樹下的年輕人，酸酸的羊乳酒，一下咽喉，就變成了一道烈火。

「我只不過是來看看的。」卜鷹說。

「看什麼？」

「看人殺人，看殺人的人。」卜鷹說：「那都比殺人有趣得多。」

「這裡有人殺人？」白荻問：「這裡有殺人的人？」

「現在沒有，很快就有了。」

「有殺人的人，當然就有被殺的人。」

「當然！」

「你看我像那種人？」

「我看不出。」

卜鷹接過年輕人拋上去的酒袋，又喝了兩大口！「我只看得出這裡是個老地方，無論要殺人還是被殺，都是好地方。」

「你還看出了什麼？」

「我若是被人追殺，逃到這裡，一定會停下來，因為前面的那段山路很難走，能進到這裡來的人，絕不會太多。」

「非但不會太多，甚至可能只有一個。」

「所以我就會等在這裡，先觀察好地形和地勢，選擇好一個一出手就能制敵機先的地方，先取得優勢，」卜鷹說：「高手決勝，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然後呢？」

「然後我也許會設下一些小小的陷阱，兵不厭詐，在生死之戰中，更不妨用一點手段。」卜鷹說：「這也是兵家常事。」

「所以你並不想管這件事。」

「我說過，我只不過是來看看的。」卜鷹說：「所以從現在開始，你不妨就把我當作一塊石頭，一段樹枝，你儘管做你自己要做的事，就好像根本沒有我這個人存在。」

白荻立刻用一種很肯定的態度說：

「好，我相信你。」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古龍

短刀集之三

追殺

白荻選了棵高樹，站在樹下，背後的劍柄已經調整到最順手的角度。

這裡也正是這塊空地上地勢最好的地方，背對著光源，不致讓落日的餘光刺眼，人順著風向，可以讓出手的速度更快。

每一個細節他都計算得很精確。最重要的一點是，現在他已經定下了心，沉住了氣，而且已經盡力把體力恢復。

程小青雖然是追捕者，可是在這種情況下，難免會有些心浮氣躁。

所以他可以等。

以逸待勞，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是致勝的必要因素之一。

這時候他當然也已聽見了程小青的腳步聲。

程小青的腳步聲居然很慢、很沉穩，顯然是一步步慢慢走上來的。

在這種情況下，他居然還能沉得住氣。

他好像並不急著追上白荻，也不怕白荻聽見他的腳步聲。

這個可怕的對手，心裡究竟在打什麼主意？

看來他遠比白荻估計中還要可怕得多。

暮雲四起，升於腳下，天色已漸漸暗了。

卜鷹早已閉上眼睛，彷彿已睡著，白荻做了些什麼事，他好像真的完全不知道。

可是現在他卻忽然問白荻：

「你已經準備好了？」

「嗯。」

「現在你對這一戰已經有幾分把握？」

「現在我只想喝口酒。」

「慶功酒？」

「對，慶功酒。」

「決戰之前，先喝慶功酒。」卜鷹問：「難道你已經有了必勝的把握？」

白荻微笑，喝酒。

「你會不會低估了你的對手？高估了自己？」

白荻帶著微笑，很平靜的說：「我這一生，如果有一次把這一類的事估計錯誤，只要有一次，現在我就早已是個死人了。」

高手決戰，如果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對手，無論在任何時候對任何人來說，都是種不可原諒的致命錯誤。

■

卜鷹看著樹下的年輕人，眼色中帶著種非常奇怪的表情。

「那麼現在你就等著殺人吧。」卜鷹說：「我相信要殺你的人已經來了。」

魔刀初出

樹林裡這塊空地，大約有兩三丈方圓。這裡的樹木也不知是因為被人砍伐，還是受不到陽光雨露，幼小時就已枯死。

[illegible]，如果不是高山上很少雨水，恐怕早已變成了一片沼澤。

對於這一類的地方，白荻顯然很熟悉，片刻間他已在這裡佈好了七八個陷阱。其中有模仿獵人捕鳥用的彈枝、有埋在落葉下的尖石或者坑洞，雖然都是些很簡單的陷阱，可是在高手決戰時，每一處簡單的陷阱都足以致命。

[illegible]

萬象系列　武俠精粹　古龍

短刀集之三

追殺

暮雲四起，升於腳下，天色已漸漸暗了。

卜鷹早已閉上眼睛，彷彿已睡著，白荻做了些什麼事，他好像真的完全不知道。

可是現在他卻忽然問白荻：

「你已經準備好了？」

「嗯。」

「現在你對這一戰已經有幾分把握？」

「現在我只想喝口酒。」

「慶功酒？」

「對，慶功酒。」

決戰之前，先喝慶功酒。」卜鷹問：「難道你已經有了必勝的把握？」

白荻微笑，喝酒。

「你會不會低估了你的對手？高估了自己？」

白荻帶著微笑，很平靜的說：「我這一生，如果有一次把這一類的事估計錯誤，只要有一次，現在我就早已是個死人了。」

高手決戰，如果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對手，無論在任何時候對任何人來說，都是種不可原諒的致命錯誤。

■

卜鷹看著樹下的年輕人，眼色中帶著種非常奇怪的表情。

「那麼現在你就等著殺人吧。」卜鷹說：「我相信要殺你的人已經來了。」

魔刀初出

樹林裡這塊空地，大約有兩三丈方圓。這裡的樹木也不知是因為被人砍伐，還是受不到陽光雨露，幼小時就已枯死。

空地上積滿了落葉，如果不是高山上很少雨水，恐怕早已變成了一片沼澤。

對於這一類的地方，白荻顯然很熟悉，片刻間他已在這裡做好了七八個陷阱。其中有模仿獵人捕鳥用的彈枝、有埋在落葉下的尖石或者坑洞，雖然都是些很簡單的陷阱，可是在高手決戰時，每一處簡單的陷阱都足以致命。

高手決戰，身子只要在一剎那間失去平衡，就給了對手一擊致命的機會。

白荻選了棵高樹，站在樹下，背後的劍柄已經調整到最順手的角度。

這裡也正是這塊空地上地勢最好的地方，背對著光源，不致讓落日的餘光刺眼，人順著風向，可以讓出手的速度更快。

每一個細節他都計算得很精確。最重要的一點是，現在他已經定下了心，沉住了氣，而且已經盡力把體力恢復。

程小青雖然是追捕者，可是在這種情況下，難免會有些心浮氣躁。

所以他可以等。

以逸待勞，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是致勝的必要因素之一。

這時候他當然也已聽見了程小青的腳步聲。

程小青的腳步聲居然很慢、很沉穩，顯然是一步步慢慢走上來的。

在這種情況下，他居然還能沉得住氣。

他好像並不急著追上白荻，也不怕白荻聽見他的腳步聲。

這個可怕的對手，心裡究竟在打什麼主意？

看來他遠比白荻估計中還要可怕得多。

■萬象系列■之四

短刀集

追殺

■武俠精粹■古龍

低估了自己的對手，這一點就是個致命的錯誤，白荻心裡反而有些不安了。對即將面對強敵的人來說，這也是種不好的徵兆。

就在這時候，他聽見了一種很奇怪的「沙沙」聲，一種平常絕不該在這種地方聽見的聲音，就好像漁夫在海面撒網的聲音一樣。

白荻想到他是在什麼地方聽到過這種聲音的，卻想不到這裡居然真的有人在撒網。

一片巨大的魚網，就像是一片烏雲般從半空中落下來。這一片空地和四周的樹木，竟都在這面巨網的籠罩下。

白荻身子竄出，想從網底竄出去。

他的反應一向很快，動作更快，可惜這次卻慢了一步。

他的人還未竄出網底，前面已經有一片刀光在等著他。刀光密不透風，刀勢連綿不絕，用的竟彷彿是昔年東方魔教的獨創刀法「如意天魔連環式」，刀法雖然還未練成，威力已足夠讓任何人都無法越雷池一步。

白荻立刻被擋了回去。

一擋回去，就被巨網罩住，只聽見一個人在敲掌。

卜鷹在敲掌。

「太湖三十六友，撒網的手段果然高明，難怪有一網打起一千八百八十斤湖魚的驚人紀錄。」卜鷹道：「只可惜白荻花走遍天下，太湖群漁中的人居然連一個都不認得，否則也不會像魚一樣落網了。」

白荻居然就在網中找了個地方坐下來，居然還是面不改色，反而對也在網中的卜鷹笑了笑。

「網本來就在。我不入網誰入網？」

「有理。」

「何況你可不是特地來看我入網的，這次你想必又贏了一注。」

「一面看看，一面賭賭；若是只看不賭，豈非無趣得很？」

「有理。」白荻微笑：「只可惜最有趣的事你沒有看到。」

「最有趣的是什麼？」

「是魔刀。」白荻說：「如意天魔，如意魔刀，橫掃天下，絕代天驕。」

「好一把刀。」

「端的是好一把刀。」

「幸好我也已看過了，」卜鷹說：「程小青程大倌人用的雖然不是昔年那一把橫掃天下的『小樓一夜聽春雨』，可是他的刀法我總算見過了。」

白荻又笑，大笑。

「你見過了？你見過了什麼？」白荻說：「昔年魔教教主以一柄『小樓聽雨』縱橫天下，獨創如意天魔連環八式，每式三十六招，每招一百另八變，招中套招，緊扣連環，第一刀劈下，就讓人再也沒有喘息的機會。」

他大笑問卜鷹：「你說你已見過了，你見到了什麼？」

萬象系列 武俠精粹 古龍

之四 短刀集

追殺

低估了自己的對手，這一點就是個致命的錯誤，白荻心裡反而有些不安了。對即將面對強敵的人來說，這也是種不好的徵兆。

就在這時候，他聽見了一種很奇怪的「沙沙」聲，一種平常絕不該在這種地方聽見的聲音，就好像漁夫在海面撒網的聲音一樣。

白荻想到他是在什麼地方聽到過這種聲音的，卻想不到這裡居然真的有人在撒網。

一片巨大的魚網，就像是一片烏雲般從半空中落下來。這一片空地和四周的樹木，竟都在這面巨網的籠罩下。

白荻身子竄出，想從網底竄出去。

他的反應一向很快，動作更快，何惜這次卻慢了一步。

他的人還未竄出網底，前面已經有一片刀光在等著他。刀光密不透風，刀勢連綿不絕，用的竟彷彿是昔年東方魔教的獨創刀法「如意天魔連環式」，刀法雖然還未練成，威力已足夠讓任何人都無法越雷池一步。

白荻立刻被擋了回去。

一擋回去，就被巨網罩住，只聽見一個人在敲掌。

卜鷹在敲掌。

「太湖三十六友，撒網的手段果然高明，難怪有一網打起一千八百八十斤湖魚的驚人紀錄。」卜鷹道：「只可惜白荻花走遍天下，太湖群漁中的人居然連一個都不認得，否則也不會像魚一樣落網了。」

白荻居然就在網中找了個地方坐下來，居然還是面不改色，反而對也在網中的卜鷹笑了笑。

「網本來就在。我不入網誰入網？」

「有理。」

「何況你可不是特地來看我入網的，這次你想必又贏了一注。」

「一面看看，一面賭賭；若是只看不賭，豈非無趣得很？」

「有理。」白荻微笑：「只可惜最有趣的事你沒有看到。」

「最有趣的是什麼？」

「是魔刀。」白荻說：「如意天魔，如意魔刀，橫掃天下，絕代天驕。」

「好一把刀。」

「端的是好一把刀。」

「幸好我也已看過了，」卜鷹說：「程小青程大倌人用的雖然不是昔年那一把橫掃天下的『小樓一夜聽春雨』，可是他的刀法我總算見過了。」

白荻又笑，大笑。

「你見過了？你見過了什麼？」白荻說：「昔年魔教教主以一柄『小樓聽雨』縱橫天下，獨創如意天魔連環八式，每式三十六招，每招一百另八變，招中套招，緊扣連環，第一刀劈下，就讓人再也沒有喘息的機會。」

他大笑問卜鷹：「你說你已見過了，你見到了什麼？」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古龍

■之五 短刀集

追殺

卜鷹苦笑。

程小青忽然開口，冷冷的說：「你們若是要看一看我的刀法，那也容易。」

■

程小青的確變了，變得異常冷靜，只是那一股傲氣卻是永遠改變不了的。

一個人若是少了這股傲氣，這個人活著就無趣得很；可是一個人如果有了這股傲氣，他的對手就有了誘他犯錯的機會。

程小青也不例外。

他犯下的第一個錯誤，就是要人把那面巨網像帳篷般撐起。

他自己居然也鑽了進去，帶著他那柄最近才請當今江湖鑄刀的第一名匠徐稚子打造成的奇形彎刀鑽入了這面他自己設下的巨網中。

他不但要讓白荻看一看他的刀法，也要卜鷹看一看。卻忘了魔教的魔刀絕不是給人看的。

這一點不但他自己忘記，卜鷹和白荻好像也忘記了。

白荻本來是絕對不該忘記，也不能忘記的。

在那些神秘的沙漠和曠野中，在那些黑暗而可怖的孤寂之夜裡，他應該聽過某一位天魔的咒語：

「阿薩迷，殺剎奇古古，阿諾薩奇古古，迦葉亞，德斯特泥，迦剎亞，奇諾米西。」

那意思就是說：

「至尊無敵的刀，使敵人的鮮血化為地獄之火，若有人的眼看過，他的眼必瞎，身心都將受火煉之苦，萬劫不復。」

也許白荻曾聽過這咒語，但是他心裡並不是真的想著這把刀、魔刀，他只是想乘程小青入網的時候，乘機衝出去。

所以巨網剛剛掀起一尺多高時，他的身子已經竄了出去。

他整個人就像是貼著地面一樣，平平的竄出去的，就像是一支被強弓射出的箭。

這種身法並不好看，也並非時常都能用得著，可是練起來，卻比練任何一種輕功都辛苦，所以武林中練過這種輕功的人並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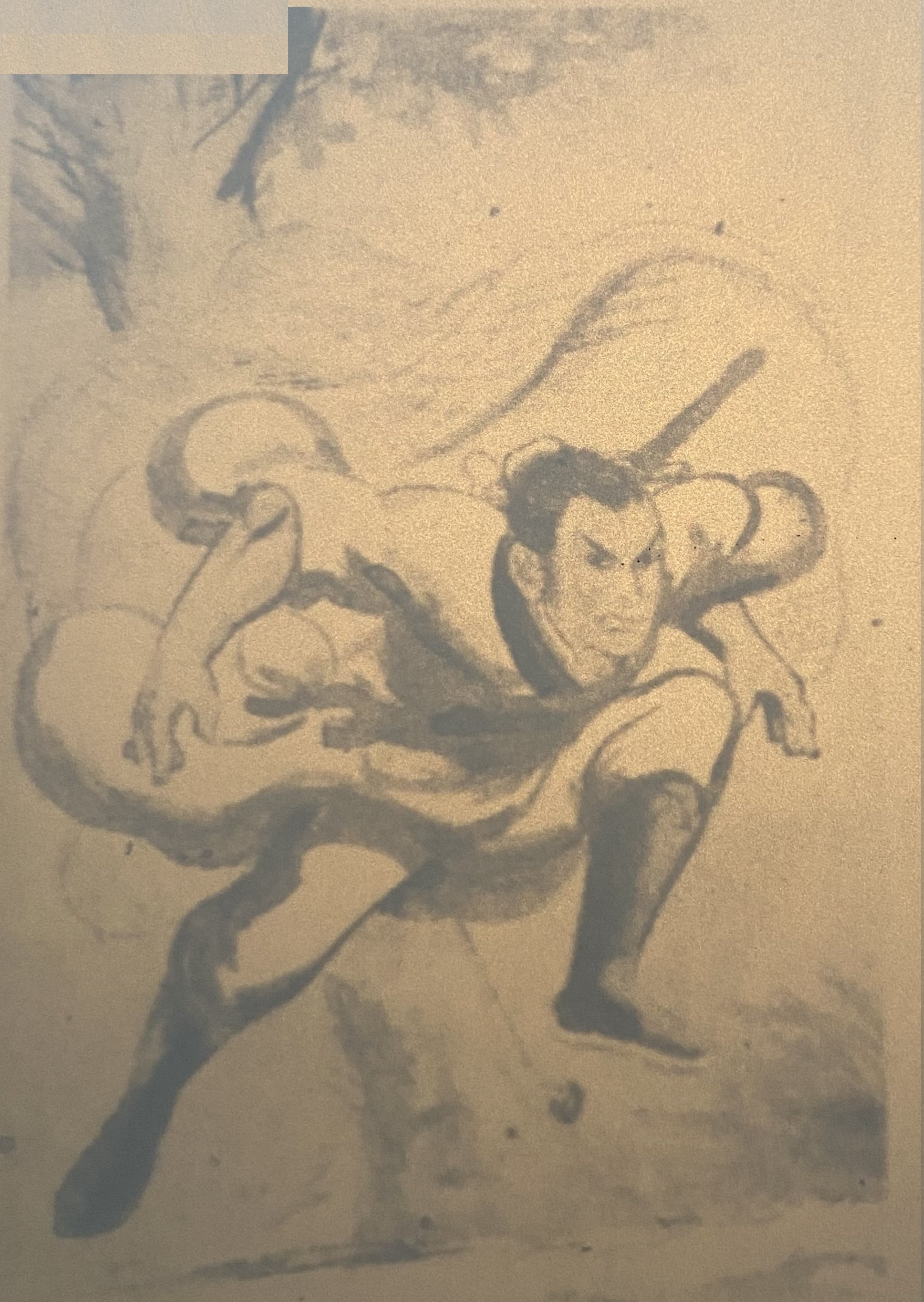
程小青顯然也沒有想到他會使出這種身法，拔刀時已遲了一剎那。

一彈指間即為六十剎那，可是在某些情況下，這一剎那就是生死之分了。

電光石火一閃，生死已經異途。人類的生命，多麼脆弱。

就在這一剎那間，眼看著白荻已自程小青身子的右邊衝了出去。

當然是身子右邊，程小青用的是左手，刀也在左手邊，他身子右邊的某一個角度正是他全身唯一的死角。



插圖／可風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古龍

■■之五

短刀集

追殺

卜鷹苦笑。

程小青忽然開口，冷冷的說：「你們若是要看，看我的刀法，那也容易。」

■

程小青的確變了，變得異常冷靜，只是那一股傲氣卻是永遠改變不了的。

一個人若是少了這股傲氣，這個人活著就無趣得很；可是一個人如果有了這股傲氣，他的對手就有了誘他犯錯的機會。

程小青也不例外。

他犯下的第一個錯誤，就是要人把那面巨網像帳篷般撐起。

他自己居然也鑽了進去，帶著他那柄最近才請當今江湖鑄刀的第一名匠徐稚子打造成的奇形彎刀鑽入了這面他自己設下的巨網中。

他不但要讓白荻看一看他的刀法，也要卜鷹看一看。卻忘了魔教的魔刀絕不是給人看的。

這一點不但他自己忘記，卜鷹和白荻好像也忘記了。

白荻本來是絕對不該忘記，也不能忘記的。

在那些神祕的沙漠和曠野中，在那些黑暗而可怖的孤寂之夜裡，他應該聽過某一位天魔的咒語：

「阿薩迷，般剎奇古古，阿諾薩奇古古，迦葉亞，德斯特泥，迦剎亞，奇諾米西。」

那意思就是說：

「至尊無敵的刀，使敵人的鮮血化為地獄之火，若有人的眼看過，他的眼必瞎，身心都將受火煉之苦，萬劫不復。」

也許白荻曾聽過這咒語，但是他心裡並不是真的想著這把刀，魔刀，他只是想乘程小青入網的時候，乘機衝出去。

所以巨網剛掀起一尺多高時，他的身子已經竄了出去。

他整個人就像是貼著地面一樣，平平的竄出去的，就像是一支被強弓射出的箭。

這種身法並不好看，也並非時常都能用得著，可是練起來，卻比練任何一種輕功都辛苦，所以武林中練過這種輕功的人並不多。

程小青顯然也沒有想到他會使出這種身法，拔刀時已遲了一剎那。

一彈指間即為六十剎那，可是在某些情況下，這一剎那就是生死之分了。

電光石火一閃，生死已經異途。

人類的生命，多麼脆弱。

就在這一剎那間，眼看著白荻已自程小青身子的右邊衝了出去。

當然是身子右邊，程小青用的是左手，刀也在左手邊，他身子右邊的某一個角度正是他全身唯一的死角。

插圖／可風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古龍

■之六 殘刀集

追殺

白荻的身法一展，不但可以乘機衝出，還可以從他的死角發動突擊。

這一擊，很可能就是致命的一擊。高手決戰，每一次出手都可能是致命的一擊。

但是這一擊並沒有發出，白荻也沒有衝出去。因為就在這一刹那間，忽然有極尖銳，卻極輕細的暗器破空聲。

白荻只覺得左腿的關節處彷彿被虫蟻叮了一下，彷彿有一刹那失去了知覺。

他身子的平衡力立刻被毀，雖然只不過是一刹那間的事，卻已足夠。

足夠讓程小青拔刀、出手；足夠毀滅一個人的魂魄，將他打入萬劫不覆的火獄。

■

刀光一閃，帶著種奇妙而詭異的弧度劃出，就像是倒映在水中的一彎新月在水波被微風吹皺時那種變形的月影般的弧度。

沒有人能形容這種月影的詭祕變化，因為每一次微風吹動水波時，水中月影都會有一種完全不同的變化。

每一種變化都不是任何人事先可以預料得到的。

白荻沒有避開這一刀。

刀光一閃，一串血珠就像是一條珠鍊般斜斜的拋了出去。

白荻用盡全身力氣，想改變自己身法行動的規律。

他知道魔刀的可怕。

只要一刀得手，第二刀就會立刻跟著劃出，依照對方行動時某種不變的準則劃出，就像是鬼魂已附上了你的身一樣，永遠緊跟著你；第二刀之後，立刻就有第三刀、第四刀……。

白荻明知它的可怕，可是悲慘的命運已經無法改變了。

天魔已經緊緊貼住了他的魂魄。

第三刀，第四刀，第五刀……血珠一串串拋起。鮮紅的血珠，黯淡的黃昏。

但是白荻還沒有死，刑部也不要他死，還有口供沒有問出來。一條有關上百萬兩金銀的口供，有時候遠比幾十條人命還要重要得多。

白荻的身子已經站不起來，神智卻仍清醒，臉上因痛苦而扭曲的肌肉，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充滿了怨毒的笑紋。

他彷彿是在帶笑看著卜鷹，一個字一個字的說：「卜大老板，多謝你來看我，讓我總算也看清了你是個什麼樣的人，我這一生再也不會忘記。」

卜鷹居然還笑了笑：「只可惜你這一生剩下的日子已太少。」

神仙公主

人退去，羊皮袋中的酒已空；卜鷹臉上的笑容卻還在臉上，就像是已凝結成形。

就像是有人用一把刀，將那一條條扭曲的笑紋雕刻到他臉上去了。

黑暗的枯林外，卻亮起了一串燈光，一連串巧手綴成的珠燈，一盞盞飄飛過來，在這淒冷荒寒的深山中，看起來明明應該像鬼火，卻又不像。

■萬象系列■之六

短刀集

追殺

■武俠精粹■古龍

白荻的身法一展，不但可以乘機衝出，還可以從他的死角發動突擊。

這一擊，很可能就是致命的一擊。

高手決戰，每一次出手都可能是致命的一擊。

但是這一擊並沒有發出，白荻也沒有衝出去。因為就在這一刹那間，忽然有極尖銳，卻極輕細的暗器破空聲。

白荻只覺得左腿的關節處彷彿被虫蟻叮了一下，彷彿有一刹那失去了知覺。

他身子的平衡力立刻被毀，雖然只不過是一刹那間的事，卻已足夠。

足夠讓程小青拔刀、出手；足夠毀滅一個人的魂魄，將他打入萬劫不復的火獄。

■

刀光一閃，帶著種奇妙而詭異的弧度劃出，就像是倒映在水中的一彎新月在水波被微風吹皺時那種變形的月影般的弧度。

沒有人能形容這種月影的詭祕變化，因為每一次微風吹動水波時，水中月影都會有一種完全不同的變化。

每一種變化都不是任何人事先可以預料得到的。

白荻沒有避開這一刀。

刀光一閃，一串血珠就像是一條珠鍊般斜斜的拋了出去。

白荻用盡全身力氣，想改變自己身法行動的規律。

他知道魔刀的可怕。

只要一刀得手，第二刀就會立刻跟著劃出，依照對方行動時某種不變的準則劃出，就像是鬼魂已附上了你的身一樣，永遠緊跟著你；第二刀之後，立刻就有第三刀、第四刀……。

白荻明知它的可怕，可是悲慘的命運已經無法改變了。

天魔已經緊緊貼住了他的魂魄。

第三刀，第四刀，第五刀……血珠一串串拋起。鮮紅的血珠，黯淡的黃昏。

但是白荻還沒有死，刑部也不要他死，還有口供沒有問出來。一條有關上百萬兩金銀的口供，有時候遠比幾十條人命還要重要得多。

白荻的身子已經站不起來，神智卻仍清醒，臉上因痛苦而扭曲的肌肉，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充滿了怨毒的笑紋。

他彷彿是在帶笑看著卜鷹，一個字一個字的說：「卜大老板，多謝你來看我，讓我總算也看清了你是個什麼樣的人，我這一生再也不會忘記。」

卜鷹居然還笑了笑：「只可惜你這一生剩下的日子已太少。」

神仙公主

人退去，羊皮袋中的酒已空；卜鷹臉上的笑容卻還在臉上，就像是已凝結成形。

就像是有人用一把刀，將那一條條扭曲的笑紋雕刻到他臉上去了。

黑暗的枯林外，卻亮起了一串燈光，一連串巧手綴成的珠燈，一盞盞飄飛過來，在這樣冷荒寒的深山中，看起來明明應該像鬼火，卻又不像。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古龍

■之七 短刀集

追殺

天上地下，都不會有如此輝煌美麗的鬼火。

[illegible]兩丈長、丈九尺寬的平幔，自飛舞的珠燈中，大[illegible]而來。

一個神仙般的絕色麗人斜坐在平幔上，[illegible]的長髮輕柔如流水，一雙明亮的[illegible]如晨星，身上穿著件非絲非麻、[illegible]的衣，卻將她[illegible]一半香肩露出，[illegible]一片雪白的皮膚，滑如凝脂。

她的手裡也在發著光，一雙用波斯水晶雕成的夜光杯裡，盛滿了寶汁般的美酒。

她的笑容卻比酒更甜。

[illegible]這樣一個人，卜鷹卻在嘆氣。

[illegible]。」他苦笑著嘆氣：「你到這裡來幹什麼？這裡不是一位公主該來的地方。」

「你能來，我就能來，」神仙般的公主已發起了嬌嗔：「我要來就來，誰也管不著。」

她生氣的時候，笑得居然還是那麼甜。

卜鷹卻好像看不見。

「對，你可以來，幸好我也可以走。」卜鷹說：「我要走就走，別人也管不著。」

他已經振衣而起，好像真的要走了，神仙般的公主卻像活鬼一樣大叫了起來：

「不行，你不能走！」

「為什麼？」

「因為我是特地來找你的。」公主的眼珠子直轉：「我有要緊的事找你。」

「什麼要緊的事？」

「要債，當然是找你要債。」

卜鷹又在嘆氣了，他實在不能不承認，這個世界上比要債更要緊的事確實不多。

「這一次，我也在你們的賭局裡押了一注，我賭那個白狄花一定跑不了的。」公主得意洋洋的笑：「這一次你總算輸了。」

原來卜鷹賭的是白狄，白狄無逃走，他就贏了。那他為什麼無用隔空打穴的功夫，用一塊碎石去打白狄右腿的穴道，讓白狄恨他一輩子？

卜鷹做的事，總是有很多讓人無法明瞭的，他自己也不願解釋。

他本來就是這麼樣一個人，我行我素，誰都不甩。

所以現在他只問這位公主。

「這一注你下了多少？」

「不多，一點都不多。」公主笑得更甜：「這一次我只不過押了兩百五十萬兩而已。」

這一次輪到卜鷹嚇一跳了，好像差一點點就要從樹上摔下來。

「兩百五十萬兩？」卜鷹又在鬼叫：「你是不是錢太多了？你是不是有點瘋病？」

「我什麼也沒有，只不過想贏點錢而已。」

「你若輸了呢？」

「輸給你又有什麼關係？你又不是外人，兩百五十萬兩又不算太多。」

卜鷹不但在嘆氣，而且開始呻吟，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孩子，居然把兩百五十萬兩看得不值一文，遇見這種人，你能拿她怎麼辦？

除了喝酒之外，還能怎麼辦？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古龍

之七 飛刀集

追殺

天上地下，都不會有如此輝煌美麗的鬼火。

四個黑臉白牙的崑崙奴，抬著張兩丈長、一丈五尺寬的平榻，自飛舞的珠燈中，大踏步而來。

一個神仙般的絕色麗人斜坐在平榻上，一頭漆黑的長髮輕柔如霧水，一雙明亮的眼睛燦爛如晚星，身上穿著件非絲非麻、五色繽紛的彩衣，卻將左邊一半香肩露出，露出了一片雪白的皮膚，滑如凝脂。

她的手裡也在發著光，一隻用波斯水晶雕成的夜光杯裡，盛滿了蜜汁般的美酒。

她的笑容卻比蜜更甜。

看見了這麼樣一個人，卜鷹卻在嘆氣。

「是你。」他苦笑著嘆氣：「你到這裡來幹什麼？這裡不是一位公主該來的地方。」

「你能來，我就能來，」神仙般的公主已發起了嬌嗔：「我要來就來，誰也管不著。」

她生氣的時候，笑得居然還是那麼甜。

卜鷹卻好像看不見。

「對，你可以來，幸好我也可以走。」卜鷹說：「我要走就走，別人也管不著。」

他已經振衣而起，好像真的要走了，神仙般的公主卻像活鬼一樣大叫了起來：

「不行，你不能走！」

「為什麼？」

「因為我是特地來找你的。」公主的眼珠子直轉：「我有要緊的事找你。」

「什麼要緊的事？」

「要債，當然是找你要債。」

卜鷹又在嘆氣了，他實在不能不承認，這個世界上比要債更要緊的事確實不多。

「這一次，我也在你們的賭局裡押了一注，我賭那個白荻花一定跑不了的。」公主得意洋洋的笑：「這一次你總算輸了。」

原來卜鷹賭的是白荻，白荻無逃走，他就贏了。那他為什麼無用隔空打穴的功夫，用一塊碎石去打白荻右腿的穴道，讓白荻恨他一輩子？

卜鷹做的事，總是有很多讓人無法明瞭的，他自己也不願解釋。

他本來就是這麼樣一個人，我行我素，誰都不甩。

所以現在他只問這位公主。

「這一注你下了多少？」

「不多，一點都不多。」公主笑得更甜：「這一次我只不過押了兩百五十萬兩而已。」

這一次輪到卜鷹嚇一跳了，好像差一點點就要從樹上摔下來。

「兩百五十萬兩？」卜鷹又在鬼叫：「你是不是錢太多了？你是不是有點瘋病？」

「我什麼也沒有，只不過想贏點錢而已。」

「你若輸了呢？」

「輸給你又有什麼關係？你又不是外人，兩百五十萬兩又不算太多。」

卜鷹不但在喘氣，而且開始呻吟，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孩子，居然把兩百五十萬兩看得不值一文，遇見這種人，你能拿她怎麼辦？

除了喝酒之外，還能怎麼辦？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古龍

■■之八 短刀集

追殺

插圖／可風

剛搶下她手裡的水晶夜光杯，將杯中酒一口氣喝下去，卜鷹就看見太湖三十六友中石伯人遠遠的飛奔了過來，就好像剛碰見鬼一樣。

太湖三十六友都是釣友，釣友講究的是忍耐、鎮靜、等，等，一定要能等，一定要沉得住氣，水裡的魚兒才會上鉤。

現在這位釣友早已將平日養氣的功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喘著氣道：

「糟了糟了，跑了跑了。」

「什麼事糟了？」卜鷹問：「誰跑了？」

「白荻花跑了。」這位釣友說：「他身受刀傷二十三處，想不到居然還是被他跑了。」

「跑去了那裡？」

「除了死路，他還能去那裡？」

程小青鐵青的臉驟然在燈光下出現，臉上絕沒有任何一絲表情，「他不跑，也許還能多活些日子，跑了只有死。」

「帶著五百萬兩一起死？」

程小青的臉驟然扭曲，就好像被人抽了一鞭子。過了很久才說：

「是的，他還沒有供出京城道上那七件大案的贓銀下落，就滾下了那道懸崖。」程小青冷冷的說：「他是存心要死的，幸好他不管是死是活，都再也見不到那五百萬兩。」

■

珠燈仍在，程小青已去遠，神仙般的公主居然也嘆了口氣，指著心口說：

「好可怕的人，我真的怕死他了。」

「他本來不是這樣子的。」卜鷹目送著程小青的身影，眼中帶著深思之色：「他本來也是個很有朝氣的年輕人。」

「他怎麼會變了？」

「因為一把刀。」卜鷹的神色更凝重：「一把足可讓他縱橫天下的魔刀。」

「魔刀？」

公主臉上神仙般的甜笑已不見。

「我只知道世上唯一的一把真正的魔刀，就是昔年魔教教主那一把『小樓一夜聽春雨』，可是這把刀好像並不在他手裡。」

「刀本無魔，魔由心生。」卜鷹道：「如果有心魔附在刀上，不管他用的是那把刀都一樣。」

「好好的一個年輕人，怎麼會有心魔？」

「因為他的刀法。」

——水中的殘月，妖豔的水波，隨著水波扭動變化的月影，不可思議的速度，一串又一串的血珠，一刀又一刀。

卜鷹眼中彷彿帶著種說不出的恐懼。

「我從未見到過那樣的刀法，但是我知道，那就是魔刀。」他說：「一個人心中若是有了那樣的刀法，心中就有了魔。心魔也就是天魔，天魔附身，心魔附刀，變化如意，縱橫天下。」

卜鷹慢慢的接著說：「一個人如果能縱橫天下，他怎麼會不變？」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古龍

之六 短刀集

追殺

揷圖／可風

剛搶下她手裡的水晶夜光杯，將杯中酒一口氣喝下去，卜鷹就看見太湖三十六友中石伯人遠遠的飛奔了過來，就好像剛碰見鬼一樣。

太湖三十六友都是釣友，釣友講究的是忍耐、鎮靜、等，一定要能等，一定要沉得住氣，水裡的魚兒才會上鈎。

現在這位釣友早已將平日養氣的功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喘著氣道：

「糟了糟了，跑了跑了。」

「什麼事糟了？」卜鷹問：「誰跑了？」

「白荻花跑了。」這位釣友說：「他身受刀傷二十三處，想不到居然還是被他跑了。」

「跑去了那裡？」

「除了死路，他還能去那裡？」

程小青鐵青的臉驟然在燈光下出現，臉上絕沒有任何一絲表情，「他不跑，也許還能多活些日子，跑了只有死。」

「帶著五百萬兩一起死？」

程小青的臉驟然扭曲，就好像被人抽了一鞭子。過了很久才說：

「是的，他還沒有供出京城道上那七件大案的贓銀下落，就滾下了那道懸崖。」程小青冷冷的說：「他是存心要死的，幸好他不管是死是活，都再也見不到那五百萬兩。」

■

珠燈仍在，程小青已去遠，神仙般的公主居然也嘆了口氣，指著心口說：

「好可怕的人，我真的怕死他了。」

「他本來不是這樣子的。」卜鷹目送著程小青的身影，眼中帶著深思之色：「他本來也是個很有朝氣的年輕人。」

「他怎麼會變了？」

「因為一把刀。」卜鷹的神色更凝重：「一把足可讓他縱橫天下的魔刀。」

「魔刀？」

公主臉上神仙般的甜笑已不見。

「我只知道世上唯一的一把真正的魔刀，就是昔年魔教教主那一把『小樓一夜聽春雨』，可是這把刀好像並不在他手裡。」

「刀本無魔，魔由心生。」卜鷹道：「如果有心魔附在刀上，不管他用的是那把刀都一樣。」

「好好的一個年輕人，怎麼會有心魔？」

「因為他的刀法。」

——水中的殘月，妖豔的水波，隨著水波扭動變化的月影，不可思議的速度，一串又一串的血珠，一刀又一刀。

卜鷹眼中彷彿帶著種說不出的恐懼。

「我從未見到過那樣的刀法，但是我知道，那就是魔刀。」他說：「一個人心中若是有了那樣的刀法，心中就有了魔。心魔也就是天魔，天魔附身，心魔附刀，變化如意，縱橫天下。」

卜鷹慢慢的接著說：「一個人如果能縱橫天下，他怎麼會不變？」

■景行

憂從何來

老鼠告誡小鼠：「過街要小心！」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古龍

■之九

短刀集

追殺

倩女青燈

白荻張開眼時，既不知道自己到了什麼地方，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經死了。

他張開眼的時候，跟閉著眼根本完全一樣，眼前都是一片黑暗，什麼都看不見。

他只覺得自己好像是躺在一塊冰冷而堅硬的石板上，身上好像蓋著床布單，而且也不知道是為了什麼，全身上下竟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動一動。

從他的脖子開始，下面的部分好像已完全消失，連一點感覺都沒有，剛才砍在他關節處的刀傷本來刺骨般疼痛，現在也麻木了。

他突然覺得很害怕。

在經過那麼多次生死一線的慘痛經驗之後，他從未想到自己還會如此害怕。

可是一個人如果只剩下了一個頭

他不敢再想下去。過了很久，他的眼睛總算漸漸習慣了黑暗，漸漸可以分辨出一些模糊的影子。

牆壁的影子、窗戶的影子、蓋在他身上的白布床單、床單下凸起的一個人的輪廓、窗外稍微比屋中黑暗淡一點的夜色、夜色中一棵孤零零的樹影。

白荻幾乎要歡呼起來。

他的身子仍在，只不過完全麻木了而已；而且被人很細心的綁住，讓他完全動彈不得。

這裡是什麼地方？他怎麼會到這裡來的？是誰把他綁在這個陰森小屋裡這張冰冷堅硬的床上？一路追殺他的程小青呢？還有那把詭異可怖已到了極點的魔刀！

□ □

忽然間，一扇門開了，慘黯的光色照進來，照出了一條人影，看來彷彿是個女人的身影，彷彿很高，很苗條，還帶著種很特別的女人味道。

她的行動很謹慎，也很靈巧，行動間絕對沒有發出一點聲音來，一閃進門，就立刻回手把門掩上，很快的走到這張堅硬的板床前。

她的心在跳，跳得很快，呼吸也很急促，顯得又興奮、又緊張。如果能看到她的臉，一定可以看出她的臉上已泛起了暈紅。

她是誰？來幹什麼？是不是想來殺白荻？

白荻可以聽見她的心跳和喘息聲，卻猜不出她臉上是什麼表情，是因興奮而緊張？還是因為仇恨而緊張？她的手裡是不是握著把殺人的刀？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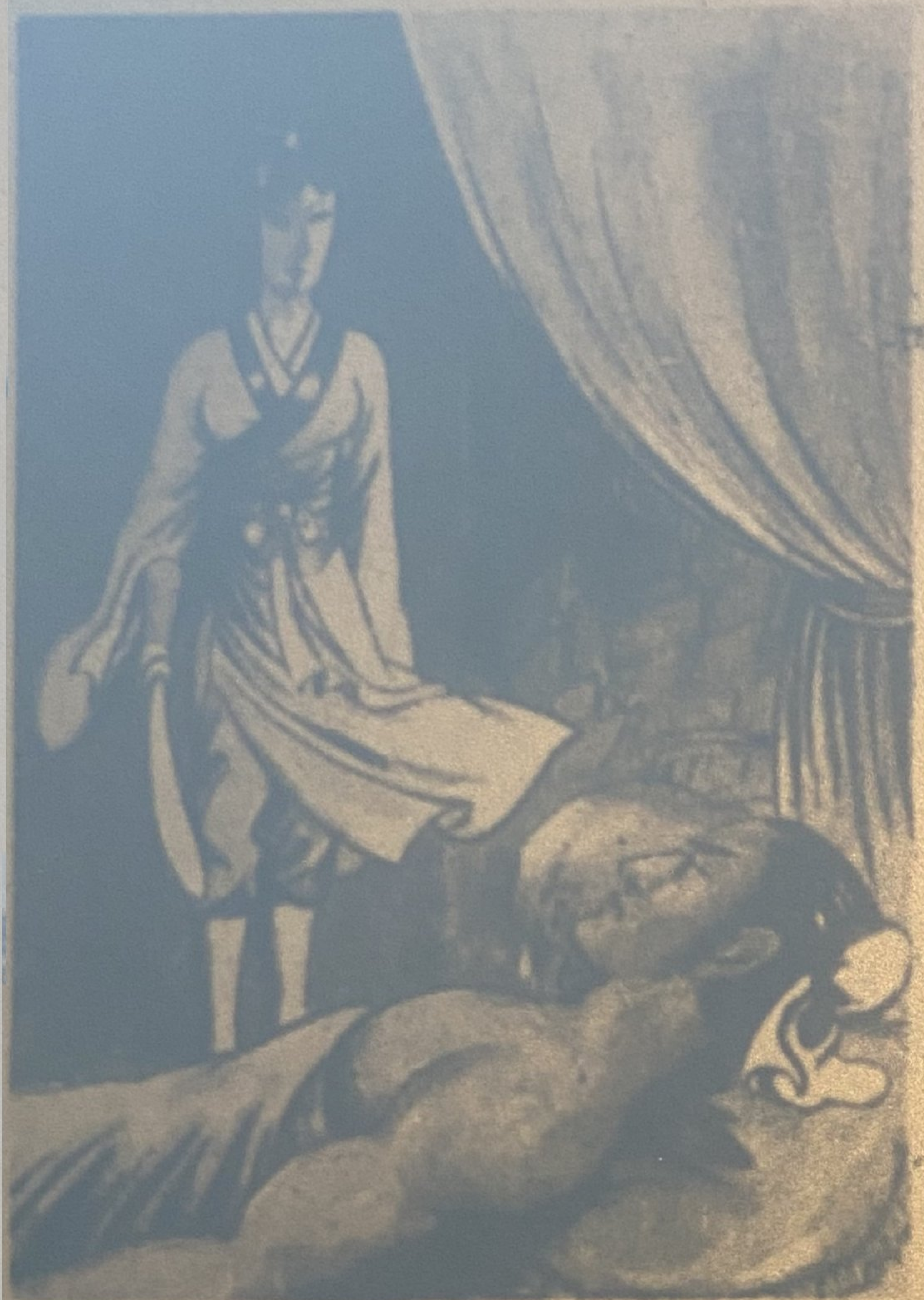
她的手裡沒有刀。

過了很久，她終於伸出手來，做了件任何人都想像不到的事。

她居然只不過伸手去摸了摸白荻的臉。

她的手指冰冷，而且在顫抖，她用一根手指輕撫著白荻的臉頰和嘴唇，忽然把手縮回去，忽然又伸出來，很快的掀起了白荻身上蓋著的被單。

有風吹過，白荻立刻可以感受到他的身子是完全赤裸著的。



—插圖／可風

■蕭淚系列■武俠精粹■古龍

■之九

短刀集

追殺

倩女青燈

白荻張開眼時，既不知道自己到了什麼地方，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經死了。

他張開眼的時候，跟閉著眼根本完全一樣，眼前都是一片黑暗，什麼都看不見。

他只覺得自己好像是躺在一塊冰冷而堅硬的石板上，身上好像蓋著床布單，而且也不知道是為了什麼，全身上下竟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動一動。

從他的脖子開始，下面的部分好像已完全消失，連一點感覺都沒有，剛才砍在他關節處的刀傷本來刺骨般疼痛，現在也麻木了。

他突然覺得很害怕。

在經過那麼多次生死一線的慘痛經驗之後，他從未想到自己還會如此害怕。

可是一個人如果只剩下了一個頭……

他不敢再想下去。過了很久，他的眼睛總算漸漸習慣了黑暗，漸漸可以分辨出一些模糊的影子。

牆壁的影子、窗戶的影子、蓋在他身上的白布床單、床單下凸起的一個人的輪廓、窗外稍微比屋中黑暗淡一點的夜色、夜色中一棵孤零零的樹影。

白荻幾乎要歡呼起來。

他的身子仍在，只不過完全麻木了而已；而且被人很細心的綁住，讓他完全動彈不得。

這裡是什麼地方？他怎麼會到這裡來的？是誰把他綁在這個陰森小屋裡這張冰冷堅硬的床上？一路追殺他的程小青呢？還有那把詭異可怖已到了極點的魔刀！

□　□

忽然間，一扇門開了，慘黯的光色照進來，照出了一條人影，看來彷彿是個女人的身影，彷彿很高，很苗條，還帶著種很特別的女人味道。

她的行動很謹慎，也很靈巧，行動間絕對沒有發出一點聲音來，一閃進門，就立刻回手把門掩上，很快的走到這張堅硬的板床前。

她的心在跳，跳得很快，呼吸也很急促，顯得又興奮、又緊張。如果能看到她的臉，一定可以看出她的臉上已泛起了暈紅。

她是誰？來幹什麼？是不是想來殺白荻？

白荻可以聽見她的心跳和喘息聲，卻猜不出她臉上是什麼表情，是因興奮而緊張？還是因為仇恨而緊張？她的手裡是不是握著把殺人的刀？

□　□

她的手裡沒有刀。

過了很久，她終於伸出手來，做了件任何人都想像不到的事。

她居然只不過伸手去摸了摸白荻的臉。

她的手指冰冷，而且在顫抖，她用一根手指輕撫著白荻的臉頰和嘴唇，忽然把手縮回去，忽然又伸出來，很快的掀起了白荻身上蓋著的被單。

有風吹過，白荻立刻可以感受到他的身子是完全赤裸著的。

插圖／可風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古龍

■之十

絕刀集

追殺

更奇怪的是，這個女人不但用手撫摸他，而且俯下身，用滾燙的嘴脣親吻，然後全身就開始不停的顫抖，就像是中了某種妖魔的符咒。

這個見鬼的女人，究竟在幹什麼？難道她根本不是人，是個好色的女鬼？

其實白荻心裡已經隱約可以感覺到她是在幹什麼了，像現在這樣子還不要緊，怕只怕她下面還會做出什麼更可怕的事來。

可是另一方面，白荻又很想看看她的臉，看看她長得是什麼樣子。

天下的男人都會這麼想的，自古以來，天下的男人心裡想的事都差不了太多。

所以白荻的肢體雖然麻木，心卻還是在動的。想不到這個女人卻忽然走了，蓋好白荻身上的被單，掩起門，像是來時一樣幽靈般消失在黑暗裡。

更想不到的是，一個走了，立刻又來了三個，都跟她一樣，穿著黑色的夜服，行動間毫無聲息，對白荻做的事，也跟她差不多。

這些詭異的女人竟將白荻當作了一個新奇的玩物，就好像抽過籤一樣，分批進來賞玩。卻又生怕被人知道，所以行動特別謹慎。

既然大家都分批來過，為什麼又怕人知道？

看她們的身手，都很靈巧、很敏捷，應該都是練過輕功的高手。可是每一個對男人都那麼饑渴，就好像多年沒有碰過男人一樣。

白荻實在猜不透她們的來歷，也沒有力氣去猜了，這一夜他已經被她們折騰得半死不活。

直到現在他才知道，一個饑渴的女人，有時候實在比十條餓狼還可怕。

幸好天已經亮了。

天快亮的時候，這些女人就好像見不得天日的鬼魂般消失。

熹微的晨光照進窗外的院子，也照進了這間小屋，白荻才看清屋子裡雖然顯得有點陰沉沉的，打掃得卻很乾靜，他身上蓋的一床白色被單，也像是剛剛清洗過，看不出什麼汙垢。

外面的院子居然也同樣乾淨，院子裡不但有樹，還有一叢叢黃菊，長青藤的葉子爬滿了四面的低牆，顯得說不出的幽靜。

然後白荻就聽見一陣清悅的鐘聲，過了半晌，就有三個人低垂著頭，很安靜的從院子裡穿過。

三個人都穿著灰色的僧衣，光禿的頭頂上都留著戒疤，顯然是出家的僧侶。

可是三個人的年紀都很輕，身材都很曼妙，走路時雖然盡力在收斂，還是掩不住一種少女的體態。

追殺

蕭家系列　武俠精粹　古龍

之十　短刀集

更奇怪的是，這個女人不但用手撫摸他，而且俯下身，用滾燙的嘴脣親吻，然後全身就開始不停的顫抖，就像是中了某種妖魔的符咒。

這個見鬼的女人，究竟在幹什麼？難道她根本不是人，是個好色的女鬼？

其實白荻心裡已經隱約可以感覺到她是在幹什麼了，像現在這樣子還不要緊，怕只怕她下面還會做出什麼更可怕的事來。

可是另一方面，白荻又很想看看她的臉，看看她長得是什麼樣子。

天下的男人都會這麼想的，自古以來，天下的男人心裡想的事都差不了太多。

所以白荻的肢體雖然麻木，心卻還是在動的。想不到這個女人卻忽然走了，蓋好白荻身上的被單，掩起門，像是來時一樣幽靈般消失在黑暗裡。

更想不到的是，一個走了，立刻又來了三個，都跟她一樣，穿著黑色的披風，行動間毫無聲息，對白荻做的事，也跟她差不多。

這些詭異的女人竟將白荻當作了一個新奇的玩物，就好像抽過籤一樣，分批進來賞玩。卻又生怕被人知道，所以行動特別謹慎。

既然大家都分批來過，為什麼又怕人知道？

看她們的身手，都很靈巧、很敏捷，應該都是練過輕功的高手。可是每一個對男人都那麼饑渴，就好像多年沒有碰過男人一樣。

白荻實在猜不透她們的來歷，也沒有力氣去猜了，這一夜他已經被她們折騰得半死不活。

直到現在他才知道，一個饑渴的女人，有時候實在比十條餓狼還可怕。

幸好天已經亮了。

天快亮的時候，這些女人就好像見不得天日的鬼魂般消失。

熹微的晨光照進窗外的院子，也照進了這間小屋，白荻才看清屋子裡雖然顯得有點陰沉沉的，打掃得卻很乾靜，他身上蓋的一床白色被單，也像是剛剛清洗過，看不出什麼汙垢。

外面的院子居然也同樣乾淨，院子裡不但有樹，還有一叢叢黃菊，長青藤的葉子爬滿了四面的低牆，顯得說不出的幽靜。

然後白荻就聽見一陣清悅的鐘聲，過了半晌，就有三個人低垂著頭，很安靜的從院子裡穿過。

三個人都穿著灰色的僧衣，光禿的頭頂上都留著戒疤，顯然是出家的僧侶。

可是三個人的年紀都很輕，身材都很曼妙，走路時雖然盡力在收斂，還是掩不住一種少女的體態。

定「雖非財產上之損失」，受害人亦得請求

私底下則販賣軍事情報。

他已經參與其事。向調查人員道出一段驚人……原來早在一九六八年，約……聯所吸收，向蘇聯提供軍……由於他曾經在核子潛艇服……提供的情報對蘇聯非常珍……給他的報酬之高自不在話……局據報即展開部署，經過……監聽與跟蹤，終於當場查獲……行，並循線查出其兄亞瑟、……可亦涉及本案。……案不涉及潛艇，美國軍方……致如此緊張。目前潛艇是美

國間諜案。

國核子武力最有價值的部分，美國戰略鐵三角中的B五二轟炸機和陸射彈導飛彈，理論上都不能避免遭蘇聯攻擊，神出鬼沒的潛艇確實是威力強大的嚇阻武力。因此，美國一向非常注意保護關於反潛艇戰的資料。美國軍方最擔心的是，華克兄弟可能將重要資料交給蘇聯，讓蘇聯藉以改進其飛彈潛艇艦隊。

不過，也有人認為他們所獲得的資料並不完整，而且大部分已經過時太多了，所以本案對海軍形象的傷害，大於對實際作戰的傷害。（取材自「新聞周刊」）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古龍

■之十一　短刀集

追殺

插圖／可風

原來這地方竟是個尼庵，不但這三個人都是剃度過的女尼，昨天晚上那些饑渴的女人想必也是的。

她們的行動那麼謹慎，想必是因為這尼庵的清規本來很嚴，只不過她們還年輕，有時候實在忍不住那種情慾的煎熬。

在這個尼庵中，究竟有多少人是屬於她們那一群的？剛才那三個年輕的女尼中有沒有昨天深夜裡曾經來過的人？

■

鐘聲響過後，就是早課和朝食的時候。白荻聽到那一陣陣莊嚴的誦經聲，想到昨天晚上那些急切而顫抖的手，心裡的滋味實在很難形容。

又過了半天，就有人來打掃院子和這間小屋了。

來的一共有三個人，兩個比較高，都長著張很秀氣的瓜子臉，只不過臉上絲毫表情也沒有，就像是剛冰凍過的美人。

三個人從頭到尾都沒有看過白荻一眼，白荻卻一直釘著她們，只希望她們中有人會偷偷的對他笑一笑，或者俏俏的給他眼色，表示她昨天晚上曾經到這裡來過，跟他曾經有過一段祕密的情緣。

可惜他完全失望了。

每天固定兩次，有人來替他換藥，餵他食物，來的也都是些面容冷漠、毫無表情的女尼，大多數都把白荻看成一個犯人，或者是一樣東西，晚上那種灼熱的情慾，在白天是永遠看不到的。

白荻知道自己是永遠分不出她們之中有那些人在深夜曾經來過了。

■

日子就在這種極冷與極熱兩個極端中過去。這些神祕的女尼不但每一個都有一身相當高明的武功，對於療治傷勢，更有特殊的門道。

白荻的傷口居然復原極快，身體四肢很快就有了感覺。

這表示程小青的魔刀並沒有讓他變成殘廢，本來是件很讓人高興的事，可是白荻的日子卻越來越難捱得過去了。

白天，他的肢體有時會忽然癢起來，癢得讓人恨不得把那塊地方的肉都挖掉。

夜晚的日子更難捱，那些飢渴的嘴唇和顫抖的手，簡直讓人要發瘋。

幸好這種折磨總算將要過去了。第六天早上，總算有一個人來結束了他的痛苦。

這個人是個身材極高的中年女尼，身上雖然也穿著同樣的青灰色僧袍，可是質料和手工都比別人的好得多，而且洗得極乾淨，連腳上的一雙月白僧襪，都是乾乾淨淨的，找不到一點汙垢灰塵。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古龍

■之十一 短刀集

追殺

原來這地方竟是個尼庵，不但這三個人都是剃度過的女尼，昨天晚上那些饑渴的女人想必也是的。

她們的行動那麼謹慎，想必是因為這尼庵的清規本來很嚴，只不過她們還年輕，有時候實在忍不住那種情慾的煎熬。

在這個尼庵中，究竟有多少人是屬於她們那一群的？剛才那三個年輕的女尼中有沒有昨天深夜裡曾經來過的人？

■

鐘聲響過後，就是早課和朝食的時候。白荻聽到那一陣陣莊嚴的誦經聲，想到昨天晚上那些急切而顫抖的手，心裡的滋味實在很難形容。

又過了半天，就有人來打掃院子和這間小屋了。

來的一共有三個人，兩個比較高，都長著張很秀氣的瓜子臉，只不過臉上絲毫表情也沒有，就像是剛冰凍過的美人。

三個人從頭到尾都沒有看過白荻一眼，白荻卻一直釘著她們，只希望她們中有人會偷偷的對他笑一笑，或者悄悄的給他眼色，表示她昨天晚上曾經到這裡來過，跟他曾經有過一段祕密的情緣。

可惜他完全失望了。

每天固定兩次，有人來替他換藥，餵他食物，來的也都是些面容冷漠、毫無表情的女尼，大多數都把白荻看成一個犯人，或者是一樣東西，晚上那種灼熱的情慾，在白天是永遠看不到的。

白荻知道自己是永遠分不出她們之中有那些人在深夜曾經來過了。

■

日子就在這種極冷與極熱兩個極端中過去。這些神祕的女尼不但每一個都有一身相當高明的武功，對於療治傷勢，更有特殊的門道。

白荻的傷口居然復原極快，身體四肢很快就有了感覺。

這表示程小青的魔刀並沒有讓他變成殘廢，本來是件很讓人高興的事，可是白荻的日子卻越來越難捱得過去了。

白天，他的肢體有時會忽然癢起來，癢得讓人恨不得把那塊地方的肉都挖掉。

夜晚的日子更難捱，那些飢渴的嘴唇和顫抖的手，簡直讓人要發瘋。

幸好這種折磨總算將要過去了。

第六天早上，總算有一個人來結束了他的痛苦。

這個人是個身材極高的中年女尼，身上雖然也穿著同樣的青灰色僧袍，可是質料和手工都比別人的好得多，而且洗得極乾淨，連腳上的一雙月白僧襪，都是乾乾淨淨的，找不到一點汗垢灰塵。

插圖／可風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古龍

之十二

短刀集

追殺

「我不知道現在你是否已經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了。」她說：「這裡就是天棄庵，也就是江湖傳說中的寡婦廟。」

天棄庵、寡婦廟，這名字的確已足夠說明很多事。白荻雖然也聽過這名字，

在這裡出家的，都是些為維護武林正義而戰死的烈士遺孤，和一些洗手革面、自願放下屠刀的女性兇煞盜匪。據說曾經縱橫江南，殺人無數的女魔「鐵羅剎」，就在這裡出家了。

江湖中人對於這裡的女尼，都保持著相當的尊敬，而且彼此相約，絕不來騷擾她們的清修。所以這尼庵附近十里方圓之內，都是禁區。如果有人想闖進來，她們甚至會當場格殺，所以近年來漸漸已沒有人敢犯這裡的禁例。

她的手也洗得極乾淨，而且保養得很好，指甲剪得很禿，顯然正在練某一種內家掌力。

最重要的是她的臉。

白荻從未見過這麼樣一張令人覺得戰慄的臉，她臉上的輪廓極凸出，就像是遠古時被人用鋼刀在極粗糙的岩石上雕出來的，充滿了一種原始的野性，也充滿了一種獸性的殺氣。

無論誰只要看過這張臉一眼，非但永生再也不會忘記，而且絕不會再想去看第二眼。

幸好她到這裡來，只不過是要帶白荻去見這裡的主持天棄師太。後來白荻才知道，她就是天棄尼唯一的師妹天恨。

以天為敵，神佛俱棄；恨天絕地，孑然一尼。

鐵羅剎

天棄師太就和她的師妹不同了，是個矮小瘦弱而慈祥的人。

也許她本來並沒有如此瘦小，可是現在全身肢體都已因衰老而萎縮，只有一雙眼睛依然泉水般清澈，依稀可以看出她年輕時的美麗。

禪房裡潔淨得彷彿就像是古墓內的石室，陳設也同樣簡單。這位天棄師太無疑是位修行極刻苦的苦行尼，可是看她精光內蘊的膚色和眼神，又可看出她的苦行也許並非用在修練佛學上，而是用在修練內功的。

以白荻的眼力，居然也看不出這位瘦弱的尼僧內力的修為已經達到什麼樣的地步，他只能說，當世武林中，內力能勝過她的人，絕對不會超過五個。

天棄尼對他的態度倒很平和，一開始先問他的名姓身世來歷，對於白荻這個名字，她看來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對於武林中的事，她知道的顯然不多。可是對他的家世，她卻顯得很有興趣。

問過了之後，她才慢慢的說：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古龍

之十二

短刀集

追殺

她的手也洗得極乾淨，而且保養得很好，指甲剪得很禿，顯然正在練某一種內家掌力。

最重要的是她的臉。

白荻從未見過這麼樣一張令人覺得戰慄的臉，她臉上的輪廓極凸出，就像是遠古時被人用鋼刀在極粗糙的岩石上雕出來的，充滿了一種原始的野性，也充滿了一種獸性的殺氣。

無論誰只要看過這張臉一眼，非但永生再也不會忘記，而且絕不會再想去看第二眼。

幸好她到這裡來，只不過是要帶白荻去見這裡的主持天棄師太。後來白荻才知道，她就是天棄尼唯一的師妹天恨。

以天為敵，神佛俱棄，恨天絕地，孑然一尼。

鐵羅剎

天棄師太就和她的師妹不同了，是個矮小瘦弱而慈祥的人。

也許她本來並沒有如此瘦小，可是現在全身肢體都已因衰老而萎縮，只有一雙眼睛依然泉水般清澈，依稀可以看出她年輕時的美麗。

禪房裡潔淨得彷彿就像是古墓內的石室，陳設也同樣簡單。這位天棄師太無疑是位修行極刻苦的苦行尼，可是看她精光內蘊的膚色和眼神，又可看出她的苦行也許並非用在修練佛學上，而是用在修練內功的。

以白荻的眼力，居然也看不出這位瘦弱的尼僧內力的修為已經達到什麼樣的地步，他只能說，當世武林中，內力能勝過她的人，絕對不會超過五個。

天棄尼對他的態度倒很平和，一開始先問他的名姓身世來歷，對於白荻這個名字，她看來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對於武林中的事，她知道的顯然不多。可是對他的家世，她卻顯得很有興趣。

問過了之後，她才慢慢的說：

「我不知道現在你是否已經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了。」她說：「這裡就是天棄庵，也就是江湖傳說中的寡婦廟。」

天棄庵、寡婦廟，這名字的確已足夠說明很多事。白荻雖然也聽過這名字，

在這裡出家的，都是些為維護武林正義而戰死的烈士遺孤，和一些洗手革面、自願放下屠刀的女性兇煞盜匪。據說曾經縱橫江南、殺人無數的女魔「鐵羅剎」，就在這裡出家了。

江湖中人對於這裡的女尼，都保持著相當的尊敬，而且彼此相約，絕不來騷擾她們的清修。所以這尼庵附近十里方圓之內，都是禁區。如果有人想闖進來，她們甚至會當場格殺，所以近年來漸漸已沒有人敢犯這裡的禁例。

追殺

萬象系列 ■ 武俠精粹 ■ 古龍

短刀集 之十三

「你被人追殺，又受了三十三處刀傷，如果沒有人搭救，必死無疑。」天棄尼對白荻說：「所以我才會救你，而且收留你。」

她冷漠的聲音中忽然露出這種很奇妙的感情。過了很久，才輕輕的嘆息了一聲，接著說：「這當然也是因為我們有緣。」

白荻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只有聽著。

「追殺你的人之中，有一個姓程的，叫程小青，已經來過了一次，只是還不敢硬闖進來而已。」

若是硬闖進來，還能活著出去麼？

「可是我知道，這些天來，他一直都在禁區外巡查守候著，而且還調集了很多位武功極為不錯的高手，只等你一出去，就格殺勿論。」天棄尼說：「你是個男人，他知道你在這裡待不久的。」

「是。」白荻立刻說：「只要大師要我走，我立刻就走。」

雖然已經到了這種地步，他那種天生的傲氣，還是一點也改不了。

想不到這年老體弱的天棄尼居然也有這麼樣一股傲氣，只淡淡的問：

「我若要你留下呢？」

天恨忽然大聲插口：

「那麼就得先閹掉他。」

「你說什麼？」

「我說要他留下，就得先閹掉他，否則就是壞了這裡的規矩。」

她氣沖沖的大步走了出去，火氣之大，到一大堆女強盜裡去找，都很難找得到。

天棄尼輕輕嘆息！

「快二十年了，想不到她還是這樣的火爆脾氣，尤其是對你。」她看著白荻！「她好像從一開始就見不得你這個人。」

白荻苦笑。

她為什麼要閹掉他？是不是因為她知道自己無法得到，所以索性把他毀了？

深夜裡那個高䠷的女尼，那雙顫抖的手，是不是也修剪得跟她同樣整齊？

天棄又說：

「也就因為她這種脾氣，才造成她這一生的不幸，別人看她縱橫江湖，不可一世，其實她也不知道吃了多少虧，受了多少苦。」

「江湖中誰不是這樣的？」

「可是她受的苦，總要比別人多些，單只她身上受的內外傷在陰雨天發作時的痛楚，已非人所能忍受；再加上她的臉也全都毀了，整張臉都是用股上的肉重新做出來的。」

天棄黯然道：「昔日的絕代，變成今日的模樣。女人的這種哀傷又豈是男人所能體會？」

「何況還有寂寞。」白荻道：「終其一生，永遠無法解脫的寂寞。」

「是的，寂寞，沒有家、沒有親人、沒有子女，什麼都沒有，對一個女人來說，無論她犯過什麼錯，這種懲罰都已足夠。」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責怪過她。」

「一直？」

「是的，從一開始，直到現在。」

白荻說：「我早就知道她是誰了。」

「她是誰？」

「鐵羅剎，昔年曾經在一夜之間殺盡江北五大堂中的一百多口壯漢，到最後才被雷火堂主用毒火毀去了面容的鐵羅剎。」

追殺

「你被人追殺，又受了三十三處刀傷，如果沒有人搭救，必死無疑。」天棄尼對白荻說：「所以我才會救你，而且收留你。」

她冷漠的聲音中忽然露出這種很奇妙的感情。過了很久，才輕輕的嘆息了一聲，接著說：「這當然也是因為我們有緣。」

白荻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只有聽著。

「追殺你的人之中，有一個姓程的，叫程小青，已經來過了一次，只是還不敢硬闖進來而已。」

若是硬闖進來，還能活著出去麼？

「可是我知道，這些天來，他一直都在禁區外巡查守候著，而且還調集了很多位武功極為不錯的高手，只等你一出去，就格殺勿論。」天棄尼說：「你是個男人，他知道你在這裡待不久的。」

「是。」白荻立刻說：「只要大師要我走，我立刻就走。」

雖然已經到了這種地步，他那種天生的傲氣，還是一點也改不了。

想不到這年老體弱的天棄尼居然也有這麼樣一股傲氣，只淡淡的問：「我若要你留下呢？」

天恨忽然大聲插口：

「那麼就得先闖掉他。」

「你說什麼？」

「我說要他留下，就得先闖掉他，否則就是壞了這裡的規矩。」

她氣沖沖的大步走了出去，火氣之大，到…大堆女強盜裡去找，都很難找得到。

天棄尼輕輕嘆息！

「快二十年了，想不到她還是這樣的火爆脾氣，尤其是對你。」她看著白荻！「她好像從一開始就見不得你這個人。」

白荻苦笑。

她為什麼要闖掉他？是不是因為她知道自己無法得到，所以索性把他毀了？

深夜裡那個高髻的女尼，那雙顫抖的手，是不是也修剪得跟她同樣整齊？

天棄又說：

「也就因為她這種脾氣，才造成她這一生的不幸，別人看她縱橫江湖，不可一世，其實她也不知道吃了多少虧，受了多少苦。」

「江湖中誰不是這樣的？」

「可是她受的苦，總要比別人多些，單只她身上受的內外傷在陰雨天發作時的痛楚，已非人所能忍受；再加上她的臉也全都毀了，整張臉都是用股上的肉重新做出來的。」

天棄黯然道：「昔日的絕代，變成今日的模樣。女人的這種哀傷又豈是男人所能體會？」

「何況還有寂寞。」白荻道：「終其一生，永遠無法解脫的寂寞。」

「是的，寂寞，沒有家、沒有親人、沒有子女，什麼都沒有，對一個女人來說，無論她犯過什麼錯，這種懲罰都已足夠。」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責怪過她。」

「一直？」

「是的，從一開始，直到現在。」白荻說：「我早就知道她是誰了。」

「她是誰？」

「鐵羅剎，昔年曾經在一夜之間殺盡江北五大堂中的一百多口壯漢，到最後才被雷火堂主用毒火毀去了面容的鐵羅剎。」

萬象系列 十八之十四

武俠精粹

短刀集

追殺

古龍

天棄大師沈默了很久，眼角彷彿露出一抹譏誚的笑意。

「你錯了，她不是鐵羅剎。」天棄說：「雷火堂主毀不了鐵羅剎。」

「她是誰！」

「她當然也是江湖中一個極有名的人，雖然殺手無情，卻是人間的絕色。」

「大師說的是玉如意？」白荻問天棄。

「是的，她就是玉如意，她的臉被毀，就因為她的美色。」

「可是江湖盛傳，鐵羅剎確實已經在這裡出家了，她正式受戒剃度時，還有人親眼見到的。」

「那也不假，」天棄道：「鐵羅剎確實就在這裡，只不過另有其人而已。」

「另有其人？是誰？」

「是我。」

天棄看著吃驚失色的白荻，很平淡的告訴他：「我才是鐵羅剎。」

惡夜

夜，夜深。

白荻知道他的那些訪客今夜絕不會再來了，因為他的約束已解開，四肢已可活動，已經不會再像玩偶般任憑別人嬉弄。

他勉強讓自己睡了一下，三更後才起來，四下寂無人聲，也看不見秋光月色，天氣彷彿已變得陰寒起來，冬天已經不遠了。

他撕開蓋在身上的白被單，撕成一條條一寸多寬的布帶，把自己全身上下所有受了傷的關節全都緊緊綁住，好像準備要有所行動。

他應該不會走的，追殺他的鷹犬猶在窺伺，這裡才是最安全的地方，他應該明白這一點，就正如他應該明白天棄尼對他的善意一樣。

他果然沒有走。

做好了一些隨時都可以走的準備之後，他反而坐了下來。

院子裡的梧桐下有兩張石凳，他佔據了其中一張，採取一種很舒服的姿勢坐下，好像準備要坐很久的樣子。

他是在等人？

天色彷彿又陰暗了一點，遠處忽然響起了一陣很奇異的風聲？就像是風捲葉落般的「沙沙」聲，而且來得很急。

風聲驟響，就可以看見一條人影大鳥般在黑暗中橫空飛過，腳點屋簷，「平沙落雁」，嗖的，飛雁般落在白荻面前。

在極暗極暗的夜色中看過去，依稀仍可分辨出這個人赫然竟是天恨。

自從第一夜之後，那位每一夜都是第一位「訪客」的高大女尼，難道就是天恨？

可是白荻對她卻很尊敬，很快的就迎了出來；天恨看著他的目光中卻充滿敵意，冷冷的問：

「你在等我？」

「是。」

「你以為我就是每天晚上都要來一次的那位訪客？」

白荻想不到天恨居然也知道這件事，所以立刻很老實的回答：

「本來我確實是這麼想的。」

「現在呢？」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古龍

短刀集 十八之十四

追殺

天棄大師沈默了很久，眼角彷彿露出一抹譏誚的笑意。

「你錯了，她不是鐵羅剎。」天棄說：「霹火堂主毀不了鐵羅剎。」

「她是誰！」

「她當然也是江湖中一個極有名的人，雖然殺手無情，卻是人間的絕色。」

「大師說的是玉如意？」白荻問天棄。

「是的，她就是玉如意，她的臉被毀，就因為她的美色。」

「可是江湖盛傳，鐵羅剎確實已經在這裡出家了，她正式受戒剃度時，還有人親眼見到的。」

「那也不假，」天棄道：「鐵羅剎確實就在這裡，只不過另有其人而已。」

「另有其人？是誰？」

「是我。」

天棄看著吃驚失色的白荻，很平淡的告訴他：「我才是鐵羅剎。」

惡夜

夜，夜深。

白荻知道他的那些訪客今夜絕不會再來了，因為他的縛束已解開，四肢已可活動，已經不會再像玩偶般任憑別人嬉弄。

他勉強讓自己睡了一下，三更後才起來，四下寂無人聲，也看不見秋光月色，天氣彷彿已變得陰寒起來，冬天已經不遠了。

他撕開蓋在身上的白被單，撕成一條條一寸多寬的布帶，把自己全身上下所有受了傷的關節全都緊緊綁住，好像準備要有所行動。

他應該不會走的，追殺他的鷹犬猶在窺伺，這裡才是最安全的地方，他應該明白這一點，就正如他應該明白天棄尼對他的善意一樣。

他果然沒有走。

做好了一些隨時都可以走的準備之後，他反而坐了下來。

院子裡的梧桐下有兩張石凳，他佔據了其中一張，採取一種很舒服的姿勢坐下，好像準備要坐很久的樣子。

他是在等人？

天色彷彿又陰暗了一點，遠處忽然響起了一陣很奇異的風聲？就像是風捲落葉般的「沙沙」聲，而且來得很急。

風聲驟響，就可以看見一條人影大鳥般在黑暗中橫空飛過，腳點屋簷，「平沙落雁」，嗖的，飛雁般落在白荻面前。

在極暗極暗的夜色中看過去，依稀仍可分辨出這個人赫然竟是天根。

自從第一夜之後，那位每一夜都是第一位「訪客」的高大女尼，難道就是天根？

可是白荻對她卻很尊敬，很快的就迎了出來；天根看著他的目光中卻充滿敵意，冷冷的問：

「你在等我？」

「是。」

「你以為我就是每天晚上都要來一次的那位訪客？」

白荻想不到天根居然也知道這件事，所以立刻很老實的回答：

「本來我確實是這麼想的。」

「現在呢？」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古龍

■十八之十五

■短刀集

追殺

現在白荻無形已知道他錯了，對於情慾，天恨絕不像別的女人需要得那麼多，對於情慾，她也已學會控制，她的身與心都有太多的痛苦需要她忍受。

「你呢？」天恨釘著白荻：「你究竟是誰？」

「我究竟就是白荻花。」

「你真的是因為被追殺受重傷，無意間逃到這裡，被人救來的？」

「不是。」白荻居然很乾脆的承認：「那只不過是個計謀而已，為的只不過是要讓我混入這個天棄庵。」

「如果沒有人救你來呢？」

「那我就死了。」白荻說：「可是他們一致認為只有這個方法可行。」

因為白荻花不但是出名難纏的大盜，也是大家公認的美男子，而且每個人都認為，美男子在尼姑庵附近是死不了的。

白荻苦笑：「他們說這是『置之死地而後生』。其實我自己知道，這不過是一次試驗而已，我就是試驗品，無論成敗，都不關他們的事。」

天恨顯然很意外，她從未想到白荻會把這麼祕密的事就這樣在她面前坦白招認，而且還在繼續往下面說：「這次試驗最大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到這裡來找一個人。」

「找誰？」

「一個別人都認為是大盜白荻花的人。」白荻苦笑：「最近他在京城附近連做七案，江湖中大多數人都認為是我做的。」

「他做案的手法跟你一樣？」

「幾乎完全一樣。」白荻說：「唯一的一點不同之處，就是他喜歡殺人，再看著別人慢慢的死，死在他手裡的人，身上最少有三十多處傷口，有一個甚至身受一百一十七刀，還沒有完全斷氣。」

他在嘆息：「江湖中最近雖然有不少兇人，可是像他這麼殘酷的，還是不太多。」

天恨的臉上沒有表情，她的臉上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表情，可是她的聲音卻已因憤怒而嘶啞。

「你怎麼知道這個人不是我？」她問白荻。

「因為我已經知道他是誰了。」

「怎麼知道的？」

「憑我的鼻子，有很多人都認為我的鼻子比獵狗還靈。」白荻解釋：「每一個人身上都有一種他自己的味道，每個人的味道都不相同，你只要能分辨出他的味道，別的事隨便他怎麼偽裝都沒關係了。」

第一天晚上那位身材高大情慾旺盛的訪客，身上豈非就有種很特殊的味道，如果她不是天恨，她是誰？

■

遠處隱隱傳來更鼓，已經過了四更，風更冷了，連梧桐的葉子都似乎要被風吹落。瑟瑟的秋寒中嚴冬已悄然而來。

插圖／可風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古龍

■十八之十五

短刀集

追殺

現在白荻無形已知道他錯了，對於情慾，天恨絕不像別的女人需要得那麼多，對於情慾，她也已學會控制，她的身與心都有太多的痛苦需要她忍受。

「你呢？」天恨釘著白荻：「你究竟是誰？」

「我究竟就是白荻花。」

「你真的是因為被追殺受重傷，無意間逃到這裡，被人救來的？」

「不是。」白荻居然很乾脆的承認：「那只不過是個計謀而已，為的只不過是要讓我混入這個天棄庵。」

「如果沒有人救你來呢？」

「那我就死了。」白荻說：「可是他們一致認為只有這個方法可行。」

因為白荻花不但是出名難纏的大盜，也是大家公認的美男子；而且每個人都認為，美男子在寡婦屋附近是死不了的。

白荻苦笑：「他們說這是『置之死地而後生』。其實我自己知道，這不過是一次試驗而已，我就是試驗品，無論成敗，都不關他們的事。」

天恨顯然很意外，她從未想到白荻會把這麼祕密的事就這樣在她面前坦白招認，而且還在繼續往下面說：「這次試驗最大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到這裡來找一個人。」

「找誰？」

「一個別人都認為是大盜白荻花的人。」白荻苦笑：「最近他在京城附近連做七案，江湖中大多數人都認為是我做的。」

「他做案的手法跟你一樣？」

「幾乎完全一樣。」白荻說：「唯一的一點不同之處，就是他喜歡殺人，再看著別人慢慢的死，死在他手裡的人，身上最少有三十多處傷口，有一個甚至身受一百一十七刀，還沒有完全斷氣。」

他在嘆息：「江湖中最近雖然有不少兇人，可是像他這麼殘酷的，還是不太多。」

天恨的臉上沒有表情，她的臉上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表情，可是她的聲音卻已因憤怒而嘶啞。

「你怎麼知道這個人不是我？」她問白荻。

「因為我已經知道他是誰了。」

「怎麼知道的？」

「憑我的鼻子，有很多人都認為我的鼻子比獵狗還靈。」白荻解釋：「每一個人身上都有一種他自己的味道，每個人的味道都不相同，你只要能分辨出他的味道，別的事隨便他怎麼偽裝都沒關係了。」

第一天晚上那位身材高大情慾旺盛的訪客，身上豈非就有種很特殊的味道，如果她不是天恨，她是誰？

■

遠處隱隱傳來更鼓，已經過了四更，風更冷了，連梧桐的葉子都似乎要被風吹落。瑟瑟的秋寒中嚴冬已悄然而來。

插圖／可風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古龍

十八之十六

短刀集

追殺

插圖／可風

黑暗中忽然亮起了一盞燈光，鬼火般舞了過來，輕飄飄的飄過屋脊，落在院子裡。悽涼的燈光下，有一條瘦弱的人影，竟是天棄。

她身上穿著件寬大的僧袍，被風吹得一大幅一大幅的飛揚而起；她的人也好像隨時都可能被風吹走，也不知道會被吹到那裡去。

對於這一點，她自己好像也完全不在乎，這個世界上也許根本就沒有人知道她心裡真正在乎的是什麼，喜歡的是什麼，恨的又是什麼。

身入空門，四大皆空，她這個人竟似真的已完全空了。

可是她身體裡卻彷彿充滿了一種生生不息的力量，只要別人一點，不管在那裡一點，這力量就會從那裡爆發出來。

幸好她現在的神色還很平和，居然還向天恨笑了笑：「你好像不是為了要幫他而來的。」

天恨承認：「我不是。」

天棄問：「那麼現在你準備怎麼做呢？」

天恨毫無表情的臉上還是連一點反應都沒有，可是別的地方卻已在這一剎那間有了激烈的反應。

這個山嶽般沉穩的女尼，竟似在這一剎那間驟然爆發起來，她的雙手已經分別用兩種極端不同的招式，一拳一掌，擊向白荻。

這一擊雖然有雷霆之力，卻不難躲避。就因為她出擊前的聲勢太驚人，給了對方閃避的機會。

白荻果然避開了這一擊。

就在他的身子閃開時，他看見天恨的身子也飛了出去。

他走了半個斜弧，走出了天恨那一擊的威力控制下，天恨的身子卻直飛了出去，撞上了梧桐；倒下去時，全身的骨節都爆竹般價響不停；完全倒在地上時，身上已軟得變成了一攤泥。

她顯然已經將外家陽剛一類的功夫練成了內外並修的罡煞。這一段苦練的過程，絕非第三者所能想像，現在她竟似在一剎那間，就被別人用小天星一類的陰勁，震散了全身功力。

天棄尼臉上居然是帶著笑，用一種極悠閒而優雅的態度問白荻：

「你看你能不能接得了我剛才出手那一招？」

白荻彷彿呆了。

他全身上下都有種被冰水淋過的感覺，他甚至沒看清天棄剛才是怎麼出手的？

天棄輕輕的嘆了口氣。

「我知道剛才那些話你不是說給天恨聽的，而是說給我聽的。」她說：「你的天賦和機智都不錯，只可惜武功還差了一點，所以你雖然算準了要找的人就是我，甚至連身上的味道都對，卻還是不敢確定。

「因為你想不通那個高大的女人和我這個疲弱的老尼怎麼會是同一個人。」

白荻承認。

「就因為這一點，所以你才想讓我自己出手。」天棄又嘆息：「只可惜你還是忘記一件事。」

「什麼事？」

「我出手時，你一定會後悔的。」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古龍

■十八之十六

短刀集

追殺

風可／圖挿

黑暗中忽然亮起了一盞燈光，鬼火般舞了過來，輕飄飄的飄過屋脊，落在院子裡。悽涼的燈光下，有一條瘦弱的人影，竟是天棄。

她身上穿著件寬大的僧袍，被風吹得一大幅一大幅的飛揚而起；她的人也好像隨時都可能被風吹走，也不知道會被吹到那裡去。

對於這一點，她自己好像也完全不在乎，這個世界上也許根本就沒有人知道她心裡真正在乎的是什麼，毒歡的是什麼，恨的又是什麼。

身入空門，四大皆空，她這個人竟似真的已完全空了。

可是她身體裡卻彷彿充滿了一種生生不息的力量，只要別人一點，不管往那裡一點，這力量就會從那裡爆發出來。

幸好她現在的神色還很平和，居然還向天恨笑了笑：「你好像不是為了要闖他而來的。」

天恨承認：「我不是。」

天棄問：「那麼現在你準備怎麼做呢？」

天恨毫無表情的臉上還是連一點反應都沒有，可是別的地方卻已在這一刹那間有了激烈的反應。

這個山嶽般沉穩的女尼，竟似在這一刹那間驟然爆發起來，她的雙手已經分別用兩種極端不同的招式，一拳一掌，擊向白荻。

這一擊雖然有雷霆之力，卻不難躲避。就因為她出擊前的聲勢太驚人，給了對方閃避的機會。

白荻果然避開了這一擊。

就在他的身子閃開時，他看見天恨的身子也飛了出去。

他走了半個斜弧，走出了天恨那一擊的威力控制下，天恨的身子卻直飛了出去，撞上了梧桐；倒下去時，全身的骨節都爆竹般價響不停；完全倒在地上時，身上已軟得變成了一攤泥。

她顯然已經將外家陽剛一類的功夫練成了內外並修的罡煞。這一段苦練的過程，絕非第三者所能想像，現在她竟似在一刹那間，就被別人用小天星一類的陰勁，震散了全身功力。

天棄尼臉上居然是帶著笑，用一種極悠閒而優雅的態度問白荻：

「你看你能不能接得了我剛才出手那一招？」

白荻彷彿呆了。

他全身上下都有種被冰水淋過的感覺，他甚至沒看清天棄剛才是怎麼出手的？

天棄輕輕的嘆了口氣。

「我知道剛才那些話你不是說給天恨聽的，而是說給我聽的。」她說：「你的天賦和機智都不錯，只可惜武功還差了一點，所以你雖然算準了要找的人就是我，甚至連身上的味道都對，卻還是不敢確定。

「因為你想不通那個高大的女人和我這個瘦弱的老尼怎麼會是同一個人。」

白荻承認。

「就因為這一點，所以你才想讓我自己出手。」天棄又嘆息：「只可惜你還是忘記一件事。」

「什麼事？」

「我出手時，你一定會後悔的。」

風可／圖挿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古龍

■■十八之十七

短刀集

追殺

其實她還沒有出手，白荻就已經在後悔了。無論誰發現自己的對手是天棄這麼樣一個人的時候，他都會後悔的。

■

天棄出手。

她出手的方法很怪異，完全沒有架勢，也完全沒有準備。

她出手時甚至好像根本沒有在攻擊對方，因為以她的身材，她那出手一擊根本不足讓對方覺得威脅。

可是就在她出手之後那一瞬間，她的身子已經開始暴長而起；等到她那一招完全擊出時，對方的全身上下都已在她的威力控制下。

她瘦弱的身材，也在這一刹那間變得強悍而高大，全身發亮的皮膚都已繃緊，看來更變得可怕。

白荻本來已想到這種變化的，只可惜他明明想到了也沒有用。

他只覺得呼吸忽然困難，全身都立刻在一種說不出的壓力籠罩下，壓得他甚至眼淚、鼻涕、口水、汗珠，都失去了控制，甚至連大小便都忍不住要流了出來。

幸好就在這時候，他已被點了七八處穴道。

壓力驟然消失，他整個人也驟然虛脫，就像是隻空麻袋一樣倒在地上。

天棄仍然用那種悠閒而優雅的態度對他說：

「你還年輕，一定還不想死，我也不會讓你很快就死的。看著一個活力充沛的年輕人慢慢的死在你面前，不但是種享受，也是種藝術。」

她問白荻：「你希望你從那裡先開始死？」

白荻只覺得身上冷得更厲害。

他一向有極堅強旺盛的求生力，

他從未想到過「死」。

現在他想到了。

現在他才知道，要活著固然不容易，有時候要死也不是件容易事。

更鼓響起，已經是五更，黑暗的遠方已經隱約有雞啼傳了過來。

本來一直都悠閒而優雅的天棄尼光澤的皮膚竟仿佛驟然暗了下來，身子也仿佛扭動了兩三次，接著又抽動了兩三次。

這種變化本來是很難讓人注意到的；就算有些感覺，也不會放在心上。

可是天棄尼的臉色卻突然變了，臉上突然露出種恐懼之極的表情，很慢很慢的轉過頭，去看天恨，就像是本來不敢去看她的，卻又不能不看。

天恨的臉還是一張毫無表情的臉，軟軟的躺在地上，看著天棄。

她的臉上雖無表情，眼中卻有表情，而且表情很複雜而奇特，也不知是痛苦？是譏誚？是怨毒？還是憐憫？

「你？是你？」

「是的，」天恨回答：「我知道你為什麼要對我下殺手，我不怪你；你也應該知道我為什麼要對你下殺手。」

「你怎麼出手的？」

天恨的回答好像和天棄問她的話沒有什麼關係，她只說：

「我姓聶，三耳聶。」

「聶？下五門的聶家？」

「是的。」天恨淡淡的說：「我們下五門的人有很多旁門左道的功夫，都不是你們這些名門子弟所能了解的。」

天棄目中的神色顯得更恐懼：「你對我用了什麼毒？」

插圖／可風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古龍

■十八之十七

短刀集

追殺

其實她還沒有出手，白荻就已經在後悔了。無論誰發現自己的對手是天棄這麼樣一個人的時候，他都會後悔的。

■

天棄出手。

她出手的方法很怪異，完全沒有架勢，也完全沒有準備。

她出手時甚至好像根本沒有在攻擊對方，因為以她的身材，她那出手一擊根本不足讓對方覺得威脅。

可是就在她出手之後那一瞬間，她的身子已經開始暴長而起；等到她那一招完全擊出時，對方的全身上下都已在她的威力控制下。

她瘦弱的身材，也在這一剎那間變得強悍而高大，全身發亮的皮膚都已繃緊，看來更變得可怕。

白荻本來已想到這種變化的，只可惜他明明想到了也沒有用。

他只覺得呼吸忽然困難，全身都立刻在一種說不出的壓力籠罩下，壓得他甚至眼淚、鼻涕、口水、汗珠，都失去了控制，甚至連大小便都忍不住要流了出來。

幸好就在這時候，他已被點了七八處穴道。

壓力驟然消失，他整個人也驟然虛脫，就像是隻空麻袋一樣倒在地上。

天棄仍然用那種悠閒而優雅的態度對他說：

「你還年輕，一定還不想死，我也不會讓你很快就死的。看著一個活力充沛的年輕人慢慢的死在你面前，不但是種享受，也是種藝術。」

她問白荻：「你希望你從那裡先開始死？」

白荻只覺得身上冷得更厲害。

他一向有極堅強旺盛的求生力，他從未想到過「死」。

現在他想到了。

現在他才知道，要活著固然不容易，有時候要死也不是件容易事。

更鼓響起，已經是五更，黑暗的遠方已經隱約有雞啼傳了過來。

本來一直都悠閒而優雅的天棄尼，光澤的皮膚竟仿佛驟然暗了下來，身子也仿佛扭動了兩三次，接著，又抽動了兩三次。

這種變化本來是很難讓人注意到的；就算有些感覺，也不會放在心上。

可是天棄尼的臉色卻突然變了，臉上突然露出種恐懼之極的表情，很慢很慢的轉過頭，去看天恨，就像是本來不敢去看她的，卻又不能不看。

天恨的臉還是一張毫無表情的臉，軟軟的癱在地上，看著天棄。

她的臉上雖無表情，眼中卻有表情，而且表情很複雜而奇特，也不知是痛苦？是譏誚？是怨毒？還是憐憫？

「你？是你？」

「是的，」天恨回答：「我知道你為什麼要對我下殺手，我不怪你；你也應該知道我為什麼要對你下殺手。」

「你怎麼出手的？」

天恨的回答好像和天棄問她的話沒有什麼關係，她只說：

「我姓聶，三耳聶。」

「聶？下五門的聶家？」

「是的。」天恨淡淡的說：「我們下五門的人有很多旁門左道的功夫，都不是你們這些名門子弟所能了解的。」

天棄目中的神色顯得更恐懼：「你對我用了什麼毒？」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古龍

十八之十八

短刀集

追殺

「也沒有用什麼毒，只不過在你茶裡放了一點雞鳴五鼓斷魂散而已。」天恨說：「這種藥的毒性很特別，不管你在什麼時候下的毒，它都一定要等到雞鳴五鼓時才發作，而且時候一到，就必發無疑。」

她輕輕的嘆了口氣：「我實在想不到，我們竟會死在一天，死在一起。」

尾聲

柔軟的波斯羊毛氈舖在一張已經開始溫熱的火坑上，就像是綠草如茵的春野；葡萄、杏子、桃李、香瓜，各種經溫室裡培養出來的水果，盛在鑲著七色寶石的黃金盤裡，再加上水晶夜光杯中的蘭陵美酒鬱金香。

白荻看著卜鷹直嘆氣。

「我羨慕你，我一直都羨慕你。」他說：「我實在想不出這個世界上還有比你更值得羨慕的人。」

「快了，你馬上可以過讓人羨慕的日子了。」卜鷹說：「你的名氣越來越響，日子就會越過越好的，尤其是在破了這件案子之後。」

他微笑：「做案之後，搖身一變變成江湖中人人尊敬的尼姑庵主持，只憑一口混元真炁，就可以隨意改變自己的體形，這些都是別人想不到的，可是你想到了，你不成名誰成名？到最後一擊不成，被殺滅口，也是他們那組織的老規矩。」

白荻用一種很神祕的眼神釘著他，忽然問：「你願不願意跟我換，換一天就好。」

「換什麼？」

「把你換成白荻，把我換成卜鷹。」

卜鷹直笑，還沒開口，已經有人替他回答了：「那不行。」

一個打扮得就像是圖畫中神仙般的絕色美人，恬恬的過來依偎在卜鷹身邊。她的笑聲比蜜酒還甜，眼睛就像是東方最亮的一顆大星。

「那不行，」她甜甜的笑著：「別的都可以換，只有卜鷹不能換，別的東西換掉都可以再找一個，卜鷹卻只有一個。」

白荻的臉已經紅了，趕緊用酒杯遮住自己的臉。

卜鷹大笑。

「你沒有見過她吧，你想不想知道她是誰？」卜鷹故意很嚴肅的說：「那麼我告訴你，她是位公主，一位貨真價實、如假包換的公主。」

「公主？」白荻嚇了一跳，彷彿有點不信，可是仔細再看看，又不能不信。

「只可惜我們地方太小，風景又不好，出產的東西又不豐富，」公主嘆息著：「其實我們那裡只出產一種東西而已，吃也不好吃，玩也不好玩。」

「那倒是真的，那東西實在沒什麼太大意思。」卜鷹忽然向白荻做了個鬼臉：「你為什麼不問問她那東西是什麼。」

白荻想不問也不行了。「那是什麼？」他問。

「那也不是什麼，只不過是一種叫『黃金』的東西而已。」

「黃金？」白荻又嚇了一跳：「金子？黃金？」

「就是那種東西。」卜鷹也跟公主一樣在嘆息：「他們那地方出產的黃金也不多，只不過比江南四省加起來還多一點而已。」

白荻笑了，大笑，把一大杯好酒都灑到半空中去，迎著窗外的秋陽，每一滴都在閃動著金光。

他忽然發覺生命竟是件如此美好的事。（全文完）

■新裝系列■武俠精粹■古龍

十八之十八

短刀集

追殺

「也沒有用什麼毒，只不過在你茶裡放了一點雞鳴五鼓斷魂散而已。」天恨說：「這種藥的毒性很特別，不管你在什麼時候下的毒，它都一定要等到雞鳴五鼓時才發作，而且時候一到，就必發無疑。」

她輕輕的嘆了口氣：「我實在想不到，我們竟會死在一天，死在一起。」

尾聲

柔軟的波斯羊毛氈鋪在一張已經開始溫熱的火坑上，就像是綠草如茵的春野；葡萄、杏子、桃李、香瓜，各種經溫室裡培養出來的水果，盛在鑲著七色寶石的黃金盤裡，再加上水晶夜光杯中的蘭陵美酒鬱金香。

白荻看著卜鷹直嘆氣。

「我羨慕你，我一直都羨慕你。」他說：「我實在想不出這個世界上還有比你更值得羨慕的人。」

「快了，你馬上可以過讓人羨慕的日子了。」卜鷹說：「你的名氣越來越響，日子就會越過越好的，尤其是在破了這件案子之後。」

他微笑：「做案之後，搖身一變變成江湖中人人尊敬的尼姑庵主持，只憑一口混元真炁，就可以隨意改變自己的體形，這些都是別人想不到的，可是你想到了，你不成名誰成名？到最後一擊不成，被殺滅口，也是他們那組織的老規矩。」

白荻用一種很神祕的眼神盯著他，忽然問：

「你願不願意跟我換，換一天就好。」

「換什麼？」

「把你換成白荻，把我換成卜鷹。」

卜鷹直笑，還沒開口，已經有人替他回答了：

「那不行。」

一個打扮得就像是圖畫中神仙般的絕色美人，恬恬的過來依偎在卜鷹身邊。她的笑聲比蜜酒還甜，眼睛就像是東方最亮的一顆大星。

「那不行，」她甜甜的笑著：「別的都可以換，只有卜鷹不能換，別的東西換掉都可以再找一個，卜鷹卻只有一個。」

白荻的臉已經紅了，趕緊用酒杯遮住自己的臉。

卜鷹大笑。

「你沒有見過她吧，你想不想知道她是誰？」卜鷹故意很嚴肅的說：「那麼我告訴你，她是位公主，一位貨真價實、如假包換的公主。」

「公主？」白荻嚇了一跳，彷彿有點不信，可是仔細再看看，又不能不信。

「只可惜我們地方太小，風景又不好，出產的東西又不豐富，」公主嘆息著：「其實我們那裡只出產一種東西而已，吃也不好吃，玩也不好玩。」

「那倒是真的，那東西實在沒什麼太大意思。」卜鷹忽然向白荻做了個鬼臉：「你為什麼不問問她那東西是什麼。」

白荻想不問也不行了。「那是什麼？」他問。

「那也不是什麼，只不過是一種叫『黃金』的東西而已。」

「黃金？」白荻又嚇了一跳：「金子？黃金？」

「就是那種東西。」卜鷹也跟公主一樣在嘆息：「他們那地方出產的黃金也不多，只不過比江南四省加起來還多一點而已。」

白荻笑了，大笑，把一大杯好酒都灑到半空中去，迎著窗外的秋陽，每一滴都在閃動著金光。

他忽然發覺生命竟是件如此美好的事。（全文完）

[illegible]系列■武俠精神

文／古龍■■之一

海神

江湖中發生的事，千變萬化，魚龍曼衍，幾乎在任何一瞬間，都可能會發生一些充滿了傳奇與煽情、冒險與刺激的事。最近這一個月來，江湖中最引人注意的話題，又是卜鷹。

卜鷹又參加了一次賭局。

卜鷹一直是江湖中的風雲人物，在他活著的時候，就已成為了傳奇，他的一舉一動，都是受人注意的，他所參與的每一件事，都是江湖中最熱門的話題。

這並不奇怪。卜鷹又參加了一次賭局，更不能算是稀奇的事。

卜鷹本來就是個賭徒，隨時隨地都在準備接受各式各樣人各式各樣的賭注。這一次[illegible]的賭局，並不僅是因為賭注高，也並不是因為他的對手「龍大頭子」就是[illegible]中「財神」的大老板「龍老太爺」。

卜鷹這一次賭局的引人注意，只因為這一次他把他自己也賭了進去。

在這一次賭局中，他不僅是莊家，甚至連賭注和賭具都是他自己。

楔子

陰暗的屋子裡，每一扇窗戶上都掛著由遠洋船舶自波斯轉口運來的絲絨窗簾，密不透風，也透不進天光。

一個陰暗的角落裡，一張寬大的西方宮廷皮椅上，斜倚著一個瘦弱的老人。

他面前一張書桌上，堆滿了書冊和卷宗，幾乎把他整個人都擋住，就像是道圍牆一樣。

他這個人，也好像終年都生活在圍牆裡，不見人面，也不見天日。

現在這屋子裡卻有兩位客人。

一個身材高大，卻瘦得只剩下皮包著骨頭的大漢，正是名震天下的關西關二關玉門，天生神力，赤手生裂虎豹，若論武門硬功，可稱天下無雙。

此刻他的精神很不好，因為他已經快有兩個時辰沒有吃什麼了。

他一定要隨時隨地不停的吃，才能保持他的精力和體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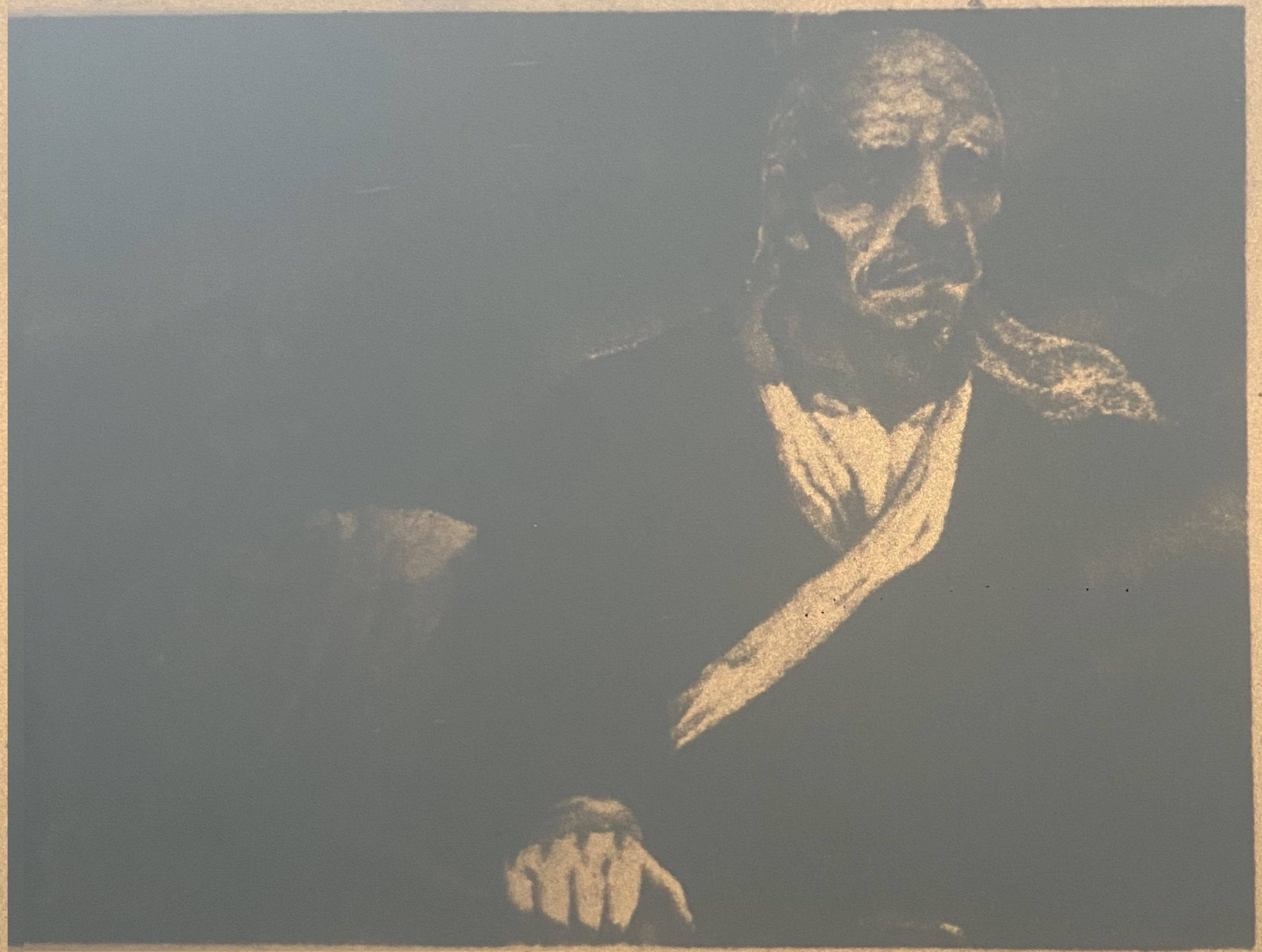
可是不管他吃下去多少，也不管他吃的是什麼，他還是瘦得只剩下一把皮包骨頭。

這是他的病。

每個人都知道關二先生有這種病，可是誰也不知道這是種什麼樣的病。

另外一個人，卻胖得連一根骨頭都看不到，也是財神的巨頭之一，姓張，行五，是關西有名的大地主和大財主，兄弟兩個人都一樣胖，最近幾次雖然一連輸了幾筆大注，卻依然肥胖如故。

據說這也是種病。



插圖／黃憲鐘

據說他們使的一種功夫就是會發胖，不管吃下去的是什麼，都會長出肉來，就算吃下去的是一斤稻草，也會變成一斤肥肉。

●

老人有潔癖，老人也有病，每天只能吃一點流質的湯汁來維持他的生命，所以多年來沒有一樣可以引起食慾的東西能夠進得了這屋子的門。

所以關二和張五只有餓著。

這個已經病得奄奄一息的老人，難道就是「財神」的大老板？

他已經病得連聲音都快沒有了，一定要喘息很久，才說得出話來，可是他的口氣中，卻仍然帶著種凌人的氣勢，好像只要他說出的話，就是命令。

他在問張五。

「你是不是已經按照我的意思，跟卜鷹訂下了賭約？」

「是的。」

「卜鷹已經接受了我們的賭注？」

「完全接受。」

張五說：「我已經向他解釋得很清楚，由他自己準備船隻和配備用物，在扶桑離島上出海。只要能在三十天之內平安返回廈門，就算他贏了這一局。」

關二忽然插口問：

「他若輸了呢？」

「輸了，就沒有了。」

「什麼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了，連他這個人都沒有了。」老人的口氣衰弱而溫和：「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他輸了，這個世界上就好像根本沒有卜鷹這麼樣一個人生下來過，有關他的一切，都將從此消失。」

短刀集

萬象系列 武俠精粹

文／古龍 之一

海神

江湖中發生的事，千變萬化，魚龍曼衍，幾乎在匆匆一瞬間，都可能會發生一些充滿了浪漫與激情、冒險與刺激的事。最近這一個月來，江湖中最引人注意的話題，又是卜鷹。

卜鷹又參加了一次賭局。

卜鷹一直是江湖中的風雲人物，在他活著的時候，就已成為了傳奇，他的一舉一動，都是受人注意的，他所參與的每一件事，都是江湖中最熱門的話題。

這並不奇怪。卜鷹又參加了一次賭局，更不能算是怪事。

他平常就是個賭徒，隨時隨地都在準備接受各式各樣人各式各樣的賭注。這一次他所接受的賭局，並不僅是因為賭注高，也並不是因為他的對手「龍大頭子」就是傳說中「財神」的大老板「龍老太爺」。

卜鷹這一次賭局的引人注意，只因為這一次他把他自己也賭了進去。

在這一次賭局中，他不僅是莊家，甚至連賭注和賭具都是他自己。

楔子

陰暗的屋子裡，每一扇窗戶上都掛著由遠洋船舶自波斯轉口運來的絲絨窗簾，密不透風，也透不進天光。

一個陰暗的角落裡，一張寬大的西方宮廷皮椅上，斜倚著一個瘦弱的老人。

他面前一張書桌上，堆滿了書冊和卷宗，幾乎把他整個人都擋住，就像是道圍牆一樣。

他這個人，也好像終年都生活在圍牆裡，不見人面，也不見天日。

現在這屋子裡卻有兩位客人。

一個身材高大，卻瘦得只剩下皮包著骨頭的大漢，正是名震天下的關西關二關玉門，天生神力，赤手生裂虎豹，若論武門硬功，可稱天下無雙。

此刻他的精神很不好，因為他已經快有兩個時辰沒有吃什麼了。

他一定要隨時隨地不停的吃，才能保持他的精力和體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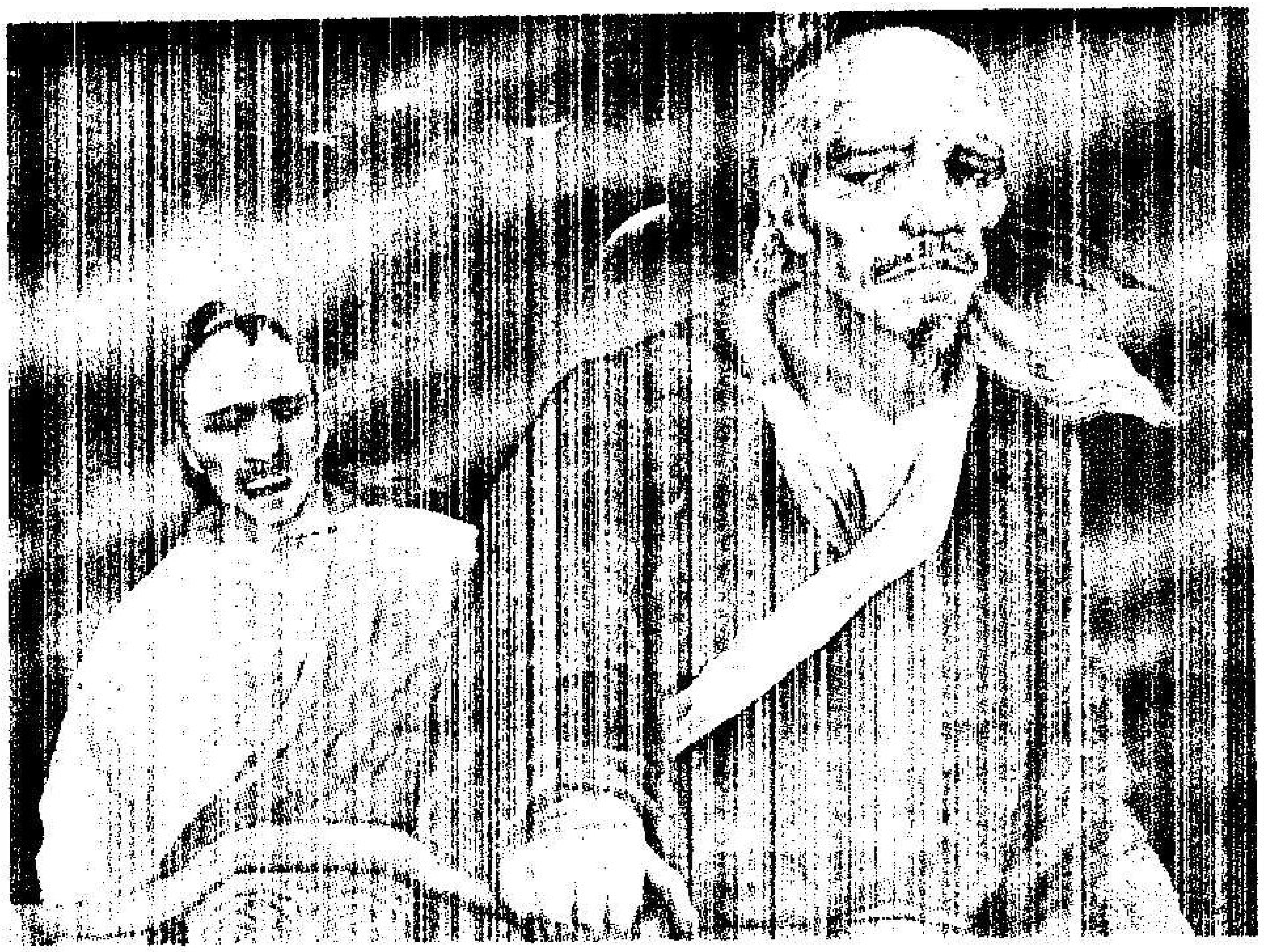
可是不管他吃下去多少，也不管他吃的是什麼，他還是瘦得只剩下一把皮包骨頭。

這是他的病。

每個人都知道關二先生有這種病，可是誰也不知道這是種什麼樣的病。

另外一個人，卻胖得連一根骨頭都看不到，也是財神的巨頭之一，姓張，行五，是關西有名的大地主和大財主，兄弟兩個人都一樣胖，最近幾次雖然一連輸了幾筆大注，卻依然肥胖如故。

據說這也是種病。



插圖／黃憲鐘

據說他們使的一種功夫就是會發胖，不管吃下去的是什麼，都會長出肉來，就算吃下去的是一斤稻草，也會變成一斤肥肉。

●

老人有潔癖，老人也有病，每天只能吃一點流質的湯汁來維持他的生命，所以多年來沒有一樣可以引起食慾的東西能夠進得了這屋子的門。

所以關二和張五只有餓著。

這個已經病得奄奄一息的老人，難道就是「財神」的大老板？

他已經病得連聲音都快沒有了，一定要喘息很久，才說得出話來，可是他的口氣中，卻仍然帶著種凌人的氣勢，好像只要他說出的話，就是命令。

他在問張五。

「你是不是已經按照我的意思，跟卜鷹訂下了賭約？」

「是的。」

「卜鷹已經接受了我們的賭注？」

「完全接受。」

張五說：「我已經向他解釋得很清楚，由他自己準備船隻和配備用物，在扶桑離島上出海。只要能在三十天之內平安返回廈門，就算他贏了這一局。」

關二忽然插口問：

「他若輸了呢？」

「輸了，就沒有了。」

「什麼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了，連他這個人都沒有了。」老人的口氣衰弱而溫和：「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他輸了，這個世界上就好像根本沒有卜鷹這麼樣一個人生下來過，有關他的一切，都將從此消失。」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文／古龍■之二

短刀集

海神

他說：「所以他這一注，可以說把他過去和未來所有的一切全都押了上去。」

「他為什麼要這麼樣賭？」

「因為他是個賭徒。」

老人的回答簡單而明瞭，關二沈默，老人卻又慢慢的說：

「我也知道，這個世界上如果缺少了他這麼樣一個人，你一定會覺得很寂寞，因為他一直是你最好的對手。我也知道，要找一個好對手，遠比找一個好幫手還要難得多。」

他忽然笑了笑，衰老臉上的笑紋就像是春風拂動中的水波。

「可是他這一局本來是應該不會輸的。」

老人的聲音更溫和：「我們甚至可以說，在正常的情況下，他這一局本來非贏不可。」

關於這一點，江湖中有很多人都有同感。

・・・

根據賭約，船隻是由卜鷹自己準備的，他選擇了金門島的陳氏家族來為他建造這艘可以由他一個人操作航行的海船「天鷹號」。

陳氏家族是造船業的世家，也是最有名的一家，據說他們建造的船隻從未被風浪打沈過。

根據陳氏家族這一代的大家長陳天潤陳老先生的敘說，卜鷹委託他們建造的這條船，木料、鋼釘、風帆、構圖、建造、安裝、龍骨，每一個細節，都是經過特別選擇和設計的。

陳老先生說：「這條船雖小，卻結實得像條小牛犢子一樣，如果它會被風浪打沉，我老頭子也沒臉再吃這行飯了！」

陳老先生說出來的話，通常都像他造出來的船一樣牢靠。

黃阿根是個在海上捕魚已經有三十一年經驗的老漁人，根據他的說法是：

「現在正是黃梅季剛過，暴風季還沒有來的時候，那一帶的海面上風浪最小，尤其是四月中到五月底這段時候，幾乎從來都沒有沉船的紀錄。」

一個有經驗的老漁人對天氣的預測，有時比最精密的儀器還準確。

所以這位一直蟠伏在皮椅中的老人才會說：

「在正常的情況下，他這一局本來是贏定了的。」

只可惜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任何一件事的情況都不可能永遠保持正常的。意外的災難，隨時都可以發生。

「除了暴風雨外，還有海盜和倭寇，也是海上旅人的大敵。」

「海盜不足懼。」老人說：「他們也不會對一個單身的旅人下手，何況卜鷹一向交遊廣闊，在海上也不是沒有熟人。」

海神

他說：「所以他這一注，可以說把他過去和未來所有的一切全都押了上去。」

「他為什麼要這麼樣賭？」

「因為他是個賭徒。」

老人的回答簡單而明瞭，關二沉默，老人卻又慢慢的說：

「我也知道，這個世界上如果缺少了他這麼樣一個人，你一定會覺得很寂寞，因為他一直是你最好的對手。我也知道，要找一個好對手，遠比找一個好幫手還要難得多。」

他忽然笑了笑，衰老臉上的笑紋就像是春風拂動中的水波。

「可是他這一局本來是應該不會輸的。」

老人的聲音更溫和：「我們甚至可以說，在正常的情況下，他這一局本來非贏不可。」

關於這一點，江湖中有很多人都有同感。

・・・

根據賭約，船隻是由卜鷹自己準備的，他選擇了金門島的陳氏家族來為他建造這艘可以由他一個人操作航行的海船「天鷹號」。

陳氏家族是造船業的世家，也是最有名的一家，據說他們建造的船隻從未被風浪打沈過。

根據陳氏家族這一代的大家長陳天潤陳老先生的敘說，卜鷹委託他們建造的這條船，木料、鋼釘、風帆、構圖、建造、安裝、龍骨，每一個細節，都是經過特別選擇和設計的。

陳老先生說：「這條船雖小，卻結實得像條小牛犢子一樣，如果它會被風浪打沉，我老頭子也沒臉再吃這行飯了！」

陳老先生說出來的話，通常都像他造出來的船一樣牢靠。

黃阿根是個在海上捕魚已經有三十一年經驗的老漁人，根據他的說法是：

「現在正是黃梅季剛過，暴風季還沒有來的時候，那一帶的海面上風浪最小，尤其是四月中到五月底這段時候，幾乎從來都沒有沉船的紀錄。」

一個有經驗的老漁人對天氣的預測，有時比最精密的儀器還準確。

所以這位一直蜷伏在皮椅中的老人才會說：「在正常的情況下，他這一局本來是贏定了的。」

只可惜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任何一件事的情況都不可能永遠保持正常的。意外的災難，隨時都可以發生。

「除了暴風雨外，還有海盜和倭寇，也是海上旅人的大敵。」

「海盜不足懼。」老人說：「他們也不會對一個單身的旅人下手，何況卜鷹一向交遊廣闊，在海上也不是沒有熟人。」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文／古龍■之三■插圖／黃憲鐘

短刀集

海神

「那麼他會遇到什麼樣的意外呢？」關二顯得很關心。

「什麼樣的意外都可能發生，甚至一根釘子也可能沉船，只不過……」

老人的聲音更低，目光凝視著屋角的黑暗，過了很久才輕輕的說：「只不過最可怕的一種災難，當然還是海神的震怒。」

「海神？」

「是的，海神。」老人的聲音輕如耳語：「故老相傳，據說海上有一位脾氣暴躁、性如烈火的巨神，平日隱藏在波濤裡，如果有人在無意間得罪了他，他就會突發震怒，揮出鐵拳，將那個人和他的船一起打得粉碎。」

他輕輕嘆息：「據我所知，卜鷹好像是很容易得罪人的，而且不管是人是神，他都敢得罪。」

關二緘眉，張五沈默，老人卻又笑了笑，「所以我們只能希望，海神剛好在這段時候裡睡著了。」

●　●

海神沒有睡著，就在這時候，「天鷹號」的殘骸已經在江浙近海一帶的捕魚區內被發現，而且經過金門陳氏世家的子弟證實無誤。

卜鷹已經在海上遇難了。

不出五天，這消息就傳遍江湖，甚至有人開始要替卜鷹籌備喪禮了。

但是賭局並沒有把賭輸了的賭注賠給贏家，因為他們還不認輸。

他們絕不相信卜鷹這麼容易就會被任何人或神擊倒，他們還要再等半個月。

這半個月裡，難道會有什麼奇蹟出現？

不是奇蹟

這不是奇蹟，奇蹟本來就是很少會發生的。這只不過是一條很簡單的邏輯而已。

你發現了一個人乘坐的那艘船的殘骸，並不能代表那個人已經死了，也不能證明任何事。

一條船的是否被擊沉，和一個人的死活根本沒有任何關係。

卜鷹還活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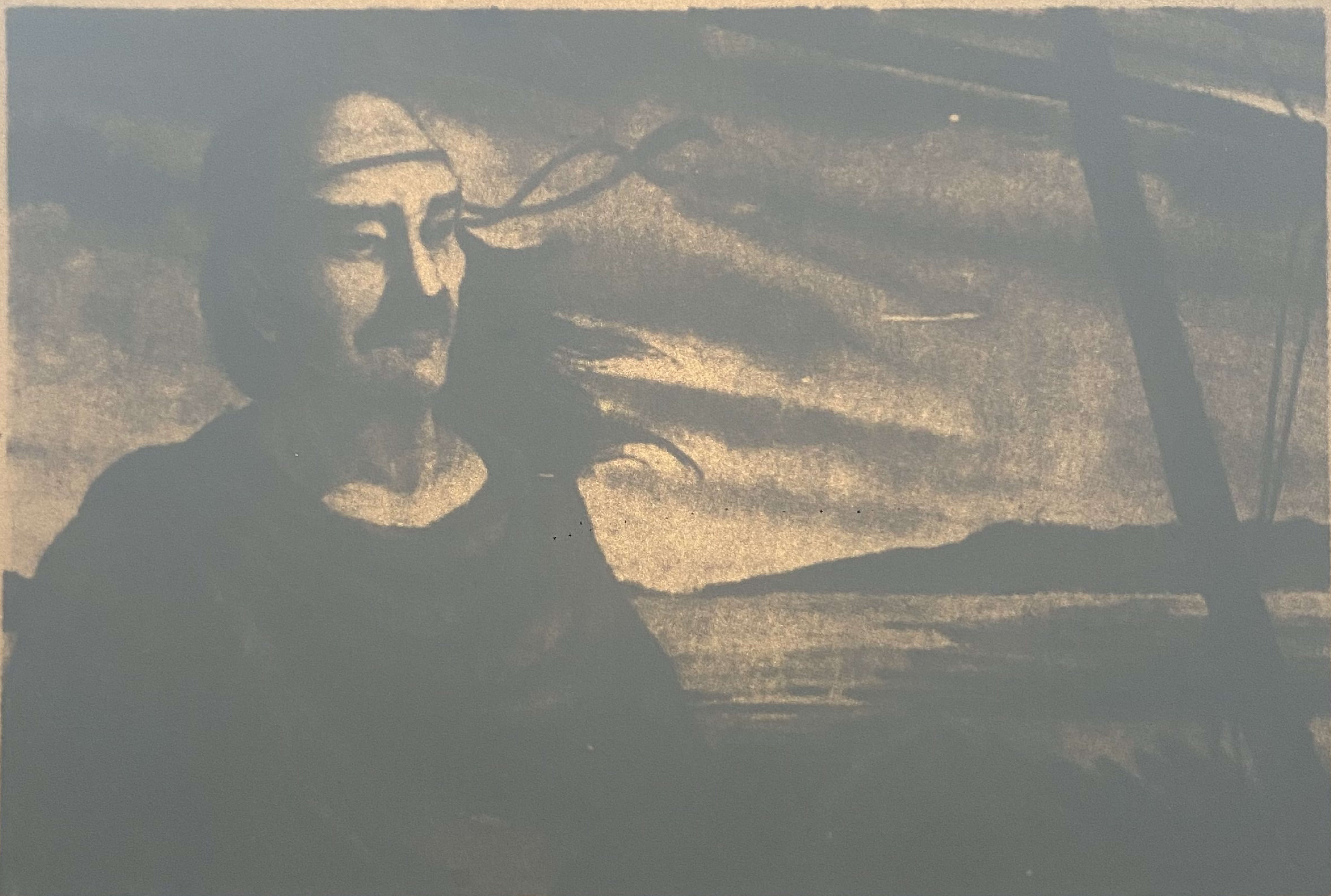
這個世界上有些人好像永遠都不會死的，在很多很多說起來一定能比他活得更久的人都死了之後，他還好好的活著。

卜鷹無疑就是這種人。

他醒來時，首先接觸到的就是陽光。

金黃色的陽光，多麼燦爛，多麼美麗，多麼輝煌！就像是一種金黃色的蜜汁美酒一樣，灑遍在他身上。

陽光下，彷彿是青的山，綠的樹，藍色的大海，白色的波浪。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文／古龍■之三■插圖／黃憲鐘

短刀集

海神

「那麼他會遇到什麼樣的意外呢？」關二顯得很關心。

「什麼樣的意外都可能發生，甚至一根釘子也可能沉船，只不過……」

老人的聲音更低，目光凝視著屋角的黑暗，過了很久才輕輕的說：「只不過最可怕的一種災難，當然還是海神的震怒。」

「海神？」

「是的，海神。」老人的聲音輕如耳語：「故老相傳，據說海上有一位脾氣暴躁、性如烈火的巨神，平日隱藏在波濤裡，如果有人在無意間得罪了他，他就會突發震怒，揮出鐵拳，將那個人和他的船一起打得粉碎。」

他輕輕嘆息：「據我所知，卜鷹好像是很容易得罪人的，而且不管是人是神，他都敢得罪。」

關二縐眉，張五沈默，老人卻又笑了笑，「所以我們只能希望，海神剛好在這段時候裡睡著了。」

●　●

海神沒有睡著，就在這時候，「天鷹號」的殘骸已經在江浙近海一帶的捕魚區內被發現，而且經過金門陳氏世家的子弟證實無誤。

卜鷹已經在海上遇難了。

不出五天，這消息就傳遍江湖，甚至有人開始要替卜鷹籌備喪禮了。

但是賭局並沒有把賭輸了的賭注賠給贏家，因為他們還不認輸。

他們絕不相信卜鷹這麼容易就會被任何人或神擊倒，他們還要再等半個月。

這半個月裡，難道會有什麼奇蹟出現？

卜鷹的奇蹟

這不是奇蹟，奇蹟本來就是很少會發生的。這只不過是一條很簡單的邏輯而已。

你發現了一個人乘坐的那艘船的殘骸，並不能代表那個人已經死了，也不能證明任何事。

一條船的是否被擊沉，和一個人的死活根本沒有任何關係。

卜鷹還活著。

這個世界上有些人好像永遠都不會死的，在很多很多說起來一定能比他活得更久的人都死了之後，他還好好的活著。

卜鷹無疑就是這種人。

他醒來時，首先接觸到的就是陽光。

金黃色的陽光，多麼燦爛，多麼美麗，多麼輝煌！就像是一種金黃色的蜜汁美酒一樣，灑遍在他身上。

陽光下，彷彿是青的山，綠的樹，藍色的大海，白色的波浪。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文／古龍■之四

短刀集

海神

這是不是夢？

回想到剛才那一瞬間發生的事，倒的確像是一場夢，一場噩夢。

低黑的雲層，悶熱的天氣，遠處忽然捲起了一陣風，然後浪濤就像是個巨人的鐵拳一樣，迎面痛擊在他胸膛上，他彷彿還聽見船隻破裂的聲音。

聽說一個人在臨死之前，總會想到一些他最親近的人和最難忘的事，在那一瞬間，卜鷹想到的是些什麼人和什麼事呢？

他什麼都沒有想。

在那一瞬間，他的腦中是一片空白，整個人都是空的，什麼都沒有了，什麼都不存在。

難道那就是死的滋味？

那一瞬間的事彷彿就是剛才一瞬間的事，其實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了。

泛動著白色泡沫的浪濤，好像還有些天鷹號的殘骸在翻滾。

卜鷹直挺挺地躺著，上面是青天白雲，下面是柔軟的沙灘。

他忽然想起了胡金袖，想到了寶貝公主，甚至想到了白荻、程小青和關二。

直到現在才想起這些人，倒真是件奇怪的事。

現在他們是不是已經聽到了他的噩耗？是不是已經認為他已死了？是不是已經開始在籌備他的葬禮？

卜鷹忽然笑了。

他忽然想到，一個人如果能自己親身去參加自己的喪禮，那會是件多麼有趣的事？

在喪事中，他能夠親眼看到他的朋友為他傷心流淚，也能看到一些假作是他朋友的人，在暗中為他的死而偷笑。

在他活著的時候、那些都是他朋友的人，到底有幾個是他真的朋友呢？

等他們發現他並沒有死的時候，他們的臉上會是什麼樣的表情？

卜鷹越想越覺得有趣，幾乎已經忘了他自己還在險難中，很可能已經永遠無法返回他自己的家鄉，永遠無法再見他的朋友。

他甚至已經忘了先去查看一下，這裡究竟是什麼地方？是陸地的邊緣？還是個無人的荒島？在這一片圖畫般的美景裡，是不是隱藏著什麼危機？在那翠綠的山峰下，有沒有潛伏著什麼吃人的惡獸？

他沒有再想下去，因為他的思想忽然停頓了，甚至連呼吸和心跳都一起停頓。

他忽然看見了一個人，一個他從未想到會在這種時候這種地方看見的人。

一個他從未想到自己這一生中會看得到的人。

這個人是從水裡出來的。

短刀集

海神

這是不是夢？

回想到剛才那一瞬間發生的事，倒的確像是一場夢，一場噩夢。

低黑的雲層，悶熱的天氣，遠處忽然捲起了一陣風，然後浪濤就像是個巨人的鐵拳一樣，迎面痛擊在他胸膛上，他彷彿還聽見船隻破裂的聲音。

聽說一個人在臨死之前，總會想到一些他最親近的人和最難忘的事，在那一瞬間，卜鷹想到的是些什麼人和什麼事呢？

他什麼都沒有想。

在那一瞬間，他的腦中是一片空白，整個人都是空的，什麼都沒有了，什麼都不存在。

難道那就是死的滋味？

那一瞬間的事彷彿就是剛才一瞬間的事，其實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了。

泛動著白色泡沫的浪濤，好像還有些天鷹號的殘骸在翻滾。

卜鷹直挺挺地躺著，上面是青天白雲，下面是柔軟的沙灘。

他忽然想起了胡金袖，想到了寶貝公主，甚至想到了白荻、程小青和關二。

直到現在才想起這些人，倒真是件奇怪的事。

現在他們是不是已經聽到了他的噩耗？是不是已經認為他已死了？是不是已經開始在籌備他的葬禮？

卜鷹忽然笑了。

他忽然想到，一個人如果能自己親身去參加自己的喪禮，那會是件多麼有趣的事？

在喪事中，他能夠親眼看到他的朋友為他傷心流淚，也能看到一些假作是他朋友的人，在暗中為他的死而偷笑。

在他活著的時候，那些都是他朋友的人，到底有幾個是他真的朋友呢？

等他們發現他並沒有死的時候，他們的臉上會是什麼樣的表情？

卜鷹越想越覺得有趣，幾乎已經忘了他自己還在險難中，很可能已經永遠無法返回他自己的家鄉，永遠無法再見他的朋友。

他甚至已經忘了先去查看一下，這裡究竟是什麼地方？是陸地的邊緣？還是個無人的荒島？在這一片圖畫般的美景裡，是不是隱藏著什麼危機？在那翠綠的山峰下，有沒有潛伏著什麼吃人的惡獸？

他沒有再想下去，因為他的思想忽然停頓了，甚至連呼吸和心跳都一起停頓。

他忽然看見了一個人，一個他從未想到會在這種時候這種地方看見的人。

一個他從未想到自己這一生中會看得到的人。

這個人是從水裡出來的。

←菜園娃娃在海邊曬太陽。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之五

短刀集
海神

天空澄青，海水湛藍，一個人用一種極優雅而古典的姿態，慢慢的從海水中走了出來。看來就像是從一個極古老的神話中走出來。

金黃色的陽光照在她身上，她的皮膚就像是蜜奶般溫柔而甜蜜。

她的頭髮在陽光下閃耀著緞子般的光輝。

她的牙齒潔白，眸子漆黑，腰肢的曲線就如同水波般柔軟，她的乳房卻堅挺如遠山。

這個從海水中走出來的女孩，赤裸得也像是位剛從神話中走出來的女神。

• •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卜鷹才開始恢復他的心跳和呼吸。

可是他仍然不能思想。

他整個人都已被她的美麗震懾，一直到很久以後都無法忘記。

這已經不是平時那個卜鷹了。

那個冷靜、沉著、永遠對自己充滿了自信的男子漢，如今竟似已變成了個十七歲的大男孩。

這是不是因為他自己身上幾乎也是完全赤裸的？而她那明亮而美麗的眼睛，又偏偏一直釘在他身上某些不該讓人看到的地方。

可是她的眼神中並沒有邪猥的神色，只不過充滿了驚異和好奇而已，就好像一個小女孩忽然看到了一樣她從未見過的有趣東西一樣。

難道她從未見過男人？

看到她這種表情，卜鷹也覺得奇怪了，腦子裡很快就出現了很多問題。

可是他還沒有開始想，她已經在問他：

「你是什麼？」

她的聲音甜美而清脆，每個字都說得很慢、很清楚，好像生怕對方聽不懂她在說什麼，又好像她說話本來就很生澀。

「你是什麼？」

普通人問話，絕不是這麼樣問的。

普通人看見了一個陌生人的時候，通常總是會問：

「你是什麼人？」或者「你是誰？」

這個女孩卻問得很絕，好像她問的對象並不一定是一個人，也很可能是一樣東西、一個怪物。

「我是什麼？」卜鷹苦笑：「我好像是一個人。」

「你好像是一個人？」女孩問：「那麼你實在是什麼？」

她問得很認真，連一點幽默感都沒有的樣子，卜鷹只好回答：

「我實在也是一個人，我根本就是一個人。」

「你是一個人？真的是一個人？」

「當然是真的。」

「那麼，你是個什麼樣的人？」

「我是個普通人。」

「普通人？那一種普通人？」

她越問越奇怪，問出來的問題，簡直就好像是白癡問出來的一樣。

卜鷹實在不知道應該怎麼樣回答了。

萬象系列 武俠精粹

文／古龍 之五

海神

天空澄青，海水湛藍，一個人用一種極優雅而古典的姿態，慢慢的從海水中走了出來。看來就像是從一個極古老的神話中走出來。

金黃色的陽光照在她身上，她的皮膚就像是蜜奶般溫柔而甜蜜。

她的頭髮在陽光下閃耀著緞子般的光輝。

她的牙齒潔白，眸子漆黑，腰肢的曲線就如同水波般柔軟，她的乳房卻堅挺如遠山。

這個從海水中走出來的女孩，赤裸得也像是位剛從神話中走出來的女神。

● ●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卜鷹才開始恢復他的心跳和呼吸。

可是他仍然不能思想。

他整個人都已被她的美麗震懾，一直到很久以後都無法忘記。

這已經不是平時那個卜鷹了。

那個冷靜、沉著、永遠對自己充滿了自信的男子漢，如今竟似已變成了個十七歲的大男孩。

這是不是因為他自己身上幾乎也是完全赤裸的？而她那明亮而美麗的眼睛，又偏偏一直釘在他身上某些不該讓人看到的地方。

可是她的眼神中並沒有邪猥的神色，只不過充滿了驚異和好奇而已，就好像一個小女孩忽然看到了一樣她從未見過的有趣東西一樣。

難道她從未見過男人？

看到她這種表情，卜鷹也覺得奇怪了，腦子裡很快就出現了很多問題。

可是他還沒有開始想，她已經在問他：

「你是什麼？」

她的聲音甜美而清脆，每個字都說得很慢、很清楚，好像生怕對方聽不懂她在說什麼，又好像她說話本來就很生澀。

「你是什麼？」

普通人問話，絕不是這麼樣問的。

普通人看見了一個陌生人的時候，通常總是會問：

「你是什麼人？」或者「你是誰？」

這個女孩卻問得很絕，好像她問的對象並不一定是一個人，也很可能是一樣東西、一個怪物。

「我是什麼？」卜鷹苦笑：「我好像是一個人。」

「你好像是一個人？」女孩問：「那麼你實在是什麼？」

她問得很認真，連一點幽默感都沒有的樣子，卜鷹只好回答：

「我實在也是一個人，我根本就是一個人。」

「你是一個人？真的是一個人？」

「當然是真的。」

「那麼，你是個什麼樣的人？」

「我是個普通人。」

「普通人？那一種普通人？」

她越問越奇怪，問出來的問題，簡直就好像是白癡問出來的一樣。

卜鷹實在不知道應該怎麼樣回答了。

■文／古龍■之六

短刀集

海神

「對。」

「那麼你是那種人呢？」

卜鷹楞住。

原來她真正要問的居然是個這麼樣的問題，她釘著他看了半天，居然還看不出他是個男人。

卜鷹簡直有點哭笑不得了，卻又不能不很正經的回答：

「我是個男人。」

「你是個男人？」這女孩居然叫了起來：「你怎麼會是個男人？男人怎麼會是你這樣子的？難道你以為我沒見過男人？」

卜鷹又楞住。

「如果我不是男人，我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你是什麼，反正你絕不是男人，男人絕不是你這樣子的。」

她說得也很認真，絕不像是在說謊，也不像是在開玩笑。

幸好卜鷹現在已經漸漸鎮定了下來，已經可以沉得住氣了。

「你認為男人都應該是什麼樣子的？」

「當然都應該像寶寶那樣子。」

「寶寶？」卜鷹問：「寶寶是誰？」

「寶寶就是我的寶寶，也是我的主人，我的丈夫。」

「他是個男人？」

「他當然是個男人。」她神色中充滿天真的驕傲：「他是這個世界上最聰明、最強壯、最能幹、最好看的男人。」

卜鷹看看她陽光般燦爛的笑容，心裡雖然不想問，不忍問，卻還是忍不住問：

「你見過幾個男人？」

「三個！」

「三個？你這一生中只見過三個男人？」

女孩點頭，笑容依然燦爛：

「這個世界上男人本來就不多，我已經見過三個，已經很夠了！」

她又問卜鷹：「你呢？你是從那裡來的？你既然是個男人，為什麼長得跟他們都不一樣？」

卜鷹已經說不出話來了。可是對這裡的情況，多少已有了些了解。

■文／古龍■之六

海神

短刀集

「對。」

「那麼你是那種人呢？」

卜鷹楞住。

原來她真正要問的居然是個這麼樣的問題，她釘著他看了半天，居然還看不出他是個男人。

卜鷹簡直有點哭笑不得了，卻又不能不很正經的回答：

「我是個男人。」

「你是個男人？」這女孩居然叫了起來：「你怎麼會是個男人？男人怎麼會是你這樣子的？難道你以為我沒見過男人？」

卜鷹又楞住。

「如果我不是男人，我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你是什麼，反正你絕不是男人，男人絕不是你這樣子的。」

她說得也很認真，絕不像是在說謊，也不像是在開玩笑。

幸好卜鷹現在已經漸漸鎮定了下來，已經可以沉得住氣了。

「你認為男人都應該是什麼樣子的？」

「當然都應該像寶寶那樣子。」

「寶寶？」卜鷹問：「寶寶是誰？」

「寶寶就是我的寶寶，也是我的主人，我的丈夫。」

「他是個男人？」

「他當然是個男人。」她神色中充滿天真的驕傲：「他是這個世界上最聰明、最強壯、最能幹、最好看的男人。」

卜鷹看看她陽光般燦爛的笑容，心裡雖然不想問，不忍問，卻還是忍不住問：

「你見過幾個男人？」

「三個！」

「三個？你這一生中只見過三個男人？」

女孩點頭，笑容依然燦爛：

「這個世界上男人本來就不多，我已經見過三個，已經很夠了！」

她又問卜鷹：「你呢？你是從那裡來的？你既然是個男人，為什麼長得跟他們都不一樣？」

卜鷹已經說不出話來了。可是對這裡的情況，多少已有了些了解。

短刀集

海神

這裡是個荒島，這個女孩是從小在島上長大的，一生中只見過三個男人，三個長得和卜鷹完全不一樣的男人。

卜鷹是個很正常的男人，雖然不算十分好看，可是也絕不難看，那三個長得跟他完全不一樣的男人，長得是什麼樣子呢？

● ●

卜鷹腦子裡又出現了很多問題，唯一可以明確肯定的是，這個女孩確實是個女人，既不是神靈，也不是鬼魂。能夠確定這一點，別的就比較可以放心了。

卜鷹長長吐了口氣：

「也許我不是個男人，是個怪物，老實說，現在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東西了。現在我只知道一件事。」

「什麼事？」

「我的肚子真餓。」

女孩銀鈴般笑了：「原來怪物的肚子也會餓的。」

● ●

「怪物平常都吃些什麼？」

「吃肉。」

「怪物也吃肉？」

「不但吃肉，還喝酒。」卜鷹問：「你知不知道酒是什麼？」

「我知道，我的寶寶也喝酒。」

「謝天謝地。」

「怪物是不是也有名字？」

「有。」

「你叫什麼名字？」

「卜鷹。」

「我叫海靈。」女孩說：「大海的海，仙靈的靈。」

這位女孩原來還識字。

神話

卜鷹看見這個叫海靈的女孩時，是在清晨太陽剛升起的時候，從日出到日落，卜鷹又發現了一些讓他覺得非常驚奇意外的事。

如果說這個荒島就是一個世界，那麼在這個世界裡，令人驚奇的事實在不少。

第一件讓卜鷹驚奇的，就是女人。

不管在天下那個地方，最讓人覺得驚奇的，好像總是女人。

這裡的男人也許真的一直只有三個，可是女人卻實在不少，而且都是和海靈一樣的女人，美麗、健康、活潑，身上穿的也不比海靈多很多。

幸好卜鷹這時已經完全恢復了鎮靜，幸好他也不是沒有見過女人的人。

事實上，他見過的漂亮女人很可能比這個世界上大多數男人都多很多。

這些女孩卻好像都跟海靈一樣，都很少看見過男人。見到卜鷹時，她們也顯得很驚訝、很好奇，有的甚至還有點畏懼，就好像真的遇到了怪物。

在她們眼中，真正的男人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呢？

卜鷹想不通。

● ●

第二件讓卜鷹奇怪的事，就是這個荒島上所有一切的享受，都遠比他想像中好得多。

萬象系列　武俠精粹

文／古龍　之七

海神

這裡是個荒島，這個女孩是從小在島上長大的，一生中只見過三個男人，三個長得和卜鷹完全不一樣的男人。

卜鷹是個很正常的男人，雖然不算十分好看，可是也絕不難看，那三個長得跟他完全不一樣的男人，長得是什麼樣子呢？

● ●

卜鷹腦子裡又出現了很多問題，唯一可以明確肯定的是，這個女孩確實是個女人，既不是神靈，也不是鬼魂。能夠確定這一點，別的就比較可以放心了。

卜鷹長長吐了口氣：

「也許我不是個男人，是個怪物，老實說，現在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東西了。現在我只知道一件事。」

「什麼事？」

「我的肚子真餓。」

女孩銀鈴般笑了：「原來怪物的肚子也會餓的。」

● ●

「怪物平常都吃些什麼？」

「吃肉。」

「怪物也吃肉？」

「不但吃肉，還喝酒。」卜鷹問：「你知不知道酒是什麼？」

「我知道，我的寶寶也喝酒。」

「謝天謝地。」

「怪物是不是也有名字？」

「有。」

「你叫什麼名字？」

「卜鷹。」

「我叫海靈。」女孩說：「大海的海，仙靈的靈。」

這位女孩原來還識字。

卜鷹看見這個叫海靈的女孩時，是在清晨太陽剛升起的時候，從日出到日落，卜鷹又發現了一些讓他覺得非常驚奇意外的事。

如果說這個荒島就是一個世界，那麼在這個世界裡，令人驚奇的事實在不少。

第一件讓卜鷹驚奇的，就是女人。

不管在天下那個地方，最讓人覺得驚奇的，好像總是女人。

這裡的男人也許真的一直只有三個，可是女人卻實在不少，而且都是和海靈一樣的女人，美麗、健康、活潑，身上穿的也不比海靈多很多。

幸好卜鷹這時已經完全恢復了鎮靜，幸好他也不是沒有見過女人的人。

事實上，他見過的漂亮女人很可能比這個世界上大多數男人都多很多。

這些女孩卻好像都跟海靈一樣，都很少看見過男人。見到卜鷹時，她們也顯得很驚訝、很好奇，有的甚至還有點畏懼，就好像真的遇到了怪物。

在她們眼中，真正的男人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呢？

卜鷹想不通。

● ●

第二件讓卜鷹奇怪的事，就是這個荒島上所有一切的享受，都遠比他想像中好得多。

萬象系列 武俠精粹

文/古龍 之八

短刀集

海神

他本來以為這些女孩最多也只不過是住在一些洞窟裡，洞窟裡最多也只不過有一點簡單的設備和裝飾，飲食的粗劣，也應該可以想像得到。

這裡畢竟是個遠離紅塵的荒島，人世間那些安逸的享樂，在這裡都不過是夢中的神話而已。

讓人完全想不到的是，卜鷹此刻在這裡所見到的一切，才是神話。

這個荒島上竟然有個建築得就像是神話中宮殿般的尖頂大廈，卜鷹走遍天下，也沒有見到過這麼奇麗的建築。

大廳裡擺著各種奇巧的玩物，所有的燈飾都是用水晶雕成的，配上黃金燈座。

一張用整塊古木雕成的巨大圓桌上，擺滿了醇酒和美食。單祗酒類，就有五十種以上，其中有從波斯用船舶運來的異國葡萄酒和蜜酒，也有性烈如火的北方二鍋頭和燒刀子。

用金盤盛來的美食中，更包容了天下各地的口味，除了象鼻猩唇和駝峰外，幾乎什麼都有了。

但是真正令卜鷹動容的還是一把刀。一把形式奇古、刀身特別寬而短的刀。

刀鞘是用一種暗黃色的金屬製成的，上面鑲著七顆精光閃耀的透明寶石，只有極識貨的波斯商賈，才能分辨出這種金剛石的真正價值。

這把刀平放在一個也不知是用什麼木頭製成的刀架上。

卜鷹想去拔刀。

但是海靈立刻阻止他：

「寶寶說這把刀動不得。」

「為什麼？」

「因為這是把兇刀，一動就要見血。」海靈說：「我最怕看見血。」

卜鷹慢慢的坐下來，過了很久才說：「我認得這把刀。」

「你認得？」

「這把刀叫『天、地、神、佛、人、鬼、獸』七殺刀，見神敬神，見鬼殺鬼。」

「這把刀好兇。」

「天地間的名刀寶劍，都是兇器，這把刀還不算最兇的。」

「最兇的一把刀是什麼刀？」

「是小樓一夜聽春雨。」

「小樓一夜聽春雨？這是一把刀的名字？」

「是的。」

卜鷹又說：「故老相傳，這兩把刀曾經對決過七次，小樓一夜聽春雨連勝七次，但卻還是無法逼這把刀脫手。」

「後來呢？」

「後來小樓一夜聽春雨的主人和這把刀的主人化敵為友，約定終身不再相鬥，可是這把刀和它的主人卻忽然不見了。想不到它竟在這裡。」

海神

文／古龍　之八

他本來以為這些女孩最多也只不過是住在一些洞窟裡，洞窟裡最多也只不過有一點簡單的設備和裝飾，飲食的粗劣，也應該可以想像得到。

這裡畢竟是個遠離紅塵的荒島，人世間那些安逸的享樂，在這裡都不過是夢中的神話而已。

讓人完全想不到的是，卜鷹此刻在這裡所見到的一切，才是神話。

這個荒島上竟然有個建築得就像是神話中宮殿般的尖頂大廈，卜鷹走遍天下，也沒有見到過這麼奇麗的建築。

大廳裡擺著各種奇巧的玩物，所有的燈飾都是用水晶雕成的，配上黃金燈座。

一張用整塊古木雕成的巨大圓桌上，擺滿了醇酒和美食。單祇酒類，就有五十種以上，其中有從波斯用船舶運來的異國葡萄酒和蜜酒，也有性烈如火的北方二鍋頭和燒刀子。

用金盤盛來的美食中，更包容了天下各地的口味，除了象鼻猩唇和駝峰外，幾乎什麼都有了。

但是真正令卜鷹動容的還是一把刀。一把形式奇古、刀身特別寬而短的刀。

刀鞘是用一種暗黃色的金屬製成的，上面鑲著七顆精光閃耀的透明寶石，只有極識貨的波斯商賈，才能分辨出這種金剛石的真正價值。

這把刀平放在一個也不知是用什麼木頭製成的刀架上。

卜鷹想去拔刀。

但是海靈立刻阻止他：

「寶寶說這把刀動不得。」

「為什麼？」

「因為這是把兇刀，一動就要見血。」海靈說：「我最怕看見血。」

卜鷹慢慢的坐下來，過了很久才說：「我認得這把刀。」

「你認得？」

「這把刀叫『天、地、神、佛、人、鬼、獸』七殺刀，見神敬神，見鬼殺鬼。」

「這把刀好兇。」

「天地間的名刀寶劍，都是兇器，這把刀還不算最兇的。」

「最兇的一把刀是什麼刀？」

「是小樓一夜聽春雨。」

「小樓一夜聽春雨？這是一把刀的名字？」

「是的。」

卜鷹又說：「故老相傳，這兩把刀曾經對決過七次，小樓一夜聽春雨連勝七次，但卻還是無法逼這把刀脫手。」

「後來呢？」

「後來小樓一夜聽春雨的主人和這把刀的主人化敵為友，約定終身不再相鬥，可是這把刀和它的主人卻忽然不見了。想不到它竟在這裡。」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之九

短刀集

海神

「這把刀一直都在這裡。」

「你知不知道這把刀是怎麼來的?」

「我聽寶寶說過，他擊敗了這把刀的主人，就把刀帶了回來。」海靈說：「那好像已經是十七八年之前的事了。」

她說得輕描淡寫，好像這本來只不過是件很平常的小事。可是卜鷹卻已經聽得悚然動容。

他當然明白這件事是件多麼驚人的大事，他更想不到這個女孩的「寶寶」居然能擊敗當年縱橫江湖的殺星墨七星。

更令人吃驚的是，擺在這裡做裝飾的武林名家的兵刃，還不止一把七殺刀。

他很快又發現了隴西楊家的槍、淮南王家的雞爪鐮、涼州杜家的鍊子鞭、甘州趙家的流星鎚，甚至還有巴山顧家的劍。

這些人的成名兵刃全都是隨身帶在手邊，寸步不離的。巴山的劍上，還赫然刻著自古相傳的劍銘：

「劍在人在，劍亡人亡。」

這些都曾經叱吒過一時的高手，難道都已敗在這個「寶寶」的手下?

這個寶寶是誰?

●●

卜鷹開始吃，大量的吃，他需要大量的補充體力，因為他忽然發覺自己即將要面對的一個人是個極神祕、極古怪、極可怕的超級高手。

這個人將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對他，目前他連一點影子都沒有。

但是他卻有了不祥的預兆，一種充滿了凶煞的不祥預兆。

他知道自己一定要特別小心留意，他確信自己即將面對的一定是個空前未有的危機，他這條命很可能也會像這些兵刃一樣，被那個「寶寶」留在這裡。

最不幸的是，他的預兆一向都靈驗得很。

●●

根據久走海上的旅人高賈的傳說，用葡萄釀成的紅酒也是非常滋補的，不但補血，而且強身。

卜鷹連盡三大杯，才問海靈：

「你說你這一生中一共只見過了三個男人?」

「對。」

「除了你的寶寶外，還有兩個呢?」

「一個是我的伯伯，叫做無名叟，多年前遠赴海外，至今沒有回頭。」海靈說：「還有一個是我的叔叔，也已隱居了很久。」

萬象系列 武俠精粹

文／古龍 之九

海神

短刀集

「這把刀一直都在這裡。」

「你知不知道這把刀是怎麼來的？」

「我聽寶寶說過，他擊敗了這把刀的主人，就把刀帶了回來。」海靈說：「那好像已經是十七八年之前的事了。」

她說得輕描淡寫，好像這本來只不過是件很平常的小事。可是卜鷹卻已經聽得悚然動容。

他當然明白這件事是件多麼驚人的大事，他更想不到這個女孩的「寶寶」居然能擊敗當年縱橫江湖的殺星墨七星。

更令人吃驚的是，擺在這裡做裝飾的武林名家的兵刃，還不止一把七殺刀。

他很快又發現了隴西楊家的槍、淮南王家的雞爪鐮、涼州杜家的鞭子鞭、甘州趙家的流星鎚，甚至還有巴山顧家的劍。

這些人的成名兵刃全都是隨身帶在手邊，寸步不離的。巴山的劍上，還赫然刻著自古相傳的劍銘：

「劍在人在，劍亡人亡。」

這些都曾經叱咤過一時的高手，難道都已敗在這個「寶寶」的手下？

這個寶寶是誰？

● ●

卜鷹開始吃，大量的吃，他需要大量的補充體力，因為他忽然發覺自己即將要面對的一個人是個極神祕、極古怪、極可怕的超級高手。

這個人將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對他，目前他連一點影子都沒有。

但是他卻有了不祥的預兆，一種充滿了凶煞的不祥預兆。

他知道自己一定要特別小心留意，他確信自己即將面對的一定是個空前未有的危機，他這條命很可能也會像這些兵刃一樣，被那個「寶寶」留在這裡。

最不幸的是，他的預兆一向都靈驗得很。

● ●

根據久走海上的旅人高賈的傳說，用葡萄釀成的紅酒，也是非常滋補的，不但補血，而且強身。

卜鷹連盡三大杯，才問海靈：

「你說你這一生中一共只見過了三個男人？」

「對。」

「除了你的寶寶外，還有兩個呢？」

「一個是我的伯伯，叫做無名叟，多年前遠赴海外，至今沒有回頭。」海靈說：「還有一個是我的叔叔，也已隱居了很久。」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之十

短刀集

海神

「他隱居在那裡？」

「就在我們這個海神島上。」

「你能不能帶我去看看他？」卜鷹問。

「不能。」

「為什麼？」

「因為他隱居的地方，是在地下一個既沒有門，也沒有窗戶的小屋裡，誰也進不去。」

海靈看著卜鷹，眸子裡閃動著寶石般的光。每當她看著卜鷹的時候，眸子裡都會有這種光。

她又說：「可是如果你只不過想在外面看看，我就可以帶你去。」

「我本來就只不過想在外面看看而已。」卜鷹苦笑：「那麼你的屋子，我暫時還不想過去。」

他無疑已猜到那間屋子是間什麼樣的屋子了。

●●●

一口棺材，埋在地上。

一個死人躺在棺材裡，和一個活人躺在屋子裡又有幾分不同呢？

一塊墓碑立在墳前，和門口的名牌又有多少不同？

再大的不同，也只不過是數十年歲月而已，短短數十年，彈指即過矣。

「蕭彈指之墓」

墓碑上只簡簡單單刻著這五個字，蕭彈指只不過是一個人的名字。

如今江湖中還有幾人記得這個名子？

如果已經沒有幾個人記得這個名字，那麼這個名字和別的千千萬萬個名字又有什麼不同？

卜鷹看著嘆息：

「想不到『一彈指動九十城』的蕭先生也已經在這裡。」

「你也認得他？」

「我認得他？」卜鷹也問自己：「我認不認得他？」

他本來是應該認得他的，蕭彈指名動九州，江湖中誰不知道？

可是真正認得他，見過他的人，卻好像沒有幾個，甚至連他的容貌長得如何，身材是高是矮，年紀是老是少，江湖中都沒有幾個人知道。

卜鷹的記憶中居然沒有一點有關這位蕭先生形貌的資料。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他跟那個「寶寶」長得一定很像，所以海靈才會認為他們是一樣的「男人」，而卜鷹只不過是個怪物。

如果卜鷹是怪物，男人應該長得什麼樣子呢？

■插圖／黃憲鐘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之十

短刀集 海神

「他隱居在那裡？」

「就在我們這個海神島上。」

「你能不能帶我去看看他？」卜鷹問。

「不能。」

「為什麼？」

「因為他隱居的地方，是在地下一個既沒有門，也沒有窗戶的小屋裡，誰也進不去。」

海靈看著卜鷹，眸子裡閃動著寶石般的光。每當她看著卜鷹的時候，眸子裡都會有這種光。

她又說：「可是如果你只不過想在外面看看，我就可以帶你去。」

「我本來就只不過想在外面看看而已。」卜鷹苦笑：「那麼你的屋子，我暫時還不想過去。」

他無疑已猜到那間屋子是間什麼樣的屋子了。

●　●　●

一口棺材，埋在地上。

一個死人躺在棺材裡，和一個活人躺在屋子裡又有幾分不同呢？

一塊墓碑立在墳前，和門口的名牌又有多少不同？再大的不同，也只不過是數十年歲月而已，短短數十年，彈指即過矣。

「蕭彈指之墓」

墓碑上只簡簡單單刻著這五個字，蕭彈指只不過是一個人的名字。

如今江湖中還有幾人記得這個名子？

如果已經沒有幾個人記得這個名字，那麼這個名字和別的千千萬萬個名字又有什麼不同？

卜鷹看著嘆息：

「想不到『一彈指動九十城』的蕭先生也已經在這裡。」

「你也認得他？」

「我認得他？」卜鷹也問自己：「我認不認得他？」

他本來是應該認得他的，蕭彈指名動九州，江湖中誰不知道？

可是真正認得他，見過他的人，卻好像沒有幾個，甚至連他的容貌長得如何，身材是高是矮，年紀是老是少，江湖中都沒有幾個人知道。

卜鷹的記憶中居然沒有一點有關這位蕭先生形貌的資料。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他跟那個「寶寶」長得一定很像，所以海靈才會認為他們是一樣的「男人」，而卜鷹只不過是個怪物。

如果卜鷹是怪物，男人應該長得什麼樣子呢？

■插圖／黃憲鐘

在人們逐漸重視提升生活品質的今天，住宅的美化無疑是極其重要的一項工作；舒適、優雅的住宅，可以使人們在工商忙碌社會裡備受壓力的心靈，得到完全的舒放。

住宅美化應講究質重於量，有些人動輒花上數十、上百萬從事室內裝潢，雖然將住宅佈置得富麗堂皇，卻不免處處流露暴發戶的氣息，生活品味愈趨低俗。

宜蘭市凱旋里有一間民房，屋主將屋頂鋪上紅、綠水泥瓦，配上白色的牆壁，與藍天白雲、綠野平疇相映成趣，這樣的住宅美化，所費無幾，雖不免見仁見智，但卻使家真正成為屋主個人心靈的避風港。

自得其樂。

文／古龍　之十一

短刀集

海神

這時遠方的海面上忽然傳來一陣號角聲，海靈雀躍歡呼：

「寶寶回來了！」

海神的故事

剛才還在爐上被烤得「滋滋」作響的一隻全羊，被一個滿頭金髮的波斯女奴用一面鑲著紅寶石的金盤端上來。

主人立刻站起，把一隻手伸入熱騰騰的羊眼眶裡，把一隻還是滾燙的羊眼珠子掏出來，帶著血絲就送入客人面前的白玉皿裡。

客人是卜鷹。

這麼樣一隻羊眼珠子，就連諸葛太平也吃不下去，何況別人？

可是卜鷹卻吃了下去。

他知道這是東方某種神祕宗教中對待客人的最寶貴的禮節。他毫不遲疑就把一隻羊眼珠子吃了下去，非但面不改色，而且吃得津津有味。

主人大笑。

他的笑聲尖銳而亮，就像錐子一樣，隨時可能刺穿人的耳膜。

他的人也像是一柄尖錐，隨時都可能刺穿任何一個人的心臟。

卜鷹從未見過這樣的人，瘦弱、矮小、駝背、雞胸、扭曲的容貌、萎縮的四肢，整個人都是畸形的，而且不停的抽動。

但是這麼樣一個人卻充滿了無比危險的侵略性，面上帶著種說不出的氣勢，彷彿永遠都在掌握著別人的生死和命運。

這個人當然就是這個「海神島」的主人。

這個人很可能根本不是一個人——而是海神。

●●●

勸酒的波斯女奴結實高大而健美，全身都充滿了韌力和彈性，若不是眼角已經有了皺紋，看來只不過是個十八九歲的少女。

「她叫伊莎美。」主人介紹：「她是這裡所有女孩的總官，從小就訓練她們。

她是從波斯來的，據說本來是波斯一種神祕宗教叫『拜火教』內的聖姑。」

主人又笑道：「她練的一種功夫神祕而奇詭，我可以保證她絕不會敗在海內任何一位女子高手的手下，卜先生如果有興趣，不妨試一試？」

卜鷹也笑：「我對美女的興趣，幸好不在這方面。」

他還是看不出這位主人的底細，卻已看出這個叫伊莎美的波斯女奴，絕對是個可怕的對手，戰鬥力很可能可以維持到三個時辰以上，在中原武林中，恐怕還找不出這樣的女人。

生死相爭時，體力耐力無疑是勝負的關鍵之一。

●●●

被伊莎美訓練出的女孩，戰鬥力顯然也是極可怕的，只有海靈是例外。

她只是溫柔的女孩，尤其在她的主人身旁時，更顯得幸福而滿足。

主人看著她時，眼中充滿了驕傲，可是一看到卜鷹，他眼中的光芒就黯淡了，甚至顯得非常惱怒，突然揮手叫女孩全都退下去，連海靈都退了下去。

大廳裡只剩下他和卜鷹兩個人的時候，他立刻又恢復了他的冷靜、威勢和自信。如果你仔細注意他，還可以發現一種帶著貴族般驕傲的優雅氣質。

萬象系列 武俠精粹

文/古能 之十一

海神

海神的故事

這時遠方的海面上忽然傳來一陣號角聲，海靈雀躍歡呼：

「寶寶回來了！」

剛才還在爐上被烤得「滋滋」作響的一隻全羊，被一個滿頭金髮的波斯女奴用一面鑲著紅寶石的金盤端上來。

主人立刻站起，把一隻手伸入熱騰騰的羊眼眶裡，把一隻還是滾燙的羊眼珠子掏出來，帶著血絲就送入客人面前的白玉皿裡。

客人是卜鷹。

這麼樣一隻羊眼珠子，就連諸葛太平也吃不下去，何況別人？

可是卜鷹卻吃了下去。

他知道這是東方某種神祕宗教中對待客人的最寶貴的禮節。他毫不遲疑就把一隻羊眼珠子吃了下去，非但面不改色，而且吃得津津有味。

主人大笑。

他的笑聲尖銳而亮，就像錐子一樣，隨時可能刺穿人的耳膜。

他的人也像是一柄尖錐，隨時都可能刺穿任何一個人的心臟。

卜鷹從未見過這樣的人，瘦弱、矮小、駝背、雞胸、扭曲的容貌、萎縮的四肢，整個人都是畸形的，而且不停的抽動。

但是這麼樣一個人卻充滿了無比危險的侵略性，面上帶著種說不出的氣勢，彷彿永遠都在掌握著別人的生死和命運。

這個人當然就是這個「海神島」的主人。

這個人很可能根本不是一個人——而是海神。

●●●

勸酒的波斯女奴結實高大而健美，全身都充滿了韌力和彈性，若不是眼角已經有了皺紋，看來只不過是個十八九歲的少女。

「她叫伊莎美。」主人介紹：「她是這裡所有女孩的總官，從小就訓練她們。

她是從波斯來的，據說本來是波斯一種神祕宗教叫『拜火教』內的聖姑。」

主人又笑道：「她練的一種功夫神祕而奇詭，我可以保證她絕不會敗在海內任何一位女子高手的手下，卜先生如果有興趣，不妨試一試？」

卜鷹也笑：「我對美女的興趣，幸好不在這方面。」

他還是看不出這位主人的底細，卻已看出這個叫伊莎美的波斯女奴，絕對是個可怕的對手，戰鬥力很可能可以維持到三個時辰以上，在中原武林中，恐怕還找不出這樣的女人。

生死相爭時，體力耐力無疑是勝負的關鍵之一。

●●●

被伊莎美訓練出的女孩，戰鬥力顯然也是極可怕的，只有海靈是例外。

她只是溫柔的女孩，尤其在她的主人身旁時，更顯得幸福而滿足。

主人看著她時，眼中充滿了驕傲，可是一看到卜鷹，他眼中的光芒就黯淡了，甚至顯得非常惱怒，突然揮手叫女孩全都退下去，連海靈都退了下去。

大廳裡只剩下他和卜鷹兩個人的時候，他立刻又恢復了他的冷靜、威勢和自信。如果你仔細注意他，還可以發現一種帶著貴族般驕傲的優雅氣質。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之十二

短刀集

海神

那當然是多年來高居別人之上的結果。即便在面對卜鷹時，他也帶著種說不出的優越，彷彿隨時可以決定這個人的命運和生死。

「你就是卜鷹？」

「是的。」

「我聽說過你，近年來你在江湖中的名氣很響。」他淡淡的笑著說：「只可惜我已經是個久已退出江湖的人了。」

他問卜鷹：「我想你對我這個人，一定會覺得很好奇。」

卜鷹也毫不掩飾這一點，立刻就回答：

「是的。」

「那麼現在你可以問我，我已經決定把一切全都告訴你。」

卜鷹最感興趣的，當然還是他這個人，想不到這位神祕的主人居然很快就說了出來。

「我就是墨七星，我們有師兄弟九個人，屬於一個神祕的門派。這九個人的年紀和出身都相差很多，有些在五十年前就已出道，有的直到現在還只是個小孩子。」

「四十年前就已如彗星般掃過江湖的怪傑墨五星，是你的同門？」

「是的。」

墨七星說：「只不過我們練的武功和兵刃都不同而已。」

「你練的是刀？就是那柄見神殺神、見鬼殺鬼的七殺刀？」

「是。」

墨七星保持著冷靜：「只可惜我那柄見神殺神的寶刀，竟不是那柄『小樓一夜聽春雨』的對手，他所創立的魔教，勢力也越來越大，我只有遠赴海外，在海上稱王，南海諸國的人見到我都畏之如天神，所以就稱我為……」

「海神？」

「是的，海神。」墨七星說：「縱橫七海，海上為神，南海諸國的金銀財帛子女，都任我予取予求，我這一生，也不算虛度了。」

他忽然長天嘆息：「可是我心裡，卻總是有件無法彌補的遺憾。」

「你遺憾的是什麼？」

「女人。」

「女人？」卜鷹本來不懂的，可是立刻就明白：「是的，當然是女人。」

墨七星目光停留在遠處那柄寶刀上，過了很久，才慢慢的說：

「我一生縱橫天下，所向無敵，男人見了我，只有俯首納命，女人見了我，也沒有人敢不從的，只可惜……」

他的神色又變得黯淡了下來，卜鷹卻替他說了下去：

「只可惜你永遠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是不是有一個女人真的喜歡你。」

墨七星的臉色變了，目光如火炬般照出了耀眼的光。

卜鷹卻神色不變，悠悠然接著說：

「因為你先天就是個畸形兒，所以難免自慚形穢，可是一個女人如果一生中從來沒有見過別的男人，自然也就不會認為你是畸形的了。」

萬象系列 武俠精粹

文/古龍 之十二

海神

那當然是多年來高居別人之上的結果。即便在面對卜鷹時，他也帶著種說不出的優越，彷彿隨時可以決定這個人的命運和生死。

「你就是卜鷹？」

「是的。」

「我聽說過你，近年來你在江湖中的名氣很響。」他淡淡的笑著說：「只可惜我已經是個久已退出江湖的人了。」

他問卜鷹：「我想你對我這個人，一定會覺得很好奇。」

卜鷹也毫不掩飾這一點，立刻就回答：

「是的。」

「那麼現在你可以問我，我已經決定把一切全都告訴你。」

卜鷹最感興趣的，當然還是他這個人，想不到這位神祕的主人居然很快就說了出來。

「我就是墨七星，我們有師兄弟九個人，屬於一個神祕的門派。這九個人的年紀和出身都相差很多，有些在五十年前就已出道，有的直到現在還只是個小孩子。」

「四十年前就已如彗星般掃過江湖的怪傑墨五星，是你的同門？」

「是的。」

墨七星說：「只不過我們練的武功和兵刃都不同而已。」

「你練的是刀？就是那柄見神殺神、見鬼殺鬼的七殺刀？」

「是。」

墨七星保持著冷靜：「只可惜我那柄見神殺神的寶刀，竟不是那柄『小樓一夜聽春雨』的對手，他所創立的魔教，勢力也越來越大，我只有遠赴海外，在海上稱王，南海諸國的人見到我都畏之如天神，所以就稱我為……」

「海神？」

「是的，海神。」墨七星說：「縱橫七海，海上為神，南海諸國的金銀財帛子女，都任我予取予求，我這一生，也不算虛度了。」

他忽然長天嘆息：「可是我心裡，卻總是有件無法彌補的遺憾。」

「你遺憾的是什麼？」

「女人。」

「女人？」卜鷹本來不懂的，可是立刻就明白：「是的，當然是女人。」

墨七星目光停留在遠處那柄寶刀上，過了很久，才慢慢的說：

「我一生縱橫天下，所向無敵，男人見了我，只有俯首納命，女人見了我，也沒有人敢不從的，只可惜……」

他的神色又變得黯淡了下來，卜鷹卻替他說了下去：

「只可惜你永遠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是不是有一個女人真的喜歡你。」

墨七星的臉色變了，目光如火炬般照出了耀眼的光。

卜鷹卻神色不變，悠悠然接著說：

「因為你先天就是個畸形兒，所以難免自慚形穢，可是一個女人如果一生中從來沒有見過別的男人，自然也就不會認為你是畸形的了。」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之十三

短刀集

海神

一個女人如果從未見過別的男人，也許就會認為世上的男人都是這樣子的。

「你想到了這一點，當然非要立刻做到不可的。」卜鷹說：「所以世上就出現了這個海神島，也有了海靈這麼樣一個女孩子。」

墨七星終於嘆息。

「是的，這件事就是這樣子的。」他說：「我不讓海靈見到任何男人，只希望他認為天下的男人都跟我一樣奇形而醜陋，無名叟和蕭彈指本來就是我在江湖中使用的化名。」

卜鷹也嘆息。

「你一個人化身為三，三個化身都能名震江湖，實在是不世出的奇才，令人欽佩。」

「只可惜我這個本來絕對周密的計畫，卻因你而毀了。」墨七星說：「現在海靈已經看見了你，我就算殺了你，也已無濟於事。」

他雖然在盡力控制著自己，但眼中還是因憤怒而露出了血絲。

一個人眼看著自己多年的心血付於流水，就算再有涵養，都難免會悲痛憤怒的。

卜鷹明瞭這一點。

「我不怪你，你就算殺了我，我也不怪你。」卜鷹說：「以你的武功，要殺我雖然不難，也不容易，你從中也許還能得到一點樂趣，也許還可以多少補償你一些損失。」

「你想得倒真周到。」墨七星道：「難怪江湖中人都說卜鷹的想法雖然總是有些古怪，但是周到仔細處，卻無人能及。」

他又長嘆：「只可惜現在我已不再以殺人為樂事了。」

「現在你通常都以什麼為樂？」

「打獵。」

卜鷹同意：「鷹揚牧野，兔走鹿奔，馬前獵犬飛突，馬後僕從如雲，那的確是種高貴的遊戲，而且一定非常有趣。」

墨七星的神態又恢復從容。

「那不僅是高貴而已，而且非常優雅，就連使用暴力時，都是非常優雅的。」

「一種高貴而優雅的暴力？」

「是。」

卜鷹笑了：「只可惜這分優雅和高貴，野獸是不會懂得的。」

「野獸當然不懂，可是人懂。」

「人？」

「不錯，人。」

「現在你獵的是人？」

「是的。」

卜鷹怔住。

墨七星淡淡的接著道：「人為萬物之靈，無論鬥智鬥力，人都是最好的對手，尤其是……」

他也笑了笑，目光卻似錐子般釘著卜鷹：「尤其是閣下這樣的人。」

卜鷹也笑，苦笑。

萬象系列 武俠精粹

文／古龍 之十三

短刀集

海神

一個女人如果從未見過別的男人，也許就會認為世上的男人都是這樣子的。

「你想到了這一點，當然非要立刻做到不可的。」卜鷹說：「所以世上就出現了這個海神島，也有了海靈這麼樣一個女孩子。」

墨七星終於嘆息。

「是的，這件事就是這樣子的。」他說：「我不讓海靈見到任何男人，只希望他認為天下的男人都跟我一樣奇形而醜陋，無名叟和蕭彈指本來就是我在江湖中使用的化名。」

卜鷹也嘆息。

「你一個人化身為三，三個化身都能名震江湖，實在是不世出的奇才，令人欽佩。」

「只可惜我這個本來絕對周密的計畫，卻因你而毀了。」墨七星說：「現在海靈已經看見了你，我就算殺了你，也已無濟於事。」

他雖然在盡力控制著自己，但眼中還是因憤怒而露出了血絲。

一個人眼看著自己多年的心血付於流水，就算再有涵養，都難免會悲痛憤怒的。

卜鷹明瞭這一點。

「我不怪你，你就算殺了我，我也不怪你。」卜鷹說：「以你的武功，要殺我雖然不難，也不容易，你從中也許還能得到一點樂趣，也許還可以多少補償你一些損失。」

「你想得倒真周到。」墨七星道：「難怪江湖中人都說卜鷹的想法雖然總是有些古怪，但是周到仔細處，卻無人能及。」

他又長嘆：「只可惜現在我已不再以殺人為樂事了。」

「現在你通常都以什麼為樂？」

「打獵。」

卜鷹同意：「鷹揚牧野，兔走鹿奔，馬前獵犬飛突，馬後僕從如雲，那的確是種高貴的遊戲，而且一定非常有趣。」

墨七星的神態又恢復從容。

「那不僅是高貴而已，而且非常優雅，就連使用暴力時，都是非常優雅的。」

「一種高貴而優雅的暴力？」

「是。」

卜鷹笑了：「只可惜這分優雅和高貴，野獸是不會懂得的。」

「野獸當然不懂，可是人懂。」

「人？」

「不錯，人。」

「現在你獵的是人？」

「是的。」

卜鷹怔住。

墨七星淡淡的接著道：「人為萬物之靈，無論鬥智鬥力，人都是最好的對手，尤其是……」

他也笑了笑，目光卻似錐子般釘著卜鷹：「尤其是閣下這樣的人。」

卜鷹也笑，苦笑。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文／古龍■之十四

短刀集

海神

「要找一個像閣下這樣的人，絕不是件容易事。」墨七星道：「我記得閣下剛才好像說過，要給我一點小小的補償，那麼就請閣下現在答應我一個小小的請求。」

「你是不是要我做你的獵物，讓你痛痛快快的打一次獵？」

「若是我這麼樣說，就未免太無禮了些。」

「你會怎麼說？」

「這只不過是場競爭而已，非常公平的競爭。」墨七星說：「我這邊的人雖然多一點，但我卻是個畸形的殘廢，閣下四肢靈活，身體健全，這一點我並沒有佔閣下的便宜。」

「有理。」

「這個小島上，雖然各處都有埋伏，但一定對付不了閣下這樣的專家。」

「我來的時候，已經看到了一個南洋馬來島上土人的捕虎阱，和兩處西南野人山上猺民捕獸的彈機，做得都很兇狠精妙。」

「閣下果然是專家。」

「只可惜專家也跟平常人一樣，只要碰上一個陷阱就必死無疑。」

「我可以讓閣下先走一個時辰。」

「往那裡走？」卜鷹問：「走到那裡去？」

「東方的海岸邊，停泊著一艘海船，船上的糧食和清水都準備得很充足，絕對可以載閣下平安駛到閩海。」墨七星道：「只要閣下能到達那裡，就可以揚帆遠走，一去不返。」

「聽起來這倒好像是個很公平的交易。」

「你接受了？」

卜鷹微笑：「閣下好像並沒有留給我多少選擇的餘地。」

● ●

這時候卜鷹的朋友正在籌備他的喪禮。

短刀集

海神

「要找一個像閣下這樣的人，絕不是件容易事。」墨七星道：「我記得閣下剛才好像說過，要給我一點小小的補償，那麼就請閣下現在答應我一個小小的請求。」

「你是不是要我做你的獵物，讓你痛痛快快的打一次獵？」

「若是我這麼樣說，就未免太無禮了些。」

「你會怎麼說？」

「這只不過是場競爭而已，非常公平的競爭。墨七星說：「我這邊的人雖然多一點，但我卻是個畸形的殘廢，閣下四肢靈活，身體健全，這一點我並沒有佔閣下的便宜。」

「有理。」

「這個小島上，雖然各處都有埋伏，但一定對付不了閣下這樣的專家。」

「我來的時候，已經看到了一個南洋馬來島上土人的捕虎阱，和兩處西南野人山上猺民捕獸的彈機，做得都很兇狠精妙。」

「閣下果然是專家。」

「只可惜專家也跟平常人一樣，只要碰上一個陷阱就必死無疑。」

「我可以讓閣下先走一個時辰。」

「往那裡走？」卜鷹問：「走到那裡去？」

「東方的海岸邊，停泊著一艘海船，船上的糧食和清水都準備得很充足，絕對可以載閣下平安駛到閩海。」墨七星道：「只要閣下能到達那裡，就可以揚帆遠走，一去不返。」

「聽起來這倒好像是個很公平的交易。」

「你接受了？」

卜鷹微笑：「閣下好像並沒有留給我多少選擇的餘地。」

●●

這時候卜鷹的朋友正在籌備他的喪禮。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之十五

短刀集

海神

葬禮之前

深色的絲絨窗帘依然低垂。屋子裡依然同樣陰暗，那神祕的老人也依然同樣坐在那個陰暗的角落裡，好像從來不肯讓別人看清他的臉。

關二遠遠的坐在他對面，一張瘦骨稜稜的臉上，表情顯得很沉重。

張五站在近門處，正在向他作簡單的報告，神情也很嚴肅。

「這七天來，我們一共派出了七十八條漁船在那一帶的海面上巡邏搜查，陸續又找到了一些『天鷹號』的殘骸，卻始終未見卜鷹的踪影，也沒有他的消息。

「由胡金袖那些人派出的船隊，結果也跟我們一樣。

「他們經過了多次討論，終於一致同意，卜鷹已經遇難了。」

張五嘴角忍不住露出笑意：「這意思就是說，我們已經勝了這一局。」

慘敗給卜鷹多次後，終於贏回一局，不但贏回了所有的賭注，連卜鷹的命都贏了過來，也難怪張五會忍不住暗中高興。

陶二卻沒有笑，看著張五時，目中甚至有了怒色，老人居然也沒有什麼高興的表示。

張五又說：

「根據我們多方面的調查，卜鷹私人的財產，已在億萬以上，已經可以列名在天下五十大富豪之中。這還是別人可以調查得到的，暗地更不知……」

老人忽然打斷了他的話，淡淡的問：

「他的財產多少，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沒有。」

「那麼你是不是認為我很想贏這一局？」

「與人競賭爭勝，沒有人願意輸的。」

「你錯了。」老人說：「這一局我倒寧願輸給他。」

張五一怔，才忍不住問：

「為什麼？」

「因為海神。」

陶二倏然動容：「海神？」他也忍不住問：「海神跟這件事有什麼關係？」

「那一帶海面正是海神時常出沒的地方，我本來希望卜鷹這次能夠遇見他。」

「遇見之後又如何？」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之十五

短刀集

海神

決戰之前

深色的絲絨窗帘依然低垂。屋子裡依然同樣陰暗，那神祕的老人也依然同樣坐在那個陰暗的角落裡，好像從來不肯讓別人看清他的臉。

關二遠遠的坐在他對面，一張瘦骨稜稜的臉上，表情顯得很沉重。

張五站在近門處，正在向他作簡單的報告，神情也很嚴肅。

「這七天來，我們一共派出了七十八條漁船在那一帶的海面上巡邏搜查，陸續又找到了一些『天鷹號』的殘骸，卻始終未見卜鷹的踪影，也沒有他的消息。

「由胡金袖那些人派出的船隊，結果也跟我們一樣。

「他們經過了多次討論，終於一致同意，卜鷹已經遇難了。」

張五嘴角忍不住露出笑意：「這意思就是說，我們已經勝了這一局。」

慘敗給卜鷹多次後，終於贏回一局，不但贏回了所有的賭注，連卜鷹的命都贏了過來，也難怪張五會忍不住暗中高興。

陶二卻沒有笑，看著張五時，目中甚至有了怒色，老人居然也沒有什麼高興的表示。

張五又說：

「根據我們多方面的調查，卜鷹私人的財產，已在億萬以上，已經可以列名在天下五十大富豪之中。這還是別人可以調查得到的，暗地更不知……」

老人忽然打斷了他的話，淡淡的問：

「他的財產多少，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沒有。」

「那麼你是不是認為我很想贏這一局？」

「與人競賭爭勝，沒有人願意輸的。」

「你錯了。」老人說：「這一局我倒寧願輸給他。」

張五一怔，才忍不住問：

「為什麼？」

「因為海神。」

陶二倏然動容：「海神？」他也忍不住問：「海神跟這件事有什麼關係？」

「那一帶海面正是海神時常出沒的地方，我本來希望卜鷹這次能夠遇見他。」

「遇見之後又如何？」

短刀集・海神・

「這兩個人之間，是必定不能相容的，兩人若是相遇，必有鬥爭。」老人說：「海神手下從來不留活口，卜鷹如果能如期回來，若非未遇海神，就表示他已將海神殲滅。」

「如果他沒有回來，就表示他可能已經死在海神手下。」

「不是可能，是一定。」老人說：「只要他見到了海神的面，海神就絕不可能讓他活著回來。」

「就算他不想殺海神，海神也非殺他不可？」

「是的。」

老人慢慢的接著說：「如果他已經踏上了海神的島嶼，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休想活著離開。」

「就是他不死在島上，也必將死在海裡？」

「是的」

老人的聲音很凝重：「我可以保證，這其間絕對沒有一點可以讓他選擇的餘地。」

海葬

清晨。

墨七星醒來時，不但覺得精神抖擻，而且心情特別愉快。

這不僅因為他知道今天必將是個充滿興奮和刺激的日子，更因為他感覺到自己全身都充滿了慾望，就像是個年輕人一樣。

他的外形雖然殘缺，身體裡卻充滿動力，有時候他的慾望甚至比年輕人還要強烈，連伊莎美那種年紀、那麼強壯的女人，都往往會屈服在他的動力下。

可是現在他一定要暫時克制自己，卜鷹那樣的對手，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好對付的，他必須保持自己的體力。

就連在吃早飯的時候，他要雪子和千代進來時，他都能克制住自己，只問她們：

「卜鷹走了沒有？」

●　●

雪子和千代是扶桑島伊賀村的傳人，修習的是忍術，也就是昔日中原武林中下五門修習的那一類功夫，其中包括了易容、易形、暗器、遁法、障眼法和輕功。

她們的年紀都只有二十出頭，因為多年苦練的結果，全身肌肉都充滿了韌力和彈性，甚至可以把全身上下任何一個部位任意收縮，很容易就能驅使跟她們交接的男人進入崩潰。

短刀集

海神

「這兩個人之間，是必定不能相容的，兩人若是相遇，必有鬥爭。」老人說：「海神手下從來不留活口，卜鷹如果能如期回來，若非未遇海神，就表示他已將海神殲滅。」

「如果他沒有回來，就表示他可能已經死在海神手下。」

「不是可能，是一定。」老人說：「只要他見到了海神的面，海神就絕不可能讓他活著回來。」

「就算他不想殺海神，海神也非殺他不可？」

「是的。」

老人慢慢的接著說：「如果他已經踏上了海神的島嶼，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休想活著離開。」

「就是他不死在島上，也必將死在海裡？」

「是的」

老人的聲音很凝重：「我可以保證，這其間絕對沒有一點可以讓他選擇的餘地。」

海葬

清晨。

墨七星醒來時，不但覺得精神抖擻，而且心情特別愉快。

這不僅因為他知道今天必將是個充滿興奮和刺激的日子，更因為他感覺到自己全身都充滿了慾望，就像是個年輕人一樣。

他的外形雖然殘缺，身體裡卻充滿動力，有時候他的慾望甚至比年輕人還要強烈，連伊莎美那種年紀、那麼強壯的女人，都往往會屈服在他的動力下。

可是現在他一定要暫時克制自己，卜鷹那樣的對手，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好對付的，他必須保持自己的體力。

就連在吃早飯的時候，他要雪子和千代進來時，他都能剋制住自己，只問她們：

「卜鷹走了沒有？」

● ●

雪子和千代是扶桑島伊賀村的傳人，修習的是忍術，也就是昔日中原武林中下五門修習的那一類功夫，其中包括了易容、易形、暗器、遁法、障眼法和輕功。

她們的年紀都只有二十出頭，因為多年苦練的結果全身肌肉都充滿了韌力和彈性，甚至可以把全身上下任何一個部位任意收縮，很容易就能驅使跟她們交接的男人進入崩潰。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二十之十七

短刀集 海神

一個性慾旺盛的男人，面對這樣的女人時還能克制自己，實在不容易。

墨七星對自己這一點覺得很滿意。

卜鷹已經走了。

「是在黎明時走的，已經走了大約半個多時辰。」雪子說。

「他有沒有帶走我為他準備的東西？」

「他只選了幾樣帶走。」

「那幾樣？」

「他第一樣選的，就是那柄西南滇緬山區土人峒主使用的砍虎刀。」

「有眼光。」

「除此之外，他還選中了一套牛筋索，一筒京城寶華堂的烟火，一個七寶火摺子，和一柄我們忍者經常佩帶在身邊的十字鍬。」

「這個人果然是個行家。」墨七星神情顯得更愉快，像卜鷹這樣的獵物，畢竟不是時常可以找到的。

他帶著笑道：

「我若是你們，昨天晚上就一定不會放過他。這個人在那一方面必定也是個行家。」

「我們也看得出，可惜我們不敢。」

「是不想？還是不敢？」

「是不敢！」

「你們怕什麼！」

「怕你。」雪子說：「我們都怕你怕得要死。」

「怕我？為什麼要怕我？」

雪子的媚眼如絲：「因為我們都受不了你。」

墨七星大笑，又問：

「伊莎美呢？」

「她已經追下去了。」雪子說：「走了也已經有半個多時辰。」

「她為什麼追得這麼急？是不是想在他臨死前先用他一下？」

「大概是的。」雪子吃吃的笑，「我看得出這幾天她想得要命。」

墨七星的眼中突然布滿紅絲，突然把她拉過來，按在床上。

「這是你自己找的，我看得出這兩天你也想得要命。」

雪子咬著嘴脣！咬得出了血，眼中卻露出了復仇的快意。千代冷冷的看著她，慢慢的解開了第一顆衣扣。

●●

墨七星一向吃得很少，可是吃的都是非常滋補的食物，滋味的好壞，他也從來不管的。

短刀集

海神

一個性慾旺盛的男人，面對這樣的女人時還能克制自己，實在不容易。

墨七星對自己這一點覺得很滿意。

卜鷹已經走了。

「是在黎明時走的，已經走了大約半個多時辰。」雪子說。

「他有沒有帶走我為他準備的東西？」

「他只選了幾樣帶走。」

「那幾樣？」

「他第一樣選的，就是那柄西南滇緬山區土人峒主使用的砍虎刀。」

「有眼光。」

「除此之外，他還選中了一套牛筋索，一筒京城寶華堂的烟火，一個七寶火摺子，和一柄我們忍者經常佩帶在身邊的十字鍬。」

「這個人果然是個行家。」墨七星神情顯得更愉快，像卜鷹這樣的獵物，畢竟不是時常可以找到的。

他帶著笑道：

「我若是你們，昨天晚上就一定不會放過他。這個人在那一方面必定也是個行家。」

「我們也看得出，可惜我們不敢。」

「是不想？還是不敢？」

「是不敢！」

「你們怕什麼！」

「怕你。」雪子說：「我們都怕你怕得要死。」

「怕我？為什麼要怕我？」

雪子的媚眼如絲：「因為我們都受不了你。」

墨七星大笑，又問：

「伊莎美呢？」

「她已經追下去了。」雪子說：「走了也已經有半個多時辰。」

「她為什麼追得這麼急？是不是想在他臨死前先用他一下？」

「大概是的。」雪子吃吃的笑，「我看得出這幾天她想得要命。」

墨七星的眼中突然布滿紅絲，突然把她拉過來，按在床上。

「這是你自己找的，我看得出這兩天你也想得要命。」

雪子咬著嘴唇！咬得出了血，眼中卻露出了復仇的快意。千代冷冷的看著她，慢慢的解開了第一顆衣扣。

● ●

墨七星一向吃得很少，可是吃的都是非常滋補的食物，滋味的好壞，他也從來不管的。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二十之十八

短刀集

海神

只要是能使男人「強壯」的東西，什麼他都吃，有時甚至連青蛙和老鼠他都能活生生的吞下去。

為了彌補今天早上的消耗，他就活生生吞下了一隻蟾蜍。

今天早上他的胃口並不好，因為他聽到的都不是好消息。

卜鷹已經越過他第一重防線內的二十三處機關和陷阱，到了海神島外圍的一圈裡了，他的行動神速得實在出人意外。

現在已經到了墨七星親自出馬的時候。

剛才他雖然在耆子和千代身上消耗了大量的體力，可是現在並不覺得太疲倦。

對這一點，他也覺得很滿意。

更令他愉快的是，他一出馬，就聽到了第二重防線內地字號陷阱裡捕獲了獵物的消息。

●●

這個陷阱是模仿南海土人的方法並加以改良製作而成的，不但深而廣，而且四壁上都塗上了米糠油脂，滑不留手，縱然是虎豹猿猴，也難爬上來。

唯一的遺憾是，落入這個陷阱的，並不只是卜鷹，而是伊莎美。

墨七星的臉色變了。

這島上的一草一木，除了墨七星外，沒有人比伊莎美[illegible]。

「我把卜鷹的輕功和行動習慣都算準了，這陷阱就是特地為他準備的。」墨七星問：「你是怎麼落下去的？」

「入伏的本來的確是他。」

「既然是他，怎麼會變成了你？」

「因為我過來看的時候，突然被他從裡面翻上來抱住了，他的入伏，原來就是為了誘我上當的。」

「他抱住了你什麼地方？」墨七星的怒意忽然消失，又變得非常有興趣的樣子。有關這方面的事，好像一說就能讓他心動。

「他從下面翻上來，兩隻手抱住了我的腰，兩個手肘剛好抵住了我的胸部。」伊莎美無疑也明白墨七星的嗜好，所以說得特別仔細。「他的嘴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居然還咬到了我的嘴。」

「你呢！」

「我？我當然受不了。」

墨七星突然一把揪住她的頭髮，把她從陷阱裡揪出來，一連給了她十七八個耳光，接著又撕開了她的衣襟和裙腰。

她開始在流血，鮮血沿著她嘴角的笑紋流下來，顯得說不出的奇祕詭異而可怖。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二十之十八

短刀集

海神

只要是能使男人「強壯」的東西，什麼他都吃，有時甚至連青蛙和老鼠他都能活生生的吞下去。

為了彌補今天早上的消耗，他就活生生吞下了一隻蟾蜍。

今天早上他的胃口並不好，因為他聽到的都不是好消息。

卜鷹已經越過他第一重防線內的二十三處機關和陷阱，到了海神島外圍的一圈裡了，他的行動神速得實在出人意外。

現在已經到了墨七星親自出馬的時候。

剛才他雖然在雪子和千代身上消耗了大量的體力，可是現在並不覺得太疲倦。

對這一點，他也覺得很滿意。

更令他愉快的是，他一出馬，就聽到了第二重防線內地字號陷阱裡捕獲了獵物的消息。

● ●

這個陷阱是模仿南海土人的方法並加以改良製作而成的，不但深而廣，而且四壁上都塗上了米糠油脂，滑不留手，縱然是虎豹猿猴，也難爬上來。

唯一的遺憾是，落入這個陷阱的，並不只是卜鷹，而是伊莎美。

墨七星的臉色變了。

這島上的一草一木，除了墨七星外，沒有人比伊莎美更熟悉。

「我把卜鷹的輕功和行動習慣都算準了，這陷阱就是特地為他準備的。」墨七星問：「你是怎麼落下去的？」

「人伏的本來的確是他。」

「既然是他，怎麼會變成了你？」——

「因為我過來看的時候，突然被他從裡面翻上來抱住了，他的人伏，原來就是為了誘我上當的。」

「他抱住了你什麼地方？」墨七星的怒意忽然消失，又變得非常有興趣的樣子。有關這方面的事，好像一說就能讓他心動。

「他從下面翻上來，兩隻手抱住了我的腰，兩個手肘剛好抵住了我的胸部。」伊莎美無疑也明白墨七星的嗜好，所以說得特別仔細。「他的嘴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居然還咬到了我的嘴。」

「你呢！」

「我？我當然受不了。」

墨七星突然一把揪住她的頭髮，把她從陷阱裡揪出來，一連給了她十七八個耳光，接著又撕開了她的衣襟和裙腰。

她開始在流血，鮮血沿著她嘴角的笑紋流下來，顯得說不出的奇祕詭異而可怖。

萬象系列 武俠精粹

文／古龍 二十之十九

短刀集

海神

這張美麗的臉已經不再像一張人的臉！用鮮血刻出的笑紋，已經使這張臉變成了一個詭異的面具。

也許她的臉上本來就一直戴著面具的。在呻吟和喘息中，她忽然說：

「前面的埋伏你也不必去看了，卜鷹一定早已逃脫。」

「為什麼？」

「因為我看到了海靈，她已經趕到前面去了，她不會讓他死在這裡的。」

墨七星的嘴角也有血，是伊莎美的血。他用一雙充滿血絲的眼睛看著她獰笑。

「只可惜他還是非死不可。」

● ●

海靈果然已經放卜鷹逃脫了，船舶已經揚帆遠走。

墨七星瞪著海靈，臉上居然連一點悲憤之色都沒有，只問她：

「你為什麼不跟著他走？」

「因為你。」海靈說：「你是我的父親，也是我的丈夫，我當然要留下來陪你。」

「不管我是個什麼樣的男人都一樣？」

「是的。」

墨七星微笑，輕撫她的臉：「你是個好女孩，你會活得很久很久的。」

「他呢？」

「他當然已經死定了。」墨七星看著在朝陽下遠去的帆影……，我早就說過，不管在任何情況下，他都已經死定了。」

他放開海靈，走上岸邊最高的一塊岩石，取出一具他從一個西方傳教的長老手中得來的望遠筒，彷彿要眼看著卜鷹死在海上。

忽然間，「轟」的一聲響，他剛踏上的這塊岩石上閃起了一片火光，烟花四射，銀光火樹，依稀猶可辨出是京城寶華堂的傑作。

墨七星的人立刻從岩石上翻了下去，雖然凌空改變了四次身法，可是到最後體力還是不濟了，一跤跌入了尖齒般的礁石間。

他是個非常非常敏感的人，在這一瞬間，他已計算出他身上至少受了八處損傷。

但是這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他剛才已經從那個製作新奇精妙的望遠筒裡，看到卜鷹駕走的那艘船，正在遙遠的地平線上漸漸的沉沒。

短刀集　海神

這張美麗的臉已經不再像一張人的臉！用鮮血刻出的笑紋，已經使這張臉變成了一個詭異的面具。

也許她的臉上本來就一直戴著面具的。

在呻吟和喘息中，她忽然說：

「前面的埋伏你也不必去看了，卜鷹一定早已逃脫。」

「為什麼？」

「因為我看到了海靈，她已經趕到前面去了，她不會讓他死在這裡的。」

墨七星的嘴角也有血，是伊莎美的血。他用一雙充滿血絲的眼睛看著她獰笑。

「只可惜他還是非死不可。」

●　●

海靈果然已經放卜鷹逃脫了，船舶已經揚帆遠走。

墨七星瞪著海靈，臉上居然連一點悲憤之色都沒有，只問她：

「你為什麼不跟著他走？」

「因為你。」海靈說：「你是我的父親，也是我的丈夫，我當然要留下來陪你。」

「不管我是個什麼樣的男人都一樣？」

「是的。」

墨七星微笑，輕撫她的臉：「你是個好女孩，你會活得很久很久的。」

「他呢？」

「他當然已經死定了。」墨七星看著在朝陽下遠去的帆影……，我早就說過，不管在任何情況下，他都已經死定了。」

他放開海靈，走上岸邊最高的一塊岩石，取出一具他從一個西方傳教的長老手中得來的望遠筒，彷彿要眼看著卜鷹死在海上。

忽然間，「轟」的一聲響，他剛踏上的這塊岩石上閃起了一片火光，烟花四射，銀光火樹，依稀猶可辨出是京城寶華堂的傑作。

墨七星的人立刻從岩石上翻了下去，雖然凌空改變了四次身法，可是到最後體力還是不濟了，一跤跌入了尖齒般的礁石間。

他是個非常非常敏感的人，在這一瞬間，他已計算出他身上至少受了八處損傷。

但是這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他剛才已經從那個製作新奇精妙的望遠筒裡，看到卜鷹駕走的那艘船，正在遙遠的地平線上漸漸的沉沒。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二十之二十

短刀集 海神

這條船雖然也是他早已為卜鷹準備好的，船底的筍頭接合處，鐵釘早已拔出，溶入了白蠟。

墨七星總算親眼看見了卜鷹的海葬。

●●

海靈為什麼要救卜鷹，雪子和千代是不是也早已跟她在暗中勾結？

這些事墨七星都已不想追究。

現在他只想回到他那間舒服的臥室去，好好的睡個午覺，把傷勢養好。一個人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健康，其他的事都可以暫時先放到一邊去。

但是就在他踏入臥室的那一瞬間，他就知道自己錯了。

有些事是永遠放不開的，有些人也一樣，他們好像總是會在你最不想看見他們的時候忽然出現在你面前。

在這一瞬間，墨七星看到的是卜鷹。

卜鷹並沒有沉入海底，卻比他搶先一步躺到他的床上，把兩條腿高高的翹起，正在看著他微笑。

●●

在某些人眼中看來，卜鷹的笑真是笑得討厭極了。

尾聲

湯師傅的店開在一條極陰暗窄小的巷子裡，已經開了幾十年了，有人勸他搬家，他就生氣。

湯師傅是個老派的人，什麼事都喜歡保持現狀，坐著的時候就不想站起來，就算看見從京裡來的達官貴人，也很少站起來。

別人也不怕他，因為大家都知道，湯師傅是南邊最好的裁縫，就算架子大一點，價錢高一點，也是應該的。

可是看到這兩個人的時候，湯師傅居然破例站起來了。

●●

這兩個人，一個是位身材魁偉、頂禿如鷹的大漢，身上穿的件黑絲長袍質料雖然不錯，卻好像久經日曬雨淋，已經很舊了。

跟著他來的，是個女人，年紀很輕，長得很美，而且美得脫俗，身上的衣服卻很怪異，也不像講究衣著的人。

對於這一類的人，湯師傅一向是不太理睬的，可是今天卻破例了。

湯師傅畢竟不是那種只重衣冠不重人的裁縫，他一眼就看出這兩個人的來頭都不小，男的固然氣勢凌人，女的更美得像是位從來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很可能還是位公主。

他們到這裡來，當然要做衣服。

「要幾套素色的衣服，連一點花邊都不要，工價不較，可是要快。」

「要多快呢？」

「最慢也不能超過兩天。」

湯師傅開出個極可怕的價錢來，他們卻連眉都沒有皺。

「但是要快，越快越好，」目光也如鷹的大漢說：「我趕著去參加一個人的葬禮。」

「那個人一定是你的好朋友。」

「其實也不能算是什麼好朋友。」大漢目中閃動著笑意……，只是他的葬禮我是絕不能錯過，而且絕不該錯過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沒有我，那個葬禮根本就不能成為葬禮。」

湯師傅的好奇心被引起來了，忍不住問：

「那究竟是誰的葬禮？」

「我自己的。」

（全文完）

■萬象系列■武俠精粹

■文／古龍■二十之二十

短刀集

海神

這條船雖然也是他早已為卜鷹準備好的，船底的筍頭接合處，鐵釘早已拔出，溶入了白蠟。

墨七星總算親眼看見了卜鷹的海葬。

●●

海靈為什麼要救卜鷹，雪子和千代是不是也早已跟她在暗中勾結？

這些事墨七星都已不想追究。

現在他只想回到他那間舒服的臥室去，好好的睡個午覺，把傷勢養好。一個人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健康，其他的事都可以暫時先放到一邊去。

但是就在他踏入臥室的那一瞬間，他就知道自己錯了。

有些事是永遠放不開的，有些人也一樣，他們好像總是會在你最不想看見他們的時候忽然出現在你面前。

在這一瞬間，墨七星看到的是卜鷹。

卜鷹並沒有沉入海底，卻比他搶先一步躺到他的床上，把兩條腿高高的翹起，正在看著他微笑。

●●

在某些人眼中看來，卜鷹的笑真是笑得討厭極了。

尾聲

湯師傅的店開在一條極陰暗窄小的巷子裡，已經開了幾十年了，有人勸他搬家，他就生氣。

湯師傅是個老派的人，什麼事都喜歡保持現狀，坐著的時候就不想站起來，就算看見從京裡來的達官貴人，也很少站起來。

別人也不怕他，因為大家都知道，湯師傅是南邊最好的裁縫，就算架子大一點，價錢高一點，也是應該的。

可是看到這兩個人的時候，湯師傅居然破例站起來了。

●●

這兩個人，一個是位身材魁偉、頂禿如鷹的大漢，身上穿的件黑絲長袍質料雖然不錯，卻好像久經日曬雨淋，已經很舊了。

跟著他來的，是個女人，年紀很輕，長得很美，而且美得脫俗，身上的衣服卻很怪異，也不像講究衣著的人。

對於這一類的人，湯師傅一向是不太理睬的，可是今天卻破例了。

湯師傅畢竟不是那種只重衣冠不重人的裁縫，他一眼就看出這兩個人的來頭都不小，男的固然氣勢凌人，女的更美得像是位從來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很可能還是位公主。

他們到這裡來，當然要做衣服。

「要幾套素色的衣服，連一點花邊都不要，工價不較，可是要快。」

「要多快呢？」

「最慢也不能超過兩天。」

湯師傅開出個極可怕的價錢來，他們卻連眉都沒有皺。

「但是要快，越快越好，」目光也如鷹的大漢說：「我趕著去參加一個人的葬禮。」

「那個人一定是你的好朋友。」

「其實也不能算是什麼好朋友。」大漢目中閃動著笑意……，只是他的葬禮我是絕不能錯過，而且絕不該錯過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沒有我，那個葬禮根本就不能成為葬禮。」

湯師傅的好奇心被引起來了，忍不住問：

「那究竟是誰的葬禮？」

「我自己的。」

（全文完）

古龍《短刀集》連載插畫版

報紙原版已無法調閱，僅能拍攝微縮膠捲版與黑白影印版作為對照。

作者：古龍
題字：劉平衡

1985/03/01 《聯合報》萬象版〈賭局〉01，插圖：黃憲鐘
1985/03/02 《聯合報》萬象版〈賭局〉02
1985/03/03 《聯合報》萬象版〈賭局〉03，插圖：黃憲鐘
1985/03/04 《聯合報》萬象版〈賭局〉04
1985/03/05 《聯合報》萬象版〈賭局〉05，插圖：黃憲鐘
1985/03/06 《聯合報》萬象版〈賭局〉06
1985/03/07 《聯合報》萬象版〈賭局〉07
1985/03/08 《聯合報》萬象版〈賭局〉08
1985/03/09 《聯合報》萬象版〈賭局〉09，插圖：黃憲鐘
1985/03/10 《聯合報》萬象版〈賭局〉10
1985/03/11 《聯合報》萬象版〈賭局〉11，插圖：黃憲鐘
1985/03/12 《聯合報》萬象版〈賭局〉12
1985/03/13 《聯合報》萬象版〈賭局〉13
1985/03/14 《聯合報》萬象版〈賭局〉14
1985/03/15 《聯合報》萬象版〈賭局〉15，插圖：黃憲鐘
1985/03/16 《聯合報》萬象版〈賭局〉16

1985/04/07 《聯合報》萬象版〈狼牙〉01，插圖：黃憲鐘
1985/04/08 《聯合報》萬象版〈狼牙〉02
1985/04/09 《聯合報》萬象版〈狼牙〉03，插圖：黃憲鐘
1985/04/10 《聯合報》萬象版〈狼牙〉04
1985/04/11 《聯合報》萬象版〈狼牙〉05，插圖：黃憲鐘
1985/04/12 《聯合報》萬象版〈狼牙〉06
1985/04/13 《聯合報》萬象版〈狼牙〉07
1985/04/14 《聯合報》萬象版〈狼牙〉08，插圖：黃憲鐘
1985/04/15 《聯合報》萬象版〈狼牙〉09
1985/04/16 《聯合報》萬象版〈狼牙〉10
1985/04/17 《聯合報》萬象版〈狼牙〉11
1985/04/18 《聯合報》萬象版〈狼牙〉12，插圖：黃憲鐘
1985/04/19 《聯合報》萬象版〈狼牙〉13
1985/04/20 《聯合報》萬象版〈狼牙〉14，插圖：黃憲鐘
1985/04/21 《聯合報》萬象版〈狼牙〉15
1985/04/22 《聯合報》萬象版〈狼牙〉16，插圖：黃憲鐘
1985/04/23 《聯合報》萬象版〈狼牙〉17
1985/04/24 《聯合報》萬象版〈狼牙〉18，插圖：黃憲鐘

1985/05/29 《聯合報》萬象版〈追殺〉01，插圖：可風
1985/05/30 《聯合報》萬象版〈追殺〉02
1985/05/31 《聯合報》萬象版〈追殺〉03
1985/06/01 《聯合報》萬象版〈追殺〉04
1985/06/02 《聯合報》萬象版〈追殺〉05，插圖：可風
1985/06/03 《聯合報》萬象版〈追殺〉06
1985/06/04 《聯合報》萬象版〈追殺〉07
1985/06/05 《聯合報》萬象版〈追殺〉08，插圖：可風
1985/06/06 《聯合報》萬象版〈追殺〉09，插圖：可風

1985/06/07 《聯合報》萬象版〈追殺〉10
1985/06/08 《聯合報》萬象版〈追殺〉11，插圖：可風
1985/06/09 《聯合報》萬象版〈追殺〉12
1985/06/10 《聯合報》萬象版〈追殺〉13
1985/06/11 《聯合報》萬象版〈追殺〉14
1985/06/12 《聯合報》萬象版〈追殺〉15，插圖：可風
1985/06/13 《聯合報》萬象版〈追殺〉16，插圖：可風
1985/06/14 《聯合報》萬象版〈追殺〉17，插圖：可風
1985/06/15 《聯合報》萬象版〈追殺〉18

1985/07/20 《聯合報》萬象版〈海神〉01，插圖：黃憲鐘
1985/07/21 《聯合報》萬象版〈海神〉02
1985/07/22 《聯合報》萬象版〈海神〉03，插圖：黃憲鐘
1985/07/23 《聯合報》萬象版〈海神〉04
1985/07/24 《聯合報》萬象版〈海神〉05
1985/07/25 《聯合報》萬象版〈海神〉06
1985/07/26 《聯合報》萬象版〈海神〉07
1985/07/27 《聯合報》萬象版〈海神〉08
1985/07/28 《聯合報》萬象版〈海神〉09
1985/07/29 《聯合報》萬象版〈海神〉10，插圖：黃憲鐘
1985/07/30 《聯合報》萬象版〈海神〉11
1985/07/31 《聯合報》萬象版〈海神〉12
1985/08/01 《聯合報》萬象版〈海神〉13
1985/08/02 《聯合報》萬象版〈海神〉14
1985/08/03 《聯合報》萬象版〈海神〉15
1985/08/04 《聯合報》萬象版〈海神〉16
1985/08/05 《聯合報》萬象版〈海神〉17
1985/08/06 《聯合報》萬象版〈海神〉18
1985/08/07 《聯合報》萬象版〈海神〉19
1985/08/08 《聯合報》萬象版〈海神〉20